

烏克蘭危機：

從矛盾到戰爭，
和平如何在一夜間消散



端傳媒電子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烏克蘭危機：

從矛盾到戰爭，
和平如何在一夜間消散



端傳媒電子書

目录

关于端传媒

基辅记者手记：他们知道，“与乌克兰同行”只是全世界的陈词滥调

乌克兰连线：被卷入战争的平民，“只能微笑着体面地道别”

一场“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与三个国家普通人之间的连结

四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有用吗？北约、联合国有什么行动？

“战争不会爆发”：为何众多专家都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乌克兰战争一周后，俄军为何还没有取得想像中的胜利？

否认“入侵”、信息污染、疑美，乌克兰危机中港台舆论观察

被“戏耍”的中国？普京开战决策背后脆弱的中俄联盟

简中互联网里的乌克兰战争：民族国家拟人政治之恶，以倍速败坏

诗在乌克兰：过去与此刻，你就是武器，武器就是你

留下来的人 全民皆兵的乌克兰

战争现场 硝烟中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危机：美俄的另类“合作”将更深分化欧洲

乌克兰危机的解谜时刻：普京的“撤军”意味着战争风险解除了么？

大战？肢解？慢性死亡……开战边缘的乌克兰危机还有哪些剧本？

独立廿八年、两度革命，乌克兰还在问：我是谁？

关于端传媒

自由的道路漫长，我们一起开端

◎端传媒，以原创深度报导和评论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国际事务。

在时代潮涌中，提供新的讨论视野和表达方式。2015年上线以来，获得逾95个新闻及摄影大奖，累积付费会员超过60,000名，成为华文圈最具影响力的网路媒体之一。

△了解更多：<http://bit.ly/2KHTETa>

◎如果您喜欢本书内容，欢迎留下邮箱，您将免费获赠一份《端传媒2018-2019主编精选》，集合了过去一年中，撼动时局、牵涉政经脉络的深度报导与评论。自由的道路漫长，我们一起开端。

△索取主编精选：<http://bit.ly/307Q8rU>

◎我们真诚地推荐您，以每日不到2HKD的价格，锁定优质的华语深度报导。升级尊享会员更可获赠《华尔街日报》会籍。感谢您购买并阅读本专辑，我们特别送出电子书读者馈赠礼券（立减 199NT）。

△领取专属礼券：<http://bit.ly/2KHyhmt>

基辅记者手记：他们知道，“与乌克兰同行”只是全世界的陈词滥调

特约撰稿人Oleksii Koval | 2022-02-26

我们一直在与“战争不可避免”共存

与一种强烈的“不可避战”的意识共存是极为怪异的事情。你清楚意识到它将开始，而且很快就会开始。仅是想像这件事，就足以让你的整个生存变成地狱，精神上的折磨会一直萦绕在你心头。可自从2014年3月，俄军袭击并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人已与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意识共存长达8年。

在这段时间里，“战争不可避免”早已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每个人都已对此习以为常，所以顿巴斯的开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强烈情绪。直到近些天，即便所有人都在说俄乌之战不可避免，身边的乌克兰人却几乎感受不到对战争的恐慌或不适。

旁观者可能会惊讶于这个在过去8年中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如何保持持续发展、扩大经济、增加贸易、不断创下纪录。普通的乌克兰人亦继续前往国外深造、学习并不断开发新鲜事物。

战争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乌克兰人的生活，尽管它总是在身边的某地一

再爆发。很多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乌克兰人对战争的冷静态度。但在乌克兰内部，一直以来，并没有对战争的恐慌或恐惧，人们只是静静坐着，等待那场无法避免的灾难——远超一般人所能预防范围的灾难。

但是，对已经存在的、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冷静态度只是一种表面的认识，一种外化的表述。实际上，不论是战争还是对待战争的态度，早已深刻影响了乌克兰社会，它是一个早已被下好了定义的事物。一些人把战争视为不幸，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继续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备战本身也并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对20多岁Nastya日常生活来说，战争是一件异常遥远的事。她抚养仅1岁的女儿，靠散步、与朋友会面、照顾自己和做家务打发时间。她的平静，来自她不去想像战争，也不用去想战争是否会结束她相对清闲的生活。她的中产企业家丈夫养活这个家。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这个家庭出国旅游的费用，也足以买下一些昂贵的玩具：不管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还是一辆小汽车。全盘来看的话，即便是在战争背景下，她的生活看上去开心且无忧无虑，

她承认，她并不把俄罗斯看做敌人，说“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并且应该互亲互爱。她也不理解，为什么身边很多人都思虑且讨论战争，并忌惮普京政权。她常通TikTok和IG与俄国同龄人聊天，并觉得他们都非常友善。她身边所有朋友、甚至亲戚对于战争的恐惧，都无法与她产生共鸣。

然而，但战争爆发时，她收拾好了她的行李并要求她丈夫立马带着她和孩子前往波兰边境。她有足够的积蓄，足以使她撑过战争的白热化阶段。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战争开始后的两天内，十万乌克兰人背井离乡前往欧盟边界。

而留在被战火包围的城市里的人只能在从天而降的炮弹下祈祷好运。

“我们被抛弃了”

基辅居民一边祈祷和平、一边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Ania和Grisha一家住在距离乌克兰首都中心不远的山上，她是乌克兰人，他则出生于白罗斯。Ania是一名翻译，丈夫是一名设计师，他们两人养育了一个现年5岁的小孩Boris。Grisha已经在基辅居住了8年，他有亲人在白罗斯，但他将乌克兰看成是他的最新的故乡。他说，他仍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报纸上报导俄罗斯军队靠近我们边境已经不是一两次了，可能今年来说都已经是第三次了，但我认识的人都不相信全面战争有可能发生，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政治博弈。”Grisha说，当Ania开始囤积食物并开始寻找便宜汽车时，他仍不觉得我们会用得上。

“然后，一切都太晚了。两天前我醒来，梦魇变成现实，没有车，没有食物，没有药品，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电和水。”

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最近的防空洞有一公里远，但那周围都是居民楼，他们都没有试着前往那边，“我确信它已经满员了。”他们用上了装修时留下来的材料，还用石膏板封住了窗户。如今，他们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狭小且没有窗户的厅室里。Grisha说：“还好，我们还有这个地方住，而不用躲在浴室里。”

在Telegram通话时，Grisha说：“我仍然相信奇迹，希望普京能听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建议，但这似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Ania也加入了通话：“你知道，我病了，我体温超过38度，而且在咳嗽，

希望我不是得了COVID。我还希望他们（俄军）到不了他们本打算今天轰炸的发电站。”现在是0度，哪怕仅有几天没有电、没有暖气，对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来说，“都离死不远了。”

他们的儿子Boris有慢性病，每周必须去医院两次。但现在，医院只对紧急情况开放，因此他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诊疗。Ania说：“我们还有一些药，但我不知道到我们用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不想去考虑这个事情。”

她说，这些天来，在我眼里，西方并不是真正关心乌克兰人民，制裁并不会让普京停下来，这很明显，而且西方没有人会为我们出战，没有人会带着人道主义任务来到基辅、帮助我们离开正被炮火围攻的地区。现在还有几列火车，已经装满了乘客，但车站没有汽油，附近的食品店都关了。

疲惫的Ania说，“全世界都在说『我们与乌克兰同行』，但这并不是真的，只是一些陈词滥调漂亮话。我们被抛弃了，我们现在只能祈求上帝不会抛下我们，并一直等到它结束。”

而他早已做好准备

34岁的Leonid Ostafyev在基辅颇有名气。8年前，他还在基辅当厨师，在乌克兰首都中心的一家小店里做披萨。他回忆起2014年的春天，当年28岁但他，在电视上看到俄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克里米亚半岛的画面时，他当时心情很复杂，灵魂里有一种愤怒和绝望交织的感觉，一种他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能在远处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Leonid说。

一段时间后，他再也受不了居安远观事情发生。在顿巴斯战争白热化

时，他上了前线，并服役一年，成为了一位机枪手，参与了最激烈的一些战役。“我害怕战争吗？是的，我很怕——在炎热的夏天我被冻得气喘吁吁，冬天我却大汗淋漓。”

他的父亲曾是上校，为乌克兰特勤局工作过，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并不想让儿子也有战争的经历。

2015年，交战双方在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顿巴斯战线趋于稳定，Leonid回归了市民生活。

2016年6月退役后，他在基辅开了一家披萨店，像战前一样开始做披萨。虽说和战前几乎一样，但又不完全是。披萨店叫做“老兵披萨”，“战争会彻底改变一个人，”他说。

一边事业起飞，他一边坚持在射击场训练，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专业的军人，足以抵御俄军、保卫家园。“现在，我在等待，我在等待俄罗斯的无能领导给你们——俄罗斯士兵——下达进攻指令，这样，我们将有机会为你们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所有东西、杀害的所有生命报仇。”就在普京正式下达全面入侵乌克兰命令的前几天，Leonid便这样说。

在乌克兰，像Leonid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几十万人从2014年起开始在军队服役，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静候战争、甚至说是在期待战争，以试图完成八年前开始的任务、并对来自北方邻国的侵略者进行报复。

“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在一个自由国度长大，”Leonid说。

因此，他确信会拒绝普京提出的任何将乌克兰变成俄罗斯殖民地的计划。在他内心深处，就像八年前一样，对侵犯了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敌人的愤怒和仇恨仍然沸腾着。但在战争已经开始了的今天，他看起来极为平静，因为他早已深知，从战争开始的那刻，他就做好了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国家的准备。

战争不会选择它的目标，它会抵达所有人家门口，不管他们或老或少，或已为战争做好准备、或羸弱无助。在这些天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被击中，一如今日，任何一个和平公民都有可能被强迫拿起任何可能可用的武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这不是未来学家所想像的未来战争：人形机器人互搏，甚至都不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冲突，为资源或意识形态而战。这是一场老旧形式的战争，当一个上位者下令发起进攻，数百万计的人得因为一个人的野心而挣扎生存。在近代历史的某处，我们已经见过了这一幕。

空城

战争开始后，我决定留在基辅，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出生，并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不想离开它，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接管我的城市的权利。我不是一个军人，我从来没有在军队服役过，自然也没有杀过其他人。

但是，就在战争的第二天，我决定去一趟新成立的国土防衛队的总部。这些是当地居民，乌克兰政府决定向他们分发武器，以保衛自己的家园和街区。这时，我看到有500多人——男人们，也有女人——在等待登记和领取武器的机会。结果是，整个程序需要5个多小时，因为有如此多的人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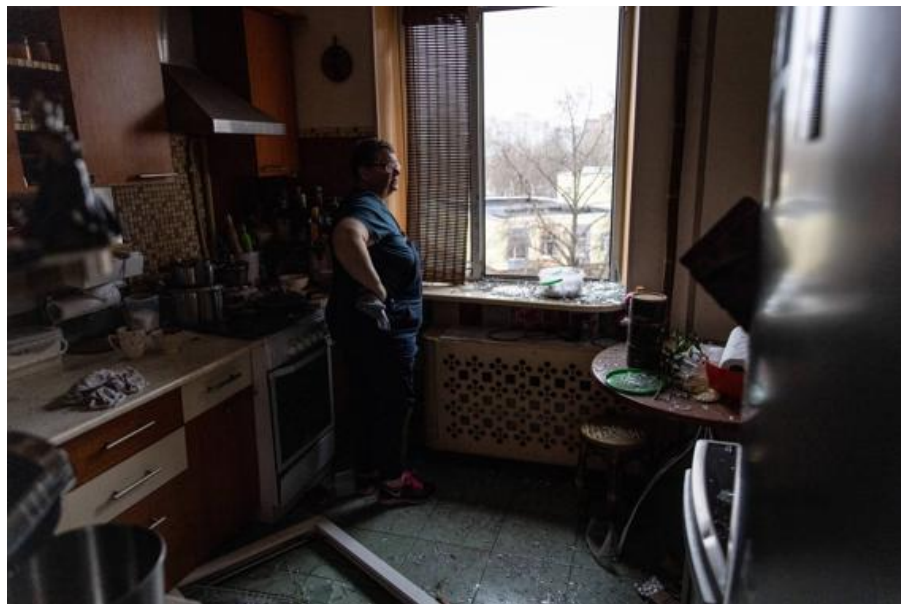
两天内，基辅分发了15000支枪，以加强城市的防御。但是，我一直没有等来我的武器。晚上10点，城市进入宵禁状态，所有平民都必须离开街道。我穿过安静的晚间基辅，走回家里。

俄国军队离基辅越来越近，显然它正试图包围这座城市。以此来要求投降。与此同时，一小股俄罗斯特种部队和破坏分子每晚都进入城市，在

城市中进行破坏活动，攻击乌克兰军队。同时，乌克兰军队和领土防卫部队正在积极抵制他们。火箭弹和炸弹正在摧毁该城市的基础设施，甚至还有平民的房屋。

但是总的来说，有些地区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到远处的枪声。在晚上，你仍然可以睡觉。你可以去避难所，也可以睡在家里，把你的床放在铸铁浴缸的底部，这样，如果炮弹击中你的公寓，你还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来，不至于受伤。

城市的街道是空的，只有军车在街上行驶。



2022年2月25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民居遭俄军发射的炮弹击中，一名居民从被损毁的单位向窗外凝望。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民众在基辅中央火车站等候登上开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火车，逃避战难。摄：Umit Bektas/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发射炮弹摧毁民居，数百名因而流离失所的居民到一所在学校地牢的临时防空洞暂避。摄：Pierre Crom/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5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数名领土防卫队成员在哨站附近休息。摄：Anastasia Vlasova/Getty Images

乌克兰连线：被卷入战争的平

民，“只能微笑着体面地道别”

作者 陈婉容、李慧筠、符雨欣、甯卉，特约撰稿人 张怡杭，特约撰稿人沈诺基、廖芸婕 | 2022-03-01

【编者按】战争开始的那个深夜，伴随着空袭轰炸的巨响，一切都改变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6日，端传媒近日来采访了数位身处各地的乌克兰人。他们中，有人无奈逃亡离开、与家人分离、不知归期，有人决定自卫抗争、拿起枪枝，有人则在悲愤交加中发言反战。几乎每一个采访，我们都在电话或视频的这一端，听到了对面的防空警报……跟随着最初的惊醒，战火距离越来越近、事态变化越来越快；一夜间，他们的家园成为战场，几日后，他们的命运，如今已经名为“战争”。

家人陷入战争，他们却在万里之外

“阻止普京！阻止战争！”英国伦敦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事实上，在开战前一天，乌克兰人就已经嗅到硝烟、开始抗议，而后，出现在现场的数千人群早已不止来自乌克兰。被台湾人称为“轮椅模特”的 Alexandra Kutas，就连去了五天，“刚开始我哭得很凶，但我知道现

在还没有权利放弃或绝望，我能做的是战斗，像其他乌克兰人一样。”

28日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她声音疲惫，却不失沉着，“昨天（27日）有35个儿童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女儿不到两岁，Alexandra对关涉孩子的画面特别敏感。“俄罗斯的母亲们也正在失去她们的儿子，而俄方居然说没有士兵在战争中死亡。”她引用乌克兰军方发布的资讯，指出有6000多名俄罗斯士兵被歼灭，“俄罗斯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假新闻和政治宣传……但这真的是疯了”。

在伦敦抗议现场，定居英国的俄罗斯人Yulia 靠在丈夫Jim身边不断拭泪，只因她复杂的家庭背景——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让她在这场俄乌战争中无所适从。她的堂兄们都仍在乌克兰，“他们随时都可能上战场。”

Yulia说，战争爆发的那日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2月23日是男人节（Men's Day）（编按：全名为『祖国保卫者日』，为俄罗斯、白罗斯等国纪念卫国军人的法定节日；节日当天，妇女会向家中的男性成员赠送礼物），我如常跟我父亲打电话表示祝贺。那时，父亲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发生的』。可谁知，第二天，战争就开始了。”

眼下，Alexandra最急迫的工作是为医疗混乱的乌克兰筹组医药物资，“一群活动家正在寻找可以供应药品的英国厂商，并找最快方法寄到乌克兰边境。”筹备小组希望把药运输到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及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然后请边境上的乌克兰志愿者把药品分发到不同的地方、给不同的人。“问题在于要如何进去，能否跟他们取得联系，取决于是谁和在哪里……”没有航班，边境情况不明。

她也认为，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非常必要，因为不想看到亲友家人再面临来自俄罗斯军队的死亡威胁。“欧洲采取了一些制裁，但显然不

够。”Alexandra说，“而每一个在海外的乌克兰人也都在想，自己做的远远不够——只要这一切都还没停止，就不够。”

事实上，远在海外，能够知晓家人亲友安全，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23岁乌克兰模特Mariia在香港工作，24日早上，她错过了朋友从家乡奥德萨打来的电话。那是香港时间早上10点多。但在奥德萨，那还是凌晨4点，空袭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后，Mariia收到父母打来的电话，家人告诉她到处都是轰炸，很不安。

震惊中的Mariia，开始每两分钟就查看地图、每两个小时就检查家人安危。她的16岁妹妹和父母住在一起。从这通电话开始，平时就多言的妹妹，电话来得更频繁了。Mariia明白，虽然此刻乌克兰人都在互相给予支持和爱，但害怕、惊恐、需要安抚的情绪是控制不住的。

奥德萨是乌克兰南部靠黑海的港湾城市，也是俄军第一批轰炸的城市之一。当时街上情况危险，大部分人不肯外出。当局也让市民留在家里。乌克兰警察有盘查街上任何人的权力，严重的可能会被带回SBU（乌克兰国家安全局）。Mariia说，这可能是因为警察担心乌克兰的情况被拍成照片传到互联网上，会被俄方看见、造成安全漏洞，而未必是要查找什么“间谍”。

25日晚上，她的家人告诉她，父亲在去超市的路上被乌克兰警察检查和带走了。虽然警察也并没有把他当作什么“重大嫌疑”，甚至根本没问什么问题，四、五个小时后便放他回家。Mariia听说，有人一觉醒来发现住的地方被画上标记，人们猜测那是俄军涂上的、代表轰炸或其他秘密的讯号。乌克兰警察要求发现标记的人去警局报备，好派人将标记涂抹，但向警察报备也并不容易，警局正是史无前例的忙乱。

“真的是疯了，事态正在失控。”此时远在天边的她，最害怕的是与家人失联。26日凌晨，Mariia一度和家人失去联系超过10个小时，这让她非

常紧张。端传媒记者在26日下午3点给她打电话之前，她才刚刚重新和家人联系上，她猜测是因为当地网络不佳、家人压力也大，所以没有及时查看手机和联络状态。

“不是说没有受伤便是安全，”她反覆强调，“现在的处境里，没有人真的安全。”

因担忧轰炸，很多人会离开家到防空洞休息，白天再回去。新闻每两分钟就更新一次，人们既疲劳又焦虑。Mariia最好的朋友、她形容为“最勇敢的女人”，在打给她的电话里激动地哭了，因为朋友有祖父母、父母和两个妹妹，即便想要离开，也不愿意抛下家人。到26日，Mariia听说，这位朋友要和婶婶一起去试试先逃出国。机场早被控制了，她们打算开车穿越边境去德国。

此时此刻还在一起的祖父母、父母和两个妹妹都将留下，因为父母不能留下老人。不过，Mariia相信，“她是去看看情况，再计划要怎么办”，如果她能平安抵达，一定会马上想方设法、回头解救家人。

伦敦抗议现场，一位美籍乌克兰人Natalie Roop叹道：“现在乌克兰境内，就跟铁达尼号一样——大家都知道船要沉了，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微笑着体面地互相道别。”

离开乌克兰，“我不是叛徒！”

23日，俄军入侵乌克兰前一天，乌克兰人Maria Romanenko才刚和英籍男友从波兰渡假回来，抵达基辅之后，她连行李都赶不及整理，就不得不移动到父亲在近郊的家。“我以为我只会在那里留一阵子。”她从未想过战事会如此激烈，所以连酒和面包都塞到箱子里带走。

到了26日，两人为了逃避战火，再次过境抵达波兰，却发现身上还带着那条面包和酒。

两人先由基辅到边境附近的利维夫，再一路往西，由朋友载到连接着波兰的Shegyni，希望通过那里的陆路关口离境。本来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因为塞车，花了6个小时才由利维夫去到Shegyni。她说：“有些人把车子留下，直接用走的。”

一开始，关口附近的气氛还好，但未久想过关的人发现人龙实在太长，因而发生口角和推撞。Maria看到有母亲请排队的人让孩子先过去，但眼前有几千人塞在一个半封闭空间，而出口却很窄。“因为推撞，我几乎是（从出口）飞出去的。”离开了第一个闸口，Maria发现自己只过了第一关，她还未真正到达关口。

最后光是排队过关就花了20多个小时，期间不能上厕所，因为一离开本来位置，就会被以为是插队。“我们在（2月25日）凌晨4时离开利维夫，到排队通过乌克兰边境时，已经看到当天的日出了。”她说，大部分人身上都只带着少量行李，也听到有女人说，她过境放下孩子之后就会马上回国，对身边的人说：“我不是叛徒。”

在Lviv往北一些的Uhryniv边境，27岁的Catherine和另外两位女性亲人已经赶路50多小时。“是父母逼我（离开）的，因为我的女儿只有1岁半。”她们带着4个孩子。Catherine说她没有做任何准备。“有人说22日（会开战），有人说23日，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到24日早上，被轰炸声吵醒，Catherine打开手机，才发现战火已蔓延到多个城市。

周四战事打响，Catherine一行7人就从北部城市Lutsk出发，抵达了200多公里外的边境。她说：“车龙有8公里长，大约2500辆车……”她看到不少人试图徒步过境，没有粮食和水，当中也有长者和残疾人士。“他们有人在哭，也累透了。”

周五早上8时顺利过关，Catherine住进朋友安排的公寓。“他们说我们想住多久也可以，有人送来食物、衣服和玩具。”她打算留在波兰，直到可以安全带孩子回乌克兰为止。Catherine说有人邀请他们参与一些关于精神健康的活动，有需要的话也有人可以辅导孩子们。

当Maria抵达波兰境内的Medyka时，也马上看到义工在关口派发食物、卫生用品和衣服。她说，当中有不少义工是在波兰和居住的乌克兰人。乌克兰西边的居民因为两地商贸，普遍都会有亲人和朋友在边境的另一方。她说，波兰政府很照顾乌克兰人，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公共交通。

两人后来坐便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投靠当地朋友。Maria打算先和男友到英国观察形势，但希望这不意味着她要永远离开乌克兰。“我从未想过要逃离乌克兰，或展开新生活，这不是我人生的新一页。”

Maria的父亲仍然在老家，59岁的他参加了地域防卫团，有机会参与巡逻和驻守检查站等工作。“我当然很担心他，但没有游说他离开的方法，他经常说有需要的話，会保卫乌克兰。”

Catherine带到波兰的4个孩子中也有两名快成年的男孩，“较大的那个想要回家，和父亲一起保卫国家。”

“要是我的孩子没有那样小，我一定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家园，但女儿是我的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不想她有一个（战火下）的童年。”

他们决定，要保卫自己的家

今年24岁的Ihor自言，人生本来跟“军事”扯不上关系。Ihor的父母在一个

乌克兰中部城市开了一家肉店，拉拔他和比他小两岁，快要大学毕业的弟弟长大。他自己大学毕业没几年，现在是德语系的硕士生，兼职当翻译，喜欢读书、泡咖啡店、学习各国语言、去旅行——比较喜欢舞文弄墨而不是舞刀弄枪。

但自2月23日，普京对乌克兰展开全面战争那一天起，他的人生从书本，变成了沙包、地图、以及路障。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然不是2022年才开始的。Ihor说，“真要说的话，2014年他们吞并克里米亚，就是这场战争的前哨战。”他一直知道俄罗斯的野心不止于克里米亚和东部的顿内次克、卢甘斯克省，但一直不愿意相信真的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我想我就是有点太相信这世界有秩序了。”

直到2021年年底，有消息传出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陈兵，似乎有挑起战端的打算时，Ihor终于意识到战争很可能近在眉睫，于是跟着弟弟和他的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地方防卫训练”。为了方便通常都有正职，要上班的学员，训练通常都在平日傍晚或周末，在足球场、体育馆一类的地方举行。来参加的什么人都有，老的嫩的，男的女的，有些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也有像Ihor和弟弟那样，平常最多就和朋友打一下篮球的人。

在营里，Ihor人生第一次摸到真枪，虽然是没有上弹的枪，但依然让他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来学这些是因为有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即是拿来杀人——即使那是侵略者。”虽然他在营里没打过一发真的子弹，但也学习了枪的结构、上膛的方法，如何正确提枪，瞄准，安全地扣板机和减低后座力。训练班也让学员在郊外树木茂密的林区模拟游击战，他们提着假枪，穿着分发给他们的迷彩衣，在林间学习掩护射击和追踪技巧。

当然绝大部份的训练没那么刺激。对比受过正式军训的正规军队，他们

这些平民更应该学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营里的人都说，打仗的第一要务就是『不要死』——能够拖慢敌军的速度，避开敌军的攻击，就算是保家卫国了。”所以他们也学习读军事地图、野外求生、用野外可以找到的材料来砌路障。

现在，他在营里学到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自23日起，Ihor的父母已经撤退到了市郊，但Ihor和弟弟留守在市内，协助乌克兰军队进行军事防守。

“当然我们谁都不愿意打仗，但有了准备，的确让我们心安了一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没受过基本训练，但开战后加入了地方防卫的队伍——例如会计师Oleksandr。26日，28岁的Oleksandr和家人抬了一张床垫，几张棉被去军方的物资收集站，给有需要的人取用。这阵子的天气用乌克兰的标准来说不算很冷，白天有摄氏两、三度，只是这几天，因躲避东部和北部前线战火而经过当地的人愈来愈多，这类物资特别短缺。然后Oleksandr又去医院报告了自己的血型，留下了联络方式，好让他们有需要的话，可以通知他来捐血。

去过医院以后，他跟地方防卫队的组员一起坐上了小巴，到离市镇几公里外的地方，开始收集沙子，装满一个个白色的麻布沙包，然后叠成一个人那么高的沙包墙。那是前往城里的公路，所以他们也盯来往的车辆——有任何可疑的车立刻报告，以防“俄罗斯破坏分子”混进城里。

现在，他所住的中部城镇还没面对过任何地面攻势。Oleksandr这辈子没拿过真枪，也不是武器迷，军事迷——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他和Ihor一样，大概永远都不会跟“军事防守”扯上关系。但他说，一旦面对敌人，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提起枪保卫家园。

“所有留下的人，都愿意在这场战争中牺牲自己，单是这一点，俄罗斯就已经输了。”在回去筑路障前，Oleksandr跟记者说。

为了将血浆留给军队，她自愿放弃手术

“我非常内疚，没有办法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安抚他们。我被卡在这里，还把他们留在每天被空袭的基辅。”

又是一个无法团圆的日子。在乌克兰西部一处少数未受袭击——记者被叮咛保密、以免成为攻击目标——的城市，Oleksandra Ptukha抱着手机，每30分钟就登入铁路订票系统，预订从基辅到利维夫的火车票，但总是抢不到。

28日早晨，基辅宵禁一结束，她的父亲准备前往基辅、将她的孩子及婆婆带离校园地下室、加入达尔尼齐亚车站大排长龙的人潮碰碰运气。可是空袭不断，根本无法踏出家门一步。

34岁的Oleksandra患有温伟伯氏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类血友病），并正在进行荷尔蒙补充疗法。由于肾结石引起的疼痛及偶发性的肾水肿，她在2月20日预约了一场肾脏手术。

为这样的患者执行手术是极危险的任务，乌克兰仅有少数外科医师及麻醉师能够胜任。因此，她从东部的哈尔科夫，穿越整个乌克兰，到西部的利维夫准备接受手术，并将孩子们留在基辅，交给婆婆照顾。

手术前，2月24日，战争爆发了。

自毕业以来全心投入医疗相关翻译及教学的她，明白将手术会使用到高浓度的血浆“冷冻沉淀品”（Cryoprecipitate）。于是，她自愿放弃手术，将血浆留给军队。医生告诫她高度谨慎，避免任何生理创伤的可能，以免大量失血。

“荷尔蒙补充疗法教会我随时准备额外两周的止痛药，所以我身上还有很

多。”她备齐止痛药水和可待因（Codeine）等鸦片类药丸，随时取用，但也知道，这些药物将会愈来愈少。利维夫的消毒药水、绷带及胰岛素等控制血糖的药品正严重短缺。她在伦敦的一位朋友正经营一个有1700多人的网路群组，为乌克兰的糖尿病患者募集胰岛素、提供饮食建议和控制血糖的方法。

基于利维夫并不安全，好心的房东开车载她及丈夫搬到另一个城市，住进一座前苏联时代下坚固如堡垒、菁英们络绎不绝的养生度假村。采访中，空袭警报响起，她却躲在走廊、而非地下室：“没关系，这栋建筑是古老的苏联怪兽！”只是，每天2200格里夫纳（港币约570）实在太贵，她正努力寻找更便宜的地方，期待有天和家人团聚。

Oleksandra每天和基辅的家人通话。为了通讯，孩子们必须从地下室走到地面，让手机连线。战争的残酷及孩子不在身边的内疚感，让她辗转难眠。“为了不让自己发疯，我喝大量的止痛药水，逼自己无时无刻为信任的媒体及医疗组织翻译。”她每天坐在床上，透过手机的荧幕，快速提供量多而质精的翻译。

如果能够昏沉睡去，“每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发讯息给所有人确认平安，然后等待回覆。”她的丈夫则协助整理防空避难所，期望有朝一日与孩子会合后，能加入地区性的民间防御部队，协助守卫当地人的安全，并制作汽油弹、砖块等防御工具。

她担心她最好的朋友——20天前，这位朋友的小宝宝刚出生，就举家逃难，“不知道她的婴儿用品够不够、能否哺乳？”她担心她留在哈尔维夫的医生——这名医生工作的输血中心，有时距离俄军只有500米，战争爆发以来，他就从未离开那栋建筑物，“我每天为他提心吊胆。”她回忆，自己生二胎时，遇上急性的泛发性血管内血液凝固症，直接休克。幸好后来被救活，也保住孩子，“便是他救回我们的命。”

Oleksandra告诉记者，2009年的俄国片《史达林能抵抗希特勒吗？》是她研究所毕业前同步口译的回忆，如今回头望去，只感到十分超现实。当年，军事领域是她的翻译专业之一；然而前几天，她婉拒了军事相关的翻译邀约。她坦白：“我还没准备好。”

这些年翻译罕见疾病、儿童癌症、临终的缓和医疗，纵然偶而接近死亡，但她仍可以看见一些努力的痕迹，一些希望。“有一个罹癌的男孩，在加护病房独自过世后，人们发起声援。此后，加护病房允许父母进入、小孩终于不必孤单死去。虽然是悲剧，但结果是好的。”

“但是妳看，那个7岁的男孩在基辅被俄军射伤了，他在奥马迪特儿童医院里离开这个世界了。结果改变了什么？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正在采访乌克兰革命故事的他，被困在了基辅

战争开始6天前，吴侃臻（Kaoru Ng）拿着一张Ryanair的机票，从伦敦飞往基辅——今年36岁的吴侃臻是香港自由身摄影记者，本想趁2013年“欧洲广场革命 Euromaidan”8周年期间，重访乌克兰的革命故事，也纪录戒备情况。

当时，尽管气氛紧张，但人们生活如常，年轻人在市中心车站大声播放音乐，或跳舞、或谈情。白天，他拍下平民到枪械店买枪的情境。晚上，他拍下格鲁舍夫斯基大街上，一个逃离白罗斯的男人凭吊抗争者。

平常的氛围至24日凌晨戛然而止。23日晚，他借住一位乌克兰朋友家，位处基辅以西数十公里的城市。凌晨时分，他还在工作时，就赫然听见爆炸声响——附近一个机场正被俄军轰炸。“隔几分钟便听到炸弹声，很大声，嘭、嘭、嘭……”他回想当刻，现在才反应过来，“后来看到有影片拍到飞弹来袭，因为射偏少许，屋内的几个人才没事。”

当刻，他的朋友决定执拾行李离开。开战前一天，这名乌克兰朋友准备飞往西班牙，但前去机场时，刚穿过基辅市中心，却发现所有车辆都走回头，“他就知道机场出事了。”最后一次见面，他和朋友在屋外道别，“他乘车去罗马尼亚，我乘车出基辅市中心。”此后他们再无通讯。

吴侃臻向东出发，路上遇见许多往西逃难的乌克兰人，时不时看见有人只身上路。“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不知道是不是车没油了，滞留路上又截不到车，他蹲在路边哭泣，几个途人安慰他。”傍晚6点，他回到基辅市中心，“气氛急转，空空如也。”他想起几天前在街上跳舞的年轻人，有点后悔，“那时候没想到要拍下来。”

25日凌晨，基辅响起空袭警报。他跟着其他摄影师离开民宿，在地下铁的临时防空洞过夜。在基辅，很多冷战时期建造的居民楼第都有防空洞——2014年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升级这些庇护所，建立保护结构。24日战争开始后，基辅市议会发布了各种掩体、避难所和地下室的地图，有5000多处。

“地铁站全都锁上门，警察全晚看守，查核身份。”越过警岗，站内大约有50至60人，一些人拿着威士忌和被铺，准备留守一晚。“一些人情绪比较紧张，看我拿起相机便露出恐慌的眼神。”

当时，基辅正实施晚上10时至早上6时的宵禁。他在宵禁后走到街上，看到许多店铺停业，只有零星的超级市场开店，穿军服的女兵带儿子买雪糕，一些人站在路边抽烟。他跟基辅市民聊天，“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很无助。关于下一步，很多人不想comment，不想去想，只能说 I am afraid。他们的家在基辅，在外没什么连系，可以跑去哪里？”

2月25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吴侃臻离开深埋地底的地铁站，尝试徒步走向基辅独立广场。45分钟后，他打开视像镜头，远洋的广场空无一人，只有两三个摄影师在独立纪念碑Berehynia-Oranta女神的脚下踱步。广

场上空天色湛蓝，如吴侃臻所说，“异常地好”。但他闻到硝烟的强烈味道。四野看似平静，但不久，他便看见数个警察查核一名男子的身份，随后把他带上警车。

原本，他打算到东部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但摄影师朋友告诉他此举等同自杀，故未有成行。“最出乎意料是攻击基辅，这么一个国家首都，你一举踩进来，就像二战德国攻打波兰。我和我访问的人都以为，俄军拿下东部两区就会停下来，就会算数。”

通话途中，空袭警报声音再次响起。他停顿半晌。

27日，俄军一度攻入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并占领不少南部地区，基辅气氛亦逐渐紧张。基辅严厉加强宵禁，吴侃臻外出拍摄时，曾被民兵以枪身压向背脊，警告他不要暴露平民位置。近日，他跟其他人待在地下室，听到外头的枪声接连不断。他心里想着，紧急状态下要向波兰或罗马利亚的方向撤离，“向西走，沿途纪录乌克兰难民的历程。”

吴侃臻的一位朋友，曾在2013年乌克兰的抗争前线。开战前，朋友和他举杯畅饮后，说已申请从预备役军人转为正式军人，又提到未来要办一个香港、乌克兰、白罗斯的联合摄影展。开战当天，他传来讯息，说申请获批。吴侃臻猜，他也许已前往东边的战场，“我跟他说，迟一点吧，活着回来，我们来办摄影展。”

而他，试图向中国网友求助

26日，与端传媒记者接通微信视频通话时，吉利已经非常疲惫。29岁的他是一名翻译，说自己这几天已经费尽口舌，“累了，好像大家还是想不通正在发生什么。”

24日凌晨，正在哈尔科夫朋友家作客留宿的吉利，被一声巨响惊醒，“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直到朋友打来电话，打仗了。被不停的爆炸声和战争的来临吓到的他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在一天内，情况便越来越严重。一行人开始买食物、取钱、加油，吉利也联系上了南边马里乌波尔的父母。

2014年，马里乌波尔就是受到最多战争伤害的城市，但是这几年，一切都似乎平静下来。吉利让父母立即离开，“但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是很痛苦的事情。”

最终，一家人还是决定集中到乌克兰中部，找亲戚所在待着。大家找车、加油、取钱，迅速打包，终于在24日晚上与父母碰面。然后一直待在扎波罗热，离基辅有数百千里，还算安全。但遇到战时，风吹草动都让人提心吊胆，采访时屋外传来汽车的警报声音，吉利便立即警惕。

但真正让吉利疲惫的，还是他试着做出的与外界时所收到的一些反馈。

25日，心情复杂的吉利，决定录制一些视频，“向世界表示我的态度和立场。”他用不同语言制作了多份视频，尽可能地传播出去。中文流利的吉利，也录制了中文版本。

“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亲爱的兄弟们，尊敬的中国政府，大家好，我叫吉利。”在中文互联网上，吉利录制的这条视频，被广泛传播。面对镜头，哀伤但平静的吉利用流利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请不要保持中立……现在我们是受害者，未来可能是其他国家。这不是游戏，输了赢了可以重来的那种。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政治是政治，人的生命，你我他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25日，一个微信视频号用户在其个人页面上发布了乌克兰人吉利请求停战的视频，并配文“请宣传出去这个视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26日晚上，该视频已经分别获得超过10万的点赞和转发（后续增加不会显

示），一些二次录制版本也被大量搬运到包括抖音、微博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交媒体当中。

在视频的评论区，主流声音表达了对吉利和反战的支持，但其中不乏语气强硬的留言。热度第一的评论是“侵略者没有好下场”，但是高赞评论中还有许多类似“乌克兰，你上了美国的当，当枪使了。现在你知道原因吗？”，“你的美国老子呢怎么不就（救）你”，“你自己作，非要和美国混。还想加入北约，充当刽子手的同伙，北约轰炸我们大使馆还历历在目”等留言。27日，该视频分享连结已不可浏览。该帐户后续还发布了两则吉利面对镜头的求助视频以及一则吉利朋友圈的截图，也有不少网友在评论中说出“中国不会站队，这是永远的态度，站了就中了美国的圈套”这样的话。

“后来评论啥都有，有诅咒我『你去死吧』，”吉利在采访中告诉端传媒，“我说我们不要考虑政治，打人、杀人是不可以的。永远都不要打，每个人都希望是安心、平静的生活，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看到这些评论，吉利已经不想再多看其他的留言了。他在中国学习、工作过，在中国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还获得了2013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决赛冠军。他也说自己了解在中国有很多审查和限制，“但这回是不可反对的，全世界都能看到。”

吉利说：“现在要是闭上眼睛的话……大家会觉得这种不公平是默认的，绝不能如此！”

仍在伦敦的乌克兰模特Alexandra没有去过中国，但她的先生是华人。Alexandra亲昵地说丈夫已经是“半个乌克兰人”。周末，他也带着女儿来参加游行。“多年后你的孩子可能会好奇地看着你，”Alexandra说，“问你，当时，你都做了什么？”

她没有在想“总有一天会回去”，她想的是，只要一切都结束，就会马上

回去，重建家园。

（实习生赵正蔚对本文亦有帮助）



插画：Mantha Mok



2022年2月26日，英国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外有集会声援乌克兰人，一位女孩在一面乌克兰国旗下跑过。摄：张怡杭/端传媒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马里乌波尔，人们睡在一个可容纳多达 2000 人的临时防空洞里。摄：Evgeniy Maloletka/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乘客等待开往波兰的火车。

摄：Bernat Armangue/AP/达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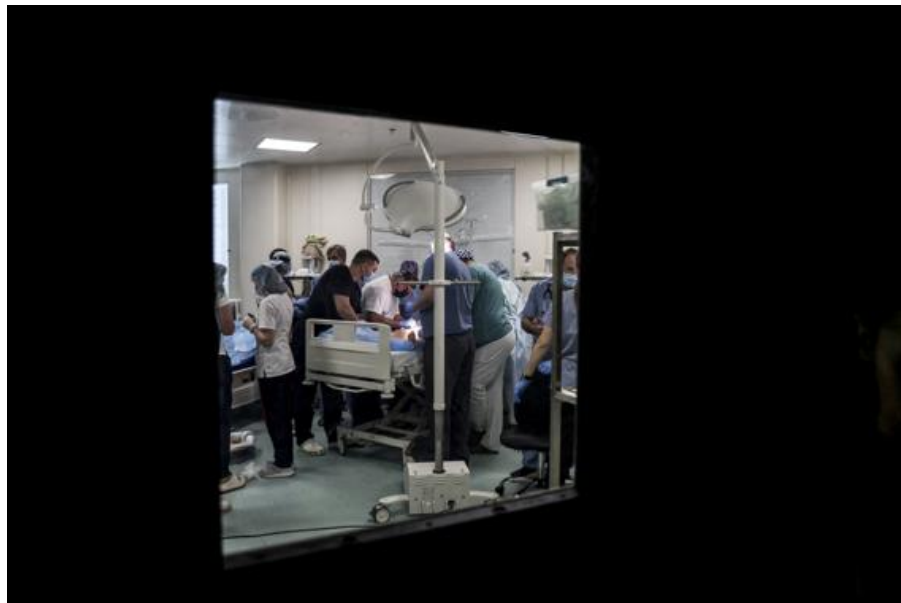
2022年2月28日，捐赠乌克兰难民的鞋子摊在波兰梅迪卡过境点的地上，被冰雪覆盖。摄：Bryan Woolston/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基辅的保卫民兵。摄：Anastasia Vlasova/
Getty Images



防卫队员收集沙子，装满一个个白色的麻布沙包，叠成一个人那么高的沙包墙。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基辅，外科医生在儿童医院对一名在枪击中受伤的 13 岁男孩进行手术。摄：Umit Bektas/Reuters/达志影像



在斯维亚托申（*Sviatoshyn*）车站，从基辅市中心向西撤离的车龙不见尽头。摄影：吴侃臻



基辅街上一个30多岁的男人蹲在路边哭泣，几个途人安慰他。摄影：吴侃臻



基辅遭空袭后，他离开沃尔泽利（*Vorzel*）向东返回基辅市中心报导，沿途经过火车站。摄影：吴侃臻

一场“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与三个国家普通人之间的连结

特约撰稿人 纳杰日达 | 2022-03-03

“我跟你保证，（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人对占领乌克兰有兴趣。”2月24日上午十点，身在莫斯科的阿列克谢在摄像头的那边抓着头发，这样告诉我。

“你确定你能担保普京？”我追问。

他犹豫片刻，修改了措辞。“除了普京，这里没有其他任何人想要乌克兰。”

那是普京发动战争后的第五个小时，2月24日莫斯科时间凌晨五点，普京以震惊世人的一次讲话宣告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国家间热战的开启，与他的讲话几乎同时，多个乌克兰城市遭遇空袭。2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自己的一次讲话中说，这次发生在基辅时间凌晨四点的袭击“就像1941年（被德国袭击）”。而事实上，目瞪口呆的不止乌克兰人，也包括俄罗斯人——阿列克谢花了整整五个小时在网上搜索，试图理解此前他并不特别关心的边境局势。

从2月21日到2月24日，或者在2021年，甚至在一切开始时的2014年，普京不是没有发表过否认乌克兰民族独立地位和主权国家合法性的言

论，他多次提出乌克兰只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反叛的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民族。2月21日的演讲当中，他甚至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独立视为布尔什维克不择手段的政治操作的直接结果——尽管历史事实在任何层面上都与之相去甚远。

但即使如此，过去八年，在包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内的全世界听起来，它们都仍然是一些缺乏实质意义的政治辞令，没有太多人能够将那些武断言论和发生在眼下的战争联系起来——讨论或者反驳那些历史断语，这似乎是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阿列克谢最后说，“真的，我不明白。”

“这里不需要你们的血”

这场以俄罗斯民族为名义的战争，从一开始就在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三国的民族感情与现实政治之间辗转。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俄乌关系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2020年，白罗斯国内政治抗议的骤然爆发，又将再无谈判筹码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推进局中。自此之后，俄罗斯与白罗斯vs乌的政治对抗格局正式形成，但即使如此，三国之间的民间往来和流动仍极为频繁，甚至由于其政治立场，革命后的乌克兰还成了俄罗斯与白罗斯两国政治反对派难度最小的共同避难选择——过去几年，已有多位俄罗斯反对派知名人物移居基辅。

2020年9月，不止一个白罗斯抗议者告诉我，由于不需要签证、没有语言障碍而且生活成本低廉，乌克兰是他们的头号移民目的地。

也正因此，普京的这场战争注定是一次赌注巨大的冒险。

对于普京和他所领导的俄罗斯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是一次从“纳粹分子”手中“解放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无威胁“乌克兰人民”的意愿。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解放”目的，俄罗斯军方在最初的几天里多次强调，攻击只会针对军事目标，且至少在当时，俄军大体上遵循了这一方针。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国内一切涉及战争场面的报导和画面都受到严格管控，媒体被多次要求仅采用官方表述的战争进展情况；另有报导称，参与对乌行动的俄军士兵都被收走了手机。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所有短视频和现场图片，压倒性地来自乌方，尤其是本地普通居民。

但现实中，莫斯科所以为的“点到为止”并未受到乌克兰人的欢迎：毕竟，只要看过2月25日凌晨基辅的空袭视频，就很难再将事件视为某种轻巧的“特别行动”。而“点到为止”的计划开局也并不顺利，俄军未取得如期战果。2月27日开始，俄军对于乌克兰城市民用目标的炮火烈度明显加码，28日有多个炼油厂和油气贮藏设施遭到导弹轰炸。3月1日，亚速海边的重要城市马里乌波尔开始断电，东部哈尔科夫市中心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导弹袭击。3月1日傍晚，基辅电视塔和附近的娘子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地也被轰炸。

更多地区遭遇轰炸和攻城的最直接结果，是社交媒体上的战争视频全面开花，而与炮火的投入程度相应，压上前线的俄军士兵人数不断增加。据美国五角大楼估计，3月1日俄军已经投入了此前边境屯兵总人数的75%。自一开始就为俄军提供了通行便利和后勤支援、甚至直接允许俄罗斯在本国领土上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白罗斯，其军队的最终参战，也随着俄军疲态逐渐显露而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2020年8月应对国内抗议完全失败的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22年已经变成普京的附庸和朝臣。

战争时间的拉长、参战规模的扩大……这一切都使得向俄罗斯国内隐瞒战事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将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称为“战争”而不是普京所强调的“特别军事行动”，发布战场视频，以及封禁俄罗斯官方媒体频道等原因，25日Facebook在俄被宣布限制访问。随后被封网站名单不断增加，27日，10家俄罗斯媒体遭到约谈，3月1日，硕果仅存的独立电视台“雨”和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同时遭到关停。

呼应此前“保卫乌东两地人民不受种族灭绝”的论点，直到3月1日，俄罗斯官方媒体仍在集中报导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战线推进——尽管它们只向前推进了十六公里。而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赫尔松等国际舆论焦点地区，则在电视画面里消失无踪。

白俄官方媒体执行了类似的方案：不报导针对城市 and 居民区的袭击画面，也否认所有的负面事件与俄罗斯相关。

正因为这样，尝试从战场之外争取俄罗斯与白罗斯普通人，迅速成为乌克兰的重要策略。2月26日和27日，泽连斯基两次向俄罗斯人与白罗斯人分别发表俄语讲话，呼吁从两国国内制止这次战争，“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本次战事而在推特上迅速蹿红的乌克兰军事记者伊利亚·波诺马连科也在27日转用俄语，呼吁白罗斯人及时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待在家里，不要参与这场战争。

“这里不需要他们的血。”波诺马连科写道。

“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

无法理解普京的俄罗斯人显然不止是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事实上，在本

次战争开始前，俄国内没做任何舆论上的战争动员准备，而所有民调都指向厌战、畏战以及对乌克兰甚至顿巴斯问题的漠不关心。

俄国内最有声望的国际时政记者之一、《生意人报》高级记者艾莲娜·切尔年科在24日空袭开始后三个小时发布了推特，表示自己“无话可说”，她随后发起了反对战争的公开信。政治学家谢尔盖·乌特金也在随后发表英文推文，称“我的国家在乌克兰犯下可怖罪行”，对此“无可辩护”。

家在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的莉迪亚在24日开战当天收到了大量问候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她的俄罗斯朋友。“他们跟我道歉，”她告诉我，“我知道他们的感觉，耻辱，无力感，我和他们之间没有问题。”

在俄罗斯开始限制Facebook访问以后，事情甚至还发展到了一个颇有些奇妙的方向：莉迪亚给自己多个俄罗斯朋友分享了VPN。

24日当晚至今，俄罗斯几十个城市持续爆发反战游行，反对对乌战争的联名公开信活动此起彼伏，对此的镇压也一直未停。截至3月1日，俄罗斯全国因为参与反战游行而被逮捕的总人数已经超过6800人，签署公开信的文化名人也有多人遭到追究，“反战”成了俄罗斯最新一个不容触碰的政治禁区。

所有相关情报都指向俄军战意低落，全无动员下的仓促开战又影响了后勤和物流，直接造成战果大大不如预期。3月2日，被关在监狱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也向外界传出大段推文，号召俄罗斯各地持续进行反战抗议。

但这一切都无法拉住俄罗斯政府已经启动的战车，且普京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战局的意图。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2月27日首轮谈判举行前警告，乌克兰“不应指望”俄军会在谈判期间停火；3月1日，外长拉夫罗夫继续威胁称，俄罗斯“不会容忍”美国在欧洲所部署的核武器；在这之前的2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将对瑞典或芬兰

谋求加入北约的举动“作出反应”。

白罗斯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在2020年8月开始席卷全国的连月抗议之后，事实上卢卡申科已很难被任何人视为国家的合法总统，但与此同时，长达一年有余的抗争和镇压，也让大多数人心生倦意。一位曾经积极参加每周日的抗议活动的明斯克市民说，如今他只希望这一切早一点结束。

“我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他说，“继续活着，每天都看新闻，但只是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这一切只是我自己神经紊乱的结果。”他不能排除未来被强制征兵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得到任何通知。

还有更多人直接放弃了搜索新闻。在基辅住了八年的白罗斯女孩艾莲娜在2月26日发出情绪激动的帖子，希望争取白罗斯同胞的理解：“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他们真的在轰炸我们！”她在每一个句子后都附上了一排感叹号，但白罗斯人的反应寥寥，大多数帮忙转发的仍是乌克兰人。

2月27日，在泽连斯基针对白罗斯人的讲话发出的同一天，明斯克仍有参与“修宪”公投的部分居民走上街头反对对乌战争，只是其规模和情绪都已无法与一年半前相比。这次“修宪”，意味着白罗斯将从此放弃中立地位，向俄罗斯核武器敞开大门，两天以后，白罗斯军队从乌克兰与白罗斯的交接处——切尔尼戈夫州进入了乌克兰境内。

而乌克兰的形势一天比一天艰难，截至3月2日，仅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

俄罗斯社会学家格里高利·尤金，在24日莫斯科的反战游行中被警棍打成脑震荡，出院后，在3月2日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这场战争的本质并非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战，而是一小部分习惯了使用战争和武器威胁的人“对乌克兰、俄罗斯和白罗斯三个民族首先发动的公开战争”。

战争下的未来

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如今愿做“邻居”（泽连斯基语）、乃至愿意自发守望相助的恰恰是各持国家独立立场的人群，而正是将乌克兰和白罗斯视为俄罗斯民族不可分割一部分、立志要终结“俄罗斯世界的流散”的普京，同时给三个国家带来了战争。

而过去八年里被俄罗斯用于辩护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所谓“保护说俄语的人口”的理由，在如今的乌克兰看来已经完全是一个笑话。

3月1日，在俄军震惊世界的市区袭击结束后，一群哈尔科夫市民举着乌克兰军旗在市政厅门前一片废墟的广场上，录制了“致俄罗斯人的视频”，要让他们“看看哈尔科夫的一切”。哈尔科夫是无争议的俄语区，在此之前，也曾是乌克兰最为亲俄的城市。

莉迪亚说，她不知道这几个国家所在地区的未来会怎样，也不想去考虑了，“我只希望普京能被送上国际法庭”。而在讲这些时，莉迪亚拒绝用自己更为熟悉的俄语，坚持用英语和我聊天。

虽然如此，在追踪战争的实时进展时，她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却是源自白罗斯的俄语媒体NEXTA的Telegram频道——如今也许是联系三个民族的普通人之间最为强劲的纽带，白罗斯大抗议中发育起来的反对派媒体之一。2020年8月，它们从席卷白俄的抗议浪潮中赢得知名度，随后其主创人员与白俄被镇压的抗议运动一起，经历了搜查、逮捕、殴打甚至是惊动国际的劫机事件。

如今一年多过去，在战争混乱的信息之中，在多数记者已经离开白罗斯的当下，它们再一次成了白罗斯、乌克兰和（一小撮）俄罗斯人共同的可靠消息来源：三个国家的人们阅读着流亡媒体人发出的俄语更新，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在面对这场针对三个民族的战争。



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数名申请入伍乌克兰民兵。摄：

Laurent Van der Stockt/Le Monde/Getty Images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围城镇布查（*Bucha*），道路上留下大批俄军军车残骸。摄：Serhii Nuzhnenko/AP/达志影像



2022年3月1日，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民众在市中心聚集示威，抗议总统普京出兵攻打邻国乌克兰，有防暴警察制服并拘捕示威者。摄：

Dmitri Lovetsky/AP/达志影像



2022年3月2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数名领土防卫队成员在哨站驻守。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四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 制裁俄罗斯有用吗？北约、联合国 有什么行动？

作者 余美霞、梁越、李慧筠、卓琳 | 2022-02-26

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首日已造成137名乌克兰人死亡，另有316人受伤；各地空袭警报、炮火声不断。战事踏入第2日，当地时间25日清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穿着绿色汗衣，发表电视讲话演说。他表示曾向27位欧洲领导人询问，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但“没有人回答”。

泽连斯基说，他很感谢每个具体协助他们的国家，但“谁准备好与我们并肩作战？老实说，我看不到。”26日早上，俄军推进距离首都基辅总统府仅5公里。“我们只能靠自己捍卫国家，”泽连斯基曾说。

目前，各国已就局势的急变对俄实施不同制裁，惟在实线战线上，乌克兰仍在孤军作战——全面的军事动员令正在实施，18至60岁的乌克兰男性被禁止离境，武装部号召民众不论老幼参与战争。战事一日尚未结束，人道灾难每天都在上演。距离战争地或远或近的人，大多只能在荧幕前紧张、流泪，每个人都想问：为何大国仍然不愿出兵协助？他们到

底有什么具体行动？

（端传媒会不定期更新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问题与分析，欢迎留言提问。）

问一：目前西方的制裁，在多大程度上打击到俄罗斯？

22日，在普京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Donbas）两个分离政权（顿内次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以“维和”之名派军进入后，美国率先宣布首波制裁，冻结俄罗斯两家承担基建及军工产业的国有银行资产，切断俄罗斯募资西方外资的管道，让其无法在欧洲市场交易债券。

紧接着，欧盟及英国也宣布类似措施，冻结俄罗斯在欧盟的资产、制裁个人和实体，停止俄罗斯银行参与欧洲金融市场等。当中较为注目的是，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将暂停启用已经完工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

“北溪二号”对德国能源业相当重要，这是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直通德国的天然气管道，斥资110亿美元。自2011年推动废核后，德国超过一半的天然气都是依赖俄罗斯进口。当“北溪二号”一旦启用，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输送量将增加一倍，而原本途经多国的过境费也将大大减省。

不过24日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之名，正式对乌开战，打破一切可能，多国果断发出强烈谴责，七国集团（G7）及欧盟紧急开会商讨局势。美国宣布再制裁更多俄罗斯银行、寡头，削弱俄罗斯高科技行业。欧盟亦将实施新制裁，包括限制其取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对石油实施出口禁令、限制向俄罗斯航空公司出售飞机和设备，以及取消对俄罗斯

外交人员和相关商界人士发出欧盟签证。

另一边，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就事件于下议院发表讲话，对俄加码实施“前所未见规模最大和最严厉”的10项制裁，包括冻结资产总额为1540亿英镑的俄罗斯外贸银行（VTB）、3月立法禁止所有俄罗斯公司在英融资，以及暂停使用对俄出口许可证等。此外，澳洲、日本、南韩及台湾亦相继宣布参与制裁行列。

此前，约翰逊刚出席完七国集团视像峰会，表示七国领导人均同意团结一致，令普京为其侵略行动付出的经济代价“最大化”（maximise the economic price）。

在26日，欧盟及英国再宣布，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外长拉夫罗夫实际制裁，冻结二人资产，美国亦宣布会采取同样行动。欧盟称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警告，欧盟会视乎局势发展，在有需要时推出第3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目前多国对俄的制裁主要集中在经济上。这也致使24日俄罗斯股市雪崩式狂泻，RTS指数跌幅一度扩大至50%，创2014年以来新低。但连日来，俄罗斯仍未遏止进军，集中在经济的制裁备受国际社会批评，斥指无助扭转局势。

回看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曾受到多国的经济制裁，措施包括限制进出口、限制融资等。后引发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及货币卢布极速贬值，在两年间陷入了20年来最长的衰退。

那么如今，各国祭出“更严厉”的制裁，能否使俄达到与当年同等、甚至更强劲的震慑效果？许多分析认为，情况不确定，也未必乐观。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8年普京一直在努力重组俄罗斯的经济，增强自身实力，减少对外依赖，以缓冲制裁带来的冲击。另据《华尔街日报》报导，自2014年开始，俄罗斯利用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积累黄金和外

汇储备，若当制裁致使卢布贬值，上述储备即可作为补充支撑，或用于政府开支。

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因为实施保守财政政策，如今成为20大新兴经济体中政府负债最少的国家，债务与GDP之比仅不到13%，远低于英国的85%，而美国更超过100%。由是者，8年过去，俄罗斯透过调整自己的经济体质，目前对制裁的接受度和弹性已远比当年高。

也有分析指出，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尚未达到最严厉的地步。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及天然气生产国，欧盟进口的天然气有三分之一都是来自俄罗斯——对其的能源依赖也就是一面双刃剑，让西方各国的制裁不敢切到能源这一块——《华尔街日报》指出，截至1月，欧美并未考虑对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予以制裁，就是担心举动或推高欧洲本已高企的能源价格。

如今，德国宣布暂启“北溪二号”天然气输气管，展示了对俄军入侵事件的重视。拜登也紧随其后，宣布制裁同一项目的公司和人员，指普京的行为能让世界借此减少对俄能源的依赖——但这一愿望并非容易实现。

英国《金融时报》有评论指出，当年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创，更大程度反映的是全球石油价格下跌。故当2018年后，国际油价反弹，俄罗斯经济也随之缓和回复。另一方面，俄罗斯近年一直致力拓展贸易多元化，包括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今年2月，普京在冬奥前夕访华，中俄双方更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天然气对华供应长期合约。

虽然俄罗斯大部份天然气仍然主要供给欧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但现在欧洲决定摆脱对其依赖，换言之意味着将承受更昂贵、从其他地方进口的天然气。但论者认为，在现在情况下，各国坚持这样做仍然值得，“如果不付出一些代价，就很难对一个不惜让自己的民众受苦的国家实施有效制裁。”

问二：北约为何不派军支援乌克兰？

在俄罗斯未发动战争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未表示会派兵进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北约亦没有改变上述取态。

今年1月30日，北约秘书长史托腾柏格（Jens Stoltenberg）被传媒问及，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会否排除派军进驻乌克兰的可能性时，他表示：“我们并无计划在乌克兰部署战斗部队……我们正聚焦提供（乌克兰）支援。”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这种坚定的伙伴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点毋庸置疑。”

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同日，史托腾柏格于北约紧急会议后再次表示，北约没有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计划，但会进一步增加北约于东翼的兵力，对俄罗斯采取阻吓及防御措施，以保障北约成员安全。北约于其推特发表上述声明后，不少人留言质疑，除了祈祷和谴责之外，北约到底做了什么。“一堆空话。”一个网民如此评论。

迄今有30个成员国的北约于1949年成立，早期为对抗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军事组织。冷战结束后，北约逐渐转型为现今的防卫性合作组织。根据北约创建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第4条规定：“当任何一个成员国认定其领土完整性、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到威胁，全体成员国将进行协商。”2月24日的北约紧急会议，正是由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宣布援引第4条而发起。

过往，此条例6次被援引。例如，2020年，33名土耳其士兵被叙利亚政府军空袭而亡，土耳其援引第4条要求北约召开特别会议。

另外，《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将做出即时反应”。一般而言，所谓“即时反应”意味着共同参战。

自1949年以来，此条约仅曾因九一一恐怖袭击而被援引。2001年10月，北约视袭击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并于2003年8月派兵进入阿富汗。

由于乌克兰仅为北约的伙伴国，而非成员国，上述条例都不会将乌克兰涵盖在内。单就公约条例以言，北约对乌克兰并无义务，亦无表面上的理由派兵进入乌克兰，仅可提供援助，例如军事装备、训练等。

过往早有先例，显示北约不会直接派军驰援乌克兰。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并吞克里米亚。当时，北约谴责俄罗斯，并以资金及军事训练等支援乌克兰，并于周边地区增兵。如同今年，北约并未派军进驻真正的战场。

乌克兰一直尝试争取加入北约，多年来未竟全功。有意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首先要在捍卫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上取得各国认同。2020年，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显示，总计180个国家当中，乌克兰位居第117位，比北约成员国排名最低的阿尔巴尼亚第104位，还差一段距离。

作为冷战下的产物，早期只有12个成员国的北约，历年来不断吸纳多个前苏联成员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等，近年已成功加入北约。在俄罗斯西部边界，仅余白罗斯及乌克兰仍未加入，成为俄罗斯和西方阵营的最后缓冲地带。亦因如此，乌克兰加盟北约一事变得更为复杂。北约诸国担心，允许乌克兰加入，或会激起俄罗斯强烈敌意，引发冲突。讽刺的是，冲突还是发生了。

2019年，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目标写入宪法。今年1月12日，美国次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声称，美国和北约会维持一直以来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然而，乌克兰仍止步于伙伴国。2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曾询问欧洲

27位国家领导人，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每个人都害怕，没有回答。

(Everyone is afraid, does not answer.)”

同日，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 (Iryna Vereshchuk) 于其脸书专页，向北约国家领导人发出呼吁：“不要再只说不做了……关闭我们的领空，给我们武器，剩下的交给我们！（ Enough talk instead of action……shut our air space, give us weapons, we will do the rest! ）”

问三：联合国在做什么？俄罗斯拥有否决权意味着什么？中国会怎么做？

在联合国的推特上，不少人正质问联合国能否协助停止在乌克兰的战火？许多留言批评，“联合国什么都没有做”。一直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多次发声促请俄罗斯撤军。在战争发动前，他再一次向普京表示：“停止让你的军队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给和平一个机会”。

讽刺的是，2月23日，当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召开紧急会议时，普京宣布对乌东作出“特别军事行动”。“太迟了，”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察 (Sergiy Kyslytsya) 随即向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Vasily Nebenzya) 表示，“48分钟前，你的总统向乌克兰宣战。”

同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涅边贾回应指，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并非战争，而是保护乌东顿巴斯地区居民的行动，并引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指，成员国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以抵抗外来的武力攻击。

国际目光落在下一场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15名成员国就乌克兰的状况召开会议，表决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草案（会议于UTC+8 26日凌晨4点举行）。根据路透社报导，草案要求莫斯科即时、无条件及

完全撤离军队，又要俄方撤销对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即顿内次克与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并重申安理会对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不过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在投票中拥有否决权。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当5个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才可通过决议。换句话说，即使其余理事国，以及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全部赞成某议案，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此议案都不会被通过。

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分别为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及俄罗斯。毫无疑问，俄罗斯在会上反对草案，变相否决议案；而中国、印度、阿联酋投下弃权票，另有11个成员国投赞成票。

尽管如此，美国及其盟友仍然视这场投票为契机，证明俄方受孤立。路透社指，美国政府认为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俄罗斯必须在会上解释自身的行为，美方声言“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在会上说：“你们可以否决解决问题，但不能否决我们的声音；你们不能否决真相；你们不能否决我们的原则；你们不能否决乌克兰的人民。”

而巴西的投票意向本来也是疑问，但最后在会上亦投下赞成票。巴西驻联合国代表罗纳尔多·科斯塔·菲略（Ronaldo Costa Filho）指出，巴西极度关注俄国的军事行动，“已越过界线了，这议会不能继续沉默。”

而俄罗斯代表则重申，俄方是为了乌东人民“挺身而出”，而受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已跟其政府对抗8年之久，质疑西方国家无视乌克兰人民被欺压情况。

事实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曾提到安理会面临的困境：俄罗斯拥有议案否决

权。他提醒，当一个常任理事国打破规则，其他国家亦会受其影响，仿效它的做事模式，并再次敦促成员国尽可能保护乌克兰，遏制俄方。

这个困局不免令人联想到2014年有关克里米亚公投的安理会投票。联合国安理会曾于2014年就美国起草的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举行投票，议案促请各国不要承认当时克里米亚的公投结果。最终，共有13位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一如外界预料否决议案。

“一票否决权”的机制是5个常任理事国的特权，这项机制曾被其他成员国批评为“不合时宜的权力”。2021年底，一项由113名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共同发起、获12名安理会成员国支持的草案，旨在确立气候变迁和全球安全之间的关系，当时俄罗斯亦运用手上的一票行使否决权。

中国的取态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前述的两个议案表决中，被视为俄方盟友的中国均投下弃权票。2月25日，俄军入侵基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指中国支持乌俄以谈判解决问题，亦表示“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纽约时报》报导指，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进行“高级别谈判”。

四面八方的谴责声中，联合国目前另一样能做到的，就是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2000万美元，作乌克兰人民的人道救援行动，保护该地的水及电力系统，并不断呼吁各地向乌克兰难民捐款。另一方面，联合国亦呼吁邻国保持开放边境予逃难的人潮。联合国曾指，当前至少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已经越境进入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地。

目前，难民署已加强在乌克兰及周边的工作部署，“我们将继续坚定地支援在乌克兰及该地区的所有受影响的人。”

问四：美国会否出兵？拜登立场不够强硬吗？

2月18日，拜登政府就已公开表明不会派遣军队：“我们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作战，但我们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拜登及其政府又对外重申，美国不会派遣军队与俄罗斯开战。

不过，拜登指出，将履行《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5条规定——即针对任何成员国的武装攻击都应被视为对全体成员国发起的武装攻击，因而所有国家都要采取相应军事行动。但目前乌克兰还不是北约成员国。

2月10日，拜登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向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发出“离开”（Leave）该国的警示。他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形势，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变疯狂。”同时他表示，不会派军队去营救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当美国和俄罗斯开始互相射击时，那将是一场世界大战。”

作为此次危机中乌克兰背后的最大“后盾”，尽管不会派兵出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有多年。但这些援助更多是在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上。

自俄罗斯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就发起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计划“大西洋决心行动”（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OAR），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派遣美国军队、87辆坦克和500多辆军车，在波兰和其他几个北约成员国轮流驻留，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2014年至今，美国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且每年帮助培训近370名乌克兰军官。今年1月，美国再向乌克兰交付了约90吨武器。在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后，美国又将800名本国士兵从意大利调至波罗的海各国，又运送了8架战斗机至乌克兰边境的北约国家。

据报导，2月24日五角大楼表示，它会向欧洲增派7000名士兵，包括在

德国部署一支装甲旅级战斗队，该部署将使拜登在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派遣前往欧洲的美国士兵达到14000名。不过拜登曾表示，这些美军不会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但如果普京向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会介入。

据BBC报导，拜登不出兵的原因可能与其不干涉主义有关——他曾反对奥巴马干预利比亚和在阿富汗增兵，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为其制定的外交政策中，将“国家安全”定义为应对气候变化、防治全球疾病、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军事干预主义。而一位鹰派人士、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也表示，两个最大核国家之间的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该报导还指出，最近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或者根本不参与。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这也是拜登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须注意的问题。

据路透社称，拜登的助手透露，为了中期选举，拜登在1个月前制定了一项走出白宫的计划，通过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试图来提高其民意支持率。该报导还指出，尽管美国选民一般不会依据国外事件来投票，但俄罗斯到欧洲的能源供应中断，有可能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暴涨，对美国通货膨胀严重情况下的人民生活造成更多压力。美国民主党政客Steve Elmendorf对路透社表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打击俄罗斯并维护乌克兰独立，且不让美国军队参战，有可能会提升拜登的声望。

根据一项2021年8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为39%。至11月10日，美国与乌克兰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宪章》，其中强调了美国将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武装侵略、经济和能源破坏以及恶意网络活动，并将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恢复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

领土完整。可惜此举并没有令他的支持度有所改变。

2022年2月1日至17日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6%的美国人认可拜登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方式，而55%的人不认可；而拜登的支持率与之前没多大改变。

尽管拜登于2月初在国内的民意未有因此提升，但全球仍然注视着美国会否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实际支援。除了上述提过的军事援助，美国也对俄罗斯陆续进行经济制裁。2月21日晚，普京宣布将承认乌克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独立，拜登政府随即表明，禁止美国人在这两个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融资。

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后，拜登公开宣布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银行、国企、精英实行制裁。据华尔街日报称，从波及范围和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些制裁是“前所未有的”。而在美国宣布制裁措施之后，美股也出现大幅反弹。不过，据报导，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在敦促白宫对俄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俄乌、北约以外其他国家的民众纷纷猜测美军不派兵的原因。24日，台湾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在脸书发文称，美国等国未出兵的原因在于乌克兰不利的地理位置，平原地形易攻难守，且南北部分别为亲俄的白罗斯和克里米亚。而台湾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则在脸书表示，毋须追问美国为何不出兵，而是应该追究美国“推销这场可以避免的战争”的原因。她指出，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解决美元因超印而不断贬值的危机。

而据《羊城晚报》报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美国不出兵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与伊拉克战争相比，俄罗斯在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美国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及乌克兰还未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2022年2月21日，印度城市孟买，一名学生在展示她以“世界和平”为题所画的画。摄：Rafiq Maqbool/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日，德国城市卢布明，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接收站。摄：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莫斯科准备通过视频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开会。摄：Sputnik/Alexey Nikolsky/Kremlin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地铁站成为临时防空洞，民众到内暂避。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数名驻守的士兵坐在坦克车上。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3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大楼发表讲话。摄：
John Minchillo/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美国拜登总统在华盛顿白宫东厅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回答记者提问，背景是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肖像。摄：Alex Brandon/AP/达志影像

“战争不会爆发”：为何众多专家都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作者 麦克李 | 2022-02-26

笔者在一周前曾撰文分析，认为俄罗斯所宣称的缓和姿态很可能是假象，而实际局势仍然极其紧张。自此之后，局势全面升级，战争正式爆发。截至本文写作时间点（2月25日晚），乌克兰首都基辅已经有轻武器交火，料想俄军实现对首都的全面合围为期不远。乌克兰军队抵抗力度超出外界预期，但在俄军海、空、导弹的绝对优势打击下，乌克兰军队有组织全面抵抗所能坚持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俄罗斯所期待的“政权更迭”应该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

普京决定全面进入乌克兰这一局势，首先冲击的是从斯拉夫（俄罗斯）研究学界到投资机构中流行的分析范式与假设。国王学院（KCL）俄罗斯研究所所长Samuel Greene，是推特上十分活跃的分析乌克兰危机的学院派代表性声音。作为研究俄罗斯内政和社会运动的权威，他在此次危机中一直认为战争不太可能爆发，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和美国的情报暗示都不断指向一场全面进攻，他仍然认为普京承认顿巴斯地区两个“分离共和国”后在保持“战略模糊”，并且“出现大战的危险不是很大”。

与之类似的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著名俄罗斯军事、外交权威迪米

特里·特列宁。在2月21日普京发表震撼性演说之后，特列宁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倾向于相信局势在走向降级。普京在“通过升级来实现降级”，并“利用自己在西方公众中鲁莽冒险的形象作为工具。”他将会暂时满足于确立对乌克兰两分离地区的正式控制。“这是对他来说风险最小的选择。”

笔者前文曾经简略提到，分析家中流行的出于前定的偏见和期望，而选择性接受事实并进行有缺陷的推理的现象。随着专家们开始反思为何在判断普京和俄罗斯动向向上产生严重失误，我们现在有更多机会一瞥这种误差背后更深的因素。

失误背后的深层原因？

Greene在2月24日发推分析自己为何出错：他认为，在这次对俄罗斯是否全面动武、普京是否只是想通过威慑来获得权益的辩论中，专家们主要分为了“从内政视角出发”和从“军事视角出发”两个角度。Greene自己作为研究俄罗斯内政的学者，认为真实开战会对俄罗斯国内造成无可想像的损失，从而侵蚀普京在国内的支持度甚至统治基础。而军事、情报观察家则通过不断更新的俄军军事布置，断定真实开战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结局。他承认在战争爆发的当下，军事逻辑占据了上风，但他仍然强调，俄罗斯的内政脆弱仍对普京的未来制造了巨大不确定性。Greene教授的自我批评诚恳可敬，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仍然没有触及更核心的问题。

军事服务于政治，普京及其权力核心圈采取“不得不发”的军事部署，首先必定是设定了政治上的计算和权衡。因此Greene教授这类分析家的系统性失误就不是出自对军事的不了解（这毕竟是可谅解的），而是出自

对政治要素的判断失误。他们仍然将普京政权视作愈发威权转向的选举式威权，面临来自公民社会、反对派、商业利益的更加实质性的制衡，因而对内政压力有着一定的回应性。普京政权转向个人式政体（personalist regime）的程度也许出乎他们的意料，导致他们高估了俄罗斯总统一意孤行、将自己意志贯彻到底时面临的内在难度。

习惯于把约束条件下的理性人假设为分析起点的学院专家和商业机构，会以更加“客观”的方式去估计普京的“效用函数”，将他设想为本质上精于计算的实用主义者。有些专家虽然正确指出，和2014年不同，2021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实际上很难获得多少国内政治的加分，反而可能侵蚀他在国内政治的权力基础；那么结合标准的理性人分析，就不难得出他只是在进行边缘讹诈，而不是再准备打一场战争的结论。哪怕局势发展，使得进一步为了威慑目的而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变得毫不“理性”，分析家们似乎也并不急于更改自己的预判。

对“理性”的期望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冒险推测，那么似乎也可以合理假定，把政治世界的决策者（哪怕是高度个人化的）按照某种无面孔的理性假设加以分析，具有一种知识上的安定感。我们不但认为行动者是受到外界可验证的各种“客观”约束加以决策，我们还“希望”他们是这样的——这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政治与商业中引入了某种公共理解的可预测性和可分析性。引入了最基本的交流和秩序。

对于政治和商业领袖来说，确认自己的对手和自己是站在同一个角度分析问题，至少就意味着合作与讨价还价的潜在可能：与其相信普京真的是“鲁莽”、“冒险”，“把280万无辜基辅市民陷于炮火危险之中”（特列宁

语），相信他只是“表现如此”，是为了“把西方逼到谈判桌上”给了分析家和观察者某种慰藉，某种想要努力抓住的秩序感。

这种“理性对立”的秩序，在核武器扩散、传染病大流行、地缘政治风险升级的时代愈发显得不可或缺：我们或许无法缓和分歧，但我们至少期待冲突各方可以理性地计算冲突的得失，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达成妥协甚至合作。而这看上去甚至不是一个很过分的期待：人们并不指望执掌权力者摒弃自私，而只是假定/希望他们足够精明的自私。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盼望，等待我们的将会是冷战以来，甚至是二战以来都难得一见的混乱失序。所有人都会是输家，而人们彼此伤害的理由又是那么愚蠢和不可理喻。

政治分析的古老“技艺”

普京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把世界往这个方向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他们表现出震惊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我们不但要考虑地缘政治中可以客观衡量甚至定量考察的变量，还要深入政治行动者的内心去体察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激情和偏见，他们经常具有偏执倾向的执念，分析家们就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困难的任务当中。而需要动用这种方法本身就预示着某种更加古老、自然，更少祛魅色彩的世界正在回归。这个世界的行动者决定性地被生产体系、技术交流、武力的互相威慑捆绑在一起，但争夺统治权的神话却彼此水火不容。

从政治动物无数行动、谎言、官样文章中拼凑出它们的内心图景，这种古老的技艺来自历史学，启发了最初的政治心理学，并因为显而易见的缺陷而让位给更加“客观”、“先进”的范式：毕竟绝大多数想要一探普京、特朗普“内心”的分析都来自不甚有知识含量的新闻记者，充满着先入为

主的偏见与分析者自身的投射。更何况，“把自己带入他人，并从内部解读”似乎注定包含着一种矛盾的性质：这种想像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想像者自身能否达观地“从外部观察自身”，以全面和理智的方式评估自我。在美国式自恋主义与自我抬高败坏公共精神生活的当下，这成了一种愈发罕见的品质，毕竟长久的安稳生活（至少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助长了历史意识和历史敏感性的衰退。（弗朗西斯·福山在这一点上有着被忽视的惊人的先见之明。）

但是，在民粹主义和个人式政体浪潮汹涌的当下，分析家或许不得不重新踏入这片危险海域，将古老的工具配合更加精细与系统的方法以期推进分析的事业，为公众贡献洞见。托尼·朱特曾说“当事实改变之时，我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分析者也诚应如是。

（麦克李，文化与政治评论员）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基辅，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在基辅驻守。摄：Gleb Garanich/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2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家发电厂遭到炮击后雾起浓烟。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1日，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人们在临时住所观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讲话。摄：Denis Kaminev/AP/达志影像



2022年1月22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防御部队及武装的志愿军在一个公园训练。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乌克兰战争一周后，俄军为何还没有取得想像中的胜利？

作者 李易安 | 2022-03-03

自从俄罗斯于2月24日发动攻势、入侵乌克兰，战争至今已届满一周。

对于正受战火威胁、不断出入防空洞避难的乌克兰人来说，这一周的时间或许非常漫长，但对于这场战争来说，这一周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尽管普京发动战争的决定，已经跌破了不少人的眼镜，但也许更令外界以及莫斯科意外的是，俄军的攻势似乎不如预期顺利。开战时，美国官员曾悲观地预估，乌克兰首都基辅可能会四天之内陷落——然而截至3月2日，俄军攻占的地区，却和战争刚开始时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究竟，俄军在此次入侵中，是如何进行部署的？一周以来，俄军已经取得哪些地区的控制，为何俄军的进展，会不如普京想象的那样顺利？乌克兰军队的抵抗，又比预期中要顽强多少？

俄军入侵乌克兰，是如何部署军力的？

早在去年11至12月，俄军便已开始在乌俄边境集结大批军力，并将军队部署至白罗斯境内，但一直对外宣称，集结行动是为了演习，后来又曾

在12月底、今年2月15日、以及开战前夕，多次声称已将一部分军队，从乌克兰边境撤离。

到了2月初，普京于冬季奥运开幕时前往北京会晤习近平，会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中俄共同“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张”、要求北约“放弃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

上述这些迹象或许显示，为了入侵乌克兰，普京部署已久。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情报，俄国此次入侵行动，分别由俄国西部军区、中部军区、南部军区的军团分头进行。

西部军区的辖区，主要是靠欧洲一侧的俄罗斯，此次负责由乌克兰东北部入侵，攻打哈尔科夫（Kharkiv）、苏梅（Sumy）等大城市。其中一支，则会取道科诺托普（Konotop），预计将加入攻往基辅的部队。

中部军区则是俄国辖区面积最大的军区，西起窝瓦河下游地区，东至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此次入侵，中部军区的部队负责由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部，举凡与切尔诺贝尔（车诺比）、基辅相关的几场地面战役，主要都由该军区部队进行。

南部军区的辖区位于北高加索、黑海沿岸，直接接壤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及2014年遭俄国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此次入侵，南部军区的部队就是从已实质脱离乌克兰的“乌东两国”、以及克里米亚出发，并与空降军联手攻打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的城镇，比如赫尔松（Kherson）和梅利托波尔（Melitopol）。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估算，俄国一共在乌克兰周围部署了约15万名士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认为入侵乌国的兵力达20万人，坦克数量则达2,840台，为乌克兰的三倍。

从开战至今，俄军取得哪些进展？

持平而论，外界在开战初期会错估情势，认为基辅将很快陷落，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俄军起初的攻势，确实看似势如破竹。

战争开打的隔日（25日），俄军便已经攻到了首都基辅门前，而安托诺夫机场（Antonov Airport）这个位于基辅西北方30公里的关键节点，也在当天便落入了俄军掌控，并被俄军当作发动下一波攻势的集结地。

再到26日，俄军士兵则已经开始和乌军在基辅市区短兵交接，交火地点甚至距离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仅约3公里。然而事后人们发现，26日进入基辅市区的俄军，很可能只是人数有限的先遣部队，而主力部队当时仍距基辅30公里远。

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的情报，截至3月1日，俄军控制的区域和战争刚开始时相比，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而且至今仍未对乌克兰空域取得控制。

其中，俄军进展相对显著的战线，主要位于乌克兰东北部、以及克里米亚以北一带，但首都基辅以北的战线依然胶着。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北部地区往基辅方向支援的部队，近期推进也较为明显，可能会增加基辅遭围攻的风险。

不过，俄军在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似乎尤其受挫：截至3月2日，在乌克兰所有主要城镇里，俄军只取得了对梅利托波尔、科诺托普的控制；至于其他位于前线上的主要城镇，比如赫尔松、切尔尼希夫（Chernihiv）、哈尔科夫等，则依然掌控在乌方手中。

面对这个情势，俄军除了持续围攻、增加炮击之外，也让部分部队先绕过这些城镇，继续往主要目标基辅进攻。

根据乌克兰官方统计，截至3月1日，俄军目前已有近6000名士兵阵亡，并损失了29架战机、198辆坦克，以及846辆装甲车；俄罗斯国防部于3月2日晚第一次交代的己方伤亡人数，则是498名士兵阵亡，1597人受伤；而美国五角大楼日前估计的俄军阵亡情况则是约2000人。

为何俄军的进展不如预期？

早在2月26日，英国国防部便开始注意到，俄军的进军速度正在放缓，伤亡数字也比预期高出许多。现在回看，俄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俄军能力不足

尽管一般评论都认为，不论是装备或兵力，俄军都高出乌克兰许多，但也有不少人指出，俄国入侵乌克兰之所以会遇上困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能力不足。

居住在莫斯科的独立研究者兼记者卡米尔·加列耶夫（Kamil Galeev），便在推特上说，虽然俄国的前国防部长赛尔吉乌科夫（Serdyukov）曾对俄军进行改革、改善俄军效率，并打击了军队里的贪腐问题，但也因此和军事装备生产商，以及其他利益团体结下梁子，最后在2012年被八面玲珑、和各个利益团体都交好的绍伊古（Shoygu）取代，导致改革进程遭到中断。

此外，加列耶夫也从军事史的角度切入，指出在俄国的历史上，如何在陆军和海军之间进行抉择，一向都是一个难题：一流的陆军、或一流的海军只能挑选其一，不可能两者兼得。

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俄国为了“维持颜面”，却依然试图保持苏联时期的海军实力，也不断建造新舰、扩张海军所需的基础设施；但相对地，这

么做便必须牺牲投放在陆军上的资源。

加列耶夫认为，正是因为俄国没有最大化陆军的力量，导致陆地战争的资源不足，因此俄军此次入侵乌克兰只能出动一个梯队——然而闪电战若要成功，如果没有多个梯队相继跟上，是很难办到的。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主掌俄国事务的杰佛瑞·艾德蒙兹（Jeffrey Edmonds），也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指出，俄军的“空降任务执行后，支援部队并没有跟上，军用车队也只是开进乌克兰、中了埋伏，而后勤也没有跟上。他们虽然被训练来进行现代战争调动，却没有真的在实践。”

1. 误判情势

加列耶夫也认为，若要发动数个梯队，事前也需要长时间的艰难准备：除了动员、集结至边境之外，还要处理驻扎、补给等问题，然而俄军在发起闪电战之前，却没有预先处理好这些事情，而个中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普京压根就没有想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只打算进行一场“特别行动”（special operation）。

加列耶夫指出，普京之所以会发起“特别行动”，是因为这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类型——这种特别行动，过往攻击的对象都是实力不如俄国、不可能与俄国抗衡的对手（比如车臣、格鲁吉亚、以及叙利亚的叛军），因此也无需进行审慎准备。

然而当普京准备故技重施的时候，却忽略了乌克兰比他之前交手的对象都还要大、也拥有更多的人口。

此外，根据英国智库RUSI取得的资料，俄国曾在发动入侵前做过调研：该调研认为，2月初期间，大部分乌克兰人对于未来都感到悲观，对政

治事务也颇为冷感，而且不信任政党和政治人物，因此俄方研判，俄军入侵之后乌克兰很快便会投降，而俄军在2014年克里米亚打胜仗的经验，也让普京认为乌军实力孱弱，不可能对俄军入侵多作抵抗。

这种误判情势、过于乐观的态度，或许也展现在俄国官媒预先准备好的文章里。

2月26日，俄国的官方媒体俄罗斯新闻社（RIA Novosti）刊登了一篇“预先设定刊登时间”的文章，而文章内容的背景，则是“乌克兰已经回归俄罗斯”。

该文章写道，“俄罗斯民族分裂的时期即将结束”，而包含俄罗斯、白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世界”，则“会在地缘政治上齐心行动”。文章最后并指“俄罗斯不仅挑战了西方，还表明西方主导全球的时代，可以说是彻底结束了”。

这篇“歌颂胜利”的文章后来遭到删除，而文章在乌俄战争仍未落幕时便意外曝光，似乎也显示出俄方原本认为，战争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落幕。

1. 后勤补给问题

俄军陆战能力不足的问题，后续也衍生出了不少后勤上的困难。

比如加列耶夫便认为，俄军部队虽然看似已经突围，但并没有完全清除乌军的正规部队和民兵，加上俄军又没有安排第二、第三梯队跟在后头清除剩余的乌军，因此补给车队很容易便会遭到后方的乌军、甚至是刚拿到武器的平民攻击。

根据美国取得的卫星图像，朝基辅前进的俄军补给车队和装甲车，目前已经绵延约60公里长，似乎就是因为燃料、粮食补给问题而停滞不前；

美国国防高层则指，俄军车队的前端3月1日仍在基辅以北约30公里处，和前一天相比几乎没有进展，代表一些车辆“已经燃油耗尽”。

部份在网路上流传的影片或“趣闻”，似乎也呼应了这些说法——其中一段流传较为广泛、曾引起不少话题的影片，其内容是这样的：一位乌克兰人开着车，看见一辆俄军坦克停在通往基辅的路上，停下来询问才知道原来是坦克“没有油了”，于是打趣着说要载俄军士兵回去俄罗斯。

1. 俄军士气低落

由于燃料、食物补给不足，俄军士兵也出现了士气低落的现象。美国国防部曾在3月1日指出，在入侵的俄军士兵之中，有不少都是被征召来的年轻士兵，受过的训练并不充足，部分俄军士兵甚至出现了集体投降、将军车掩藏起来的行为，以避免作战。

亦有消息指，有些俄军士兵甚至以为自己只是“参加演习”，并不知道自己要攻打乌克兰。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则曾在3月1日，于联合国大会上念出一段简讯内容，据称是“一位俄军的阵亡士兵，生前和母亲之间的对话”；该对话显示，该士兵原本只是在克里米亚受训，进入乌克兰之后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真正的战争。

加列耶夫指出，俄国士兵参军的主要动机，通常是为了取得国家配发的公寓，这些士兵常常来自底层；然而一旦阵亡，取得配房的目的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一旦战争变得比想像中危险，或是受伤或阵亡的可能性提高了，想继续吸引年轻人投入战场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1. 乌克兰人的抵抗与准备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俄军的种种问题之外，乌克兰人的抵抗，也是俄军

至今依然难有重大进展的原因。

一如前述，不论是东北部的哈尔科夫、或是位于南部的赫尔松，这些位于前线上的重点大城，经过一周的激战之后都仍在积极抵抗。

我们还能看到：乌克兰民众手无寸铁地坐在马路上，阻挡俄军车辆继续前进；民众自愿前去领取武器、抵御俄军；居住在国外的乌克兰人，连忙回到乌克兰参与战争；国防部长呼吁市民学习制作汽油弹之后，乌克兰人上网搜寻汽油弹的次数也跟着升高——这些景象，都流露出了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

加列耶夫则指出，乌克兰在历经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之后，一共进行过6次征兵，因此乌克兰有至少40万人曾经当过兵，投入顿巴斯地区的战场。相较之下，俄军大多数士兵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即使是上过战场的，也习惯处于俄军拥有绝对优势、所向披靡的情况中，和在乌克兰遇到的阻碍大不相同。

此外，乌克兰近期也对承袭自苏联时期的武器和装备进行了改革，取得了土耳其、美国、英国、瑞典制造的武器和装甲车，并在各地区组成了民兵队，防御能力已经大幅提升。自从开战之后，北约和欧盟的大部分成员国，也都对乌克兰提供了军备上的援助。

然而随着战事进入第二周，未来的发展依然不容乌方乐观。

美国的军事高层指出，俄军接下来很可能对基辅和其他城镇采取围城战术，企图让居民断绝粮食和生活物资、对平民造成更多伤亡，而基辅也仍有可能“在未来1至4天之内沦陷”。

此外，不少分析皆认为，由于俄军军力较大、装备也更加精良，如果其他国家没有介入，一旦时间拉长，俄军依然很可能会占上风。

这场“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会在什么时候、以怎么样的形

式终结，眼下还没有人能确定，但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最可怕的硬仗或许仍未真正到来。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 (Bucha)，一名男子走过俄罗斯军用车辆的残骸。摄：Serhii Nuzhnenko/AP/达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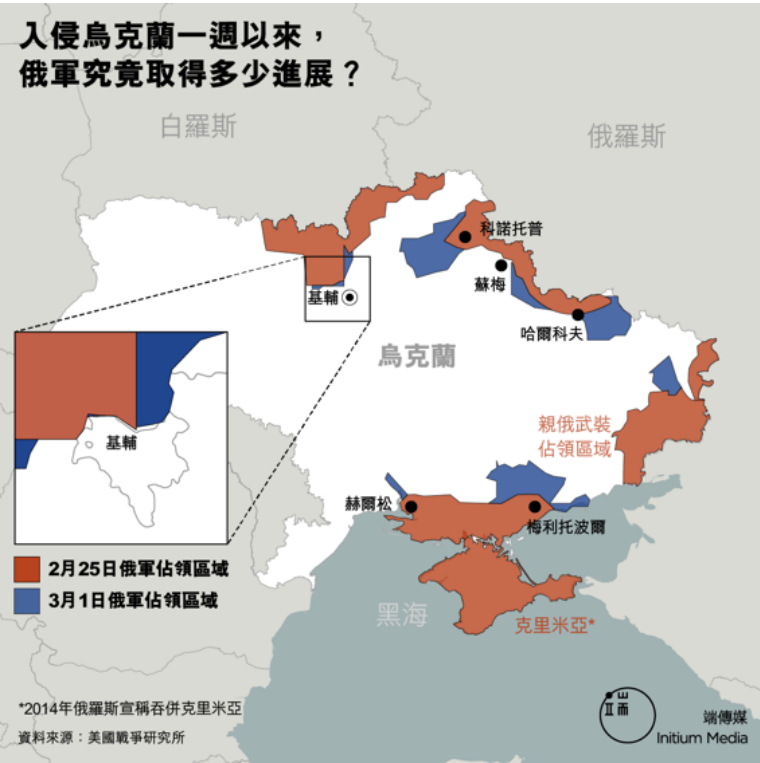
入侵烏克蘭的俄軍， 分別隸屬於俄羅斯的哪些軍區？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伊尔平郊区，一名乌克兰士兵从铁路上回来，经过俄罗斯士兵的尸体，在那里曾与俄军发生激战。摄：Marcus Yam / Los Angeles Times

入侵烏克蘭一週以來，
俄軍究竟取得多少進展？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基辅的军事空军基地。摄：Maksim Levin/
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基辅加强保卫进入首都的途径，为该市战斗做准备。摄：Justin Yau/ Sipa USA via 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6日，乌克兰军人在基辅军事空军基地 Vasylkiv 的战斗阵地躲避。摄：Maksim Levin/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日托米尔，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一名平民训练投掷燃烧弹来保卫这座城市。摄：Viacheslav Ratynskyi / Reuters/达志影像

否认“入侵”、信息污染、疑美，乌

克兰危机中港台舆论观察

作者 来福、卓琳、余美霞、王怡蓁、符雨欣 | 2022-02-24

【编者按】一场发生在21世纪的热战，对你我来说，既近又远。20世纪世界大战的话语犹在耳边，却是无可抵赖的历史；如今世界大战的模式竟又在上演，但换了一批对手、换了一批“观众”。战争带给人的惊悚感，在于它可被理性分析，却很有可能依赖于个人的决断，而且原来就会在日常中发生，尤其当你生活在一个地区冲突长期存在的地方，战争就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生活的可能。

或者承认吧，21世纪的地区热点依旧是纷纷扰扰的，变了的是我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式。这在舆论中的投射尤其明显。在俄乌战争正式爆发之际，端传媒梳理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主要舆情。所有美丽与丑陋的，怨恨的与温暖的，都一再提醒人心的多面——人既可以成为残暴的压迫者，也可以成为尊严与自由的维护者。而你，会如何选择？

中国：官方否认“入侵”说，民间隔岸观火标榜大国自信

莫斯科时间2月24日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Donbas）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凌晨4时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地传出爆炸声。黎明前，乌克兰指有多达10个城市遭遇空袭。随后，乌克兰宣布全境戒严，并于同日下午宣布与俄断交。据路透社称，截至北京时间24日晚，乌克兰称俄罗斯已发动203次袭击。

此时，距离北京冬奥会结束已有四天，中国网民的目光被转移到这场乌克兰危机之中。当天中午时分，关于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逐渐在微博、微信等舆论场中发酵。

中国外交部：俄罗斯不是“入侵”，要理性客观看待

2月2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的连续追问下，接连否认俄罗斯此次行动的“入侵”和“侵略”定性，只沿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说法。华春莹要求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记者花点时间认真读一读普京总统发表的详细讲话，“理性客观地看待”此事。她又强调，“我不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不会站在俄方的立场讲话。”

华春莹延续了此前“拱火”的说法，把矛头指向美国：“（美方）不断拱火、点火，现在打算怎么灭火？”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华春莹表示乌克兰局势有“因果关系”，应该“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并指责美国推动北约东扩，“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华春莹还数次转述俄罗斯的说法，称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城市实施任何导弹和火炮袭击”，以强调此次行动的“和平”属性，随后乌克兰公布的数字显示已有平民伤亡。

“美国在拱火”是今年1月份开始中国官媒关于乌克兰局势的主要报导基调。美国撤离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对乌克兰售卖武器、劝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俄乌边境的行为，被多家中国官媒指为“抹黑俄罗斯”和“拱火”，意

为俄罗斯无意入侵，但美国在刻意推高紧张和制造恐慌。

2月22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媒体《新京报》“我们视频”国际视频新闻“世面”在其官方微博误发了关于乌克兰局势的编辑方针：“对俄不利、亲西方的不发。”这类方针通常为宣传部门下发的硬性要求，该微博随后被删除。

对中国官媒来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既有的新闻议程起了明显冲突。2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其部队正在撤退，与之相反，西方国家则警告仍有俄罗斯部队在向边境移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国际频道采信了俄罗斯的说法，以“美欲炮制『热战』转移视线？”为题报导了这一冲突。2月18日，中国新闻网的文字报导，也讽刺美国总统拜登关于俄罗斯入侵的“预测”和“剧本”没有发生。2月20日，CCTV再次报导乌克兰局势，称俄罗斯用撤军行动攻破美国“入侵”谣言。中国官方从俄罗斯进口的战争论述，垄断了简中舆论场对这场战争论述的基调，微博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Tag被迅速屏蔽，民间主流舆论对此次俄罗斯入侵的价值判断也定调为：美国煽风点火，俄罗斯合理关切自身安全，乌克兰“认贼作父”咎由自取，中国强大了。

民间舆论：隔岸观火中的强国想像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华春莹为俄罗斯的辩护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她谴责美国的强硬姿态成为舆论焦点。记者会后，华春莹论述中的“北约至今还欠中国一笔血债”、“美方没资格告诉中方怎么尊重国家主权”在微博迅速登上热搜榜前几名。同时，中国国防部的记者会也制造了热搜关键词：“台独挑衅一日不止解放军行动一刻不停”。这一时段的中国舆论场，美国的存在感甚至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强。

在官媒“央视新闻”发布的乌克兰相关微博帖文中，大量网民隔空教训台湾：“乌克兰就是你的下场”。在严密的审查机制下，以乌克兰对比台湾、渴望“解放军早日登岛”的言论完好保留、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尽管华春莹前一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有些人不时提及台湾，有关评论充分暴露出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历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2月24日下午，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向在乌公民和中资企业发出安全提醒，指“最好待在家里”，如果开车，“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大使馆的建议被热烈传播，在两国的战场上，中国国旗继续推动着后“战狼”时代的标志性强国想像，国内的媒体和网民笃定五星红旗具有超越性的力量——一位中国网民如此陈述自己眼中的世界秩序：以中国的影响力，必然停火等中国撤侨完。该话题随即发散为小心韩国人冒充中国人，防止他们贴中国的国旗贴。25日凌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撤侨。

在年轻网民聚集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一位网民评论俄罗斯的入侵时间“故意避开冬奥，太给面子了”获得众多点赞，在中俄友谊的框架中理解中国的强大一向受欢迎，这和外交部的口径（“中俄关系不结盟”）并不非常统一。不过，“给面子”之说有待商榷，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中国按惯例提出的休战动议，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第七天至残奥会闭幕后第七天各方休战，显然目前还在休战期限内。

俄罗斯军事行动后，在中国舆论场最早成型的话题是“乌克兰美女”。“愿收容乌克兰18-24岁的女孩子避免战争的伤害”、“收留乌克兰无家可归美女”、“我只关心乌克兰美女能不能安全进口到中国”等段子在不同社交平台上流传甚广。大国自信和男性的生殖焦虑结合，找到了比国旗贴纸更具体的欲望对象——被战争摧残的他国女性。

这并非一时兴起，“乌克兰美女都想嫁中国男人”在中国舆论场已经是陈年话题。在丰县拐卖婚姻事件的阴影下，这一话题也激起众多愤怒的谴责声音，随后纳入了“国男国女对立”的争执框架中。“24日晚，“乌克兰美女”的微博搜索结果，已经屏蔽了上述讨论。

信息战污染中国舆论：“闪电战”拿下乌克兰了吗

俄罗斯开始入侵后，中国官方媒体迅速投入了战局的报导。由于来自俄罗斯官方的消息被无条件采信，中国大陆也成为俄罗斯最擅长的信息战的波及区域，大量未经证实或已被证伪的消息迅速传播。从网民的反应来看，许多人相信战争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2月24日下午1时许，《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报导，俄军已经登陆乌克兰敖德萨。随后，乌克兰方称这是假消息。同时，大量国内媒体引述俄国媒体报导，称开战一小时，乌克兰海空军已全军覆。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也被采信，称乌克兰军事边防部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以上消息均有乌克兰方的不同版本。

在社交媒体上，一则俄罗斯伞兵从飞机上降落的视频，以及声称乌克兰城市遭到轰炸的视频也广为流传。据微信公众号“有据核查”，伞兵空降的视频至少在2016年就已出现，而后者是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时的视频画面。一张流传甚广的截图显示，名为“金十数据”的财经讯息平台在24日中午12点51分转发了来自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称“俄军队已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从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看，基辅仍然比较平静。

信息的甄别在中国舆论场并不是迫切需要。对于以乌克兰为主体和信源发布的新闻，中国网友并不买账。24日下午，中国新闻网发布微博表

示：“乌克兰称已击落6架俄军飞机。”评论区中的高赞评论称：“俄罗斯知道这件事嘛？”“一边求支援，一边说自己很牛逼。”“别6架了，你都快没了。”

“闪电战”符合中国网民对当下战争的理解，攻打台湾也在这次舆论中被热烈讨论，被认为轻而易举：“早上出兵，中午统一，下午核酸检测发身份证，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第二天一早升国旗，奏国歌！”

战争即和平的“反反战”心态

信息战的灌溉之下，普京在中国舆论场被进一步包装为在紧急危机中强大果断、骁勇善战的形象，符合他在中国一贯的硬气、有血性的“普京大帝”形象。

“普京大帝教你做人”，“你屡教不改我直接就开打”，“这才是真男人”。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上也聚拢了一群自称被他个人魅力所吸引、为他剪辑个人宣传影片并高唱赞歌的网民。在弹幕和评论中，普京被浪漫化为一个孤独、坚定、守护故乡、曾经辉煌的英雄。

24日当天，一条拼凑了普京数十年来的影相片段的b站旧视频下涌进了不少新评论，他们称赞普京是“伟大的人”，是“俄罗斯人民的持剑人”，“不敢想像俄罗斯没有他会怎么样”。该视频发布于今年1月底，截至2月24日晚，该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73万，且显示有高达2000人同时“正在看”。

中国共青团中央在b站的官方帐号也在昨天发布了一首歌曲《喀秋莎》，该歌曲是二战前夕苏联的爱国歌曲。共青团的娱乐化“操作”获得大量点赞。中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官方和民间舆论对战火中乌克兰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反而对俄罗斯充满同理心。

反战的声音同样强劲，一篇题为《为战争叫好的都是傻逼》的微信文章早早突破10万阅读量（后续增加不会显示在前台），并得到4千多人的现金赞赏。更有许多人借势指出，俄罗斯在历史上吞并了中国大量领土。

在观念冲突极易爆发的微博，提出反战的网民被谴责为“圣母”（是非不分地同情心泛滥），相反，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必要的，且是和平的前提——“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北京冬奥会上一名乌克兰选手举着“No war in Ukraine”标语的微博也被全部删险。一个网民指出，真正的反战人士和世界和平爱好者会支持反对美国，收获了4.3万人次的转发和21万的点赞。

俄罗斯官方的战争论述输出到中国舆论场，美国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发起者，而俄罗斯只是在“保家卫国”，一些人将俄罗斯的主动出击比附了中国的“抗美援朝”。另一种更通俗也更父权的解释版本在社交媒体流传：乌克兰和前夫（俄罗斯）离婚了，和村霸（美国）眉来眼去，欺负前夫和孩子，前夫忍无可忍站出来保护孩子。

随着入侵进行，各种比附接连上场。有网民响应普京的定性，痛批乌克兰当局是“纳粹”，和将俄罗斯当局称作“纳粹”的网民展开激烈对垒。也有网民接受普京的长篇演讲，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宗同源”，并更跃进了一步，在民族统一的角度为俄罗斯进行辩护。

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纳粹、民族大义的说法轮番登场，为这场战争做足了注脚。

台湾：今日乌克兰到底是不是明日台湾？

疑美

自2月21日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俄乌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强之后，台湾舆论就开始关注台海局势与俄乌局势之间的“相似性”。由于美方并没有即刻在军事上有应对俄罗斯的明确举动，因此舆论中很快出现“美军不会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

这种对台湾局势的类比式担心在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和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都一度出现。尤其在阿富汗代理人战争中，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政府即迅速垮台，塔利班重新掌权，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及中国大陆官媒以“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说法来发起“疑美”浪潮，质疑美国诚信和蔡英文的亲美路线。

而普京和习近平在决策风格、任期上的相似性，也令更多人代入对台海局势的担忧。

或许如此，在2月24日战争确切爆发之后，推特和脸书上，“俄乌”、“台湾”、“中国”都成为了热门搜寻词，谷歌上“台湾”的搜索热度比2月23日上升近10倍。台湾本地论坛ptt上，最热门的爆文也几乎都与俄乌战争有关。

美国在台协会AIT粉丝专页，在美国总统拜登对局势发表评论之后，转贴了他的twitter发文：“全世界的人民今晚与乌克兰人民一起祈祷，因为他们遭到俄罗斯军队无端和无理的攻击。”

但此言引起许许多多台湾网友不满，不少网友“出征”AIT的专页，留言回覆：“只剩祈祷这一招吗”、“只是一纸废话而已，毫无实际行动”、“请川普去调解可能比祈祷有效”。

和阿富汗战争时一样，蓝营人士在“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舆论引领上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文指，“要尽一切努力，避免

台湾步上乌克兰的后尘”、“台湾，绝不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为“台湾对乌克兰最能感同身受的，是彼此都身处在地缘强权对峙的枢纽。”

不过针对上述“祈祷无用论”的说法，亦有网友说，台湾人放任内部亲中、舔中者很久了，“骂别人前先看自己能做什么吧。”

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仕杰则在脸书写道，对于台湾是否会是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中国是否趁虚而入的问题，身为台湾人的他很关心也很焦虑，但还是不鼓励大家留言出征美国在台协会AIT脸书。“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友，在此时鼓吹疑美论，对台湾只有百害而无一益。”

绿营针对这股“疑美”风潮也即刻做出反应。蔡英文指，台湾国安会“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有持续关注乌克兰局势，强调将乌克兰局势与台海局势进行类比，是“境外势力操作的假消息”。网路上的相关辟谣梗图指，两地在地缘战略、地理环境和国际供应链上的重要性都明显不同，强调“今日乌克兰不会是明日台湾”。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发文，没有对两地局势进行直接类比，不过他指对台湾而言从这场冲突中要学到的就是“反抗意志”，“台湾人最需要的，正是乌克兰抵抗的勇气，也是防止中共轻举妄动的最大武器。”

台湾智库执行长、学者赖怡忠在战争爆发前就曾经发文指，“台湾需注意破坏现状是否可被接受”“战争比我们想像的来得近很多”，不过这篇文章更多是分析具体的地缘政治，并指乌克兰危机势必会撷取部分美国资源，即便美国对台海的承诺和决心不打折，但能力上也会受到影响。

多名学者组成的台湾政策研究小组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英文文章，指两地局势无法类比。这篇文章认为，虽然并不是说中国入侵台湾不值得担忧，但一个简单的类比是不充分的，需要考虑许多额外因素。文章又提出美国在台海的布局、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都依然是重要的，而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中，台湾也具有重要角色。

或许在“后冷战”“新冷战”越来越热议的今天，不论俄乌战争会持续多久，许多人更相信它将类似于1950年北韩南侵启动冷战的意义——象征着后冷战时代的全面开始。赖怡忠在文章中说，“这个战略竞争将会是赤裸裸的地缘对抗，但并不具备冷战时代『共产主义VS.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垒”。

股市表现受关注

在战事上，台湾媒体皆非常关注股市表现，各家几乎都推播台股、美股及俄股大跌讯息。在ptt上，更有网友发出俄股跌幅破世界纪录，“已经破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恒生指数跌幅33.3%的世界纪录”，盘中更扩大到50%，引起网友热议，成为爆文。

至于台股部分，最受瞩目的则是台积电的下跌，重挫 3.36%，收全场最低604元；至于航运股则是相对激烈，华航、长荣航惨遭抛售，大跌9%。

在乌台人，与想回台的乌克兰人

台湾舆论也关注在乌台人的安全和福利。

根据教育部统计，有12名台湾学生在乌克兰读书。其中5名学生已迁离基辅，1名在乌克兰东部，6名留在基辅，迁离基辅的学生中有3名计划近日内返台。

台湾驻俄罗斯代表处则指出，总计还留在乌克兰全国境内者共有33人。旅居乌克兰的台湾人有6人离开乌克兰境内，另有5人前往乌克兰西部利

维夫市（Lviv）。

一名居住在利维夫市的台湾女性游舒涵（Emily）在其经营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分享在乌克兰的生活。近日涌入大量网友关心她的状况，她也发文指出，一切平安，并与家人持续联系中。

不过，基隆市议员张之豪表示，一名乌克兰留学生的家人向他陈情，称这名学生担心战况想回台，却要透过驻俄罗斯代表处办理，只好与乌克兰女友一家人前往波兰避难。张质问外交部，为何不能让波兰代表处兼辖乌克兰领务？

外交部24日也急宣布，25日起可由驻波兰代表处暂时兼理领事相关业务，如护照、签证及文件证明等业务。

香港：自顾不暇、批评美国

相比**2019**年，对乌克兰的关注度下降

世界发生大事，香港也因疫情正自顾不暇。于是对比起其他地方，有关乌克兰事件的舆论及反应相对冷淡。翻查Google香港区搜寻趋势，“疫苗通行证”24日正式实施，應用程式“安心出行”成为搜寻榜第一位，而“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则排名第四，稍为后于“BBC”及“英超联赛”。

在连登讨论区上，也有少量关于两地战争的帖文，惟讨论声音寥寥，当中比较常见的讨论都围绕着两种调性，其中一种是股市：多名网友发文，对普京出兵拖垮股市表示愤怒，并担忧晚上的美股走势。而就在普京凌晨进军后，港股开市马上低开，至收市跌逾700点。

第二种是倾向评论美国的不作为，并思考美国的懦弱是否会促成日后中

国攻台。有网友发问，如果俄罗斯最后成功占领乌克兰，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无力维持世界秩序。留言中，有人断定拜登不会再有行动，也有人认为拜登已经亮出底牌，“就是经济制裁”。不过另有一条获得较多赞好的回应指出，“香港事件已看得出美国佬是『废』（没用）”。

回望2019年，香港人曾经高度关注乌克兰这个地方，以及它背后的历史。当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有不少网民将香港情况跟2013年末乌克兰爆发的示威运动相对照，指出无论在运动背景、发展过程，甚至后来政府在对待示威者的手段上，均有不少相同之处。

除此以外，不时有民众发起地区性的“Winter on Fire 遍地开花”放映活动，播放纪录片《凛冬烈火：乌克兰自由之战》（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纪录片叙述了2013年末至2014年初乌克兰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记录当地民众的革命精神。其导演艾菲尼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也曾于社交网站Twitter发出亲笔签名公开信声援港人。

事实上，观察Facebook和IG平台，不少香港人也有转发相关新闻。其中有人以《香港人可以为乌克兰做啲乜？（做什么）》为题发文，形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香港人感同身受，呼吁港人透过网上募捐平台，捐助乌克兰民兵部队及支援乌克兰军的组织，并持续关注事态发展，思考乌克兰所带来的启示。目前，逾1万人赞助乌军组织“Come Back Alive”的月捐计划，捐款额达每月港币200万元。

在香港的乌克兰女孩：两边都是我的家，但两边都不安定

现年31岁的Victoria是香港人、也是乌克兰人。她在基辅出生，3岁时随着妈妈来到香港，现在父母在中环经营一家东欧菜餐厅。“这些时代怎会

打仗呢？”Victoria想不通。看着自己的家乡一天之间被炸成颓垣，整天下来，她头一直在痛、很紧张。

厨师们大多都来自乌克兰，当中部份员工的子女、孙子还有亲戚都还在当地。24日开店，Victoria形容他们坐立不安，“基本上做不到其他东西”，忙着打给亲戚确认安全。看着手机滚动的消息、电视直播，她说，很多人都在哭。

根据外媒报导，俄罗斯直升机曾猛烈轰炸当地机场。Victoria的外祖父母就居住在基辅机场附近，目前仍然安全。但Victoria形容，“其实（乌克兰）没一个位置是安全”。自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地空袭警报声一直在基辅的上空回荡。

因为外祖父母经历过二战，Victoria形容他们“见得世面多”，所以“很平静”，但也已经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他们准备好行装，在家附近平日用来放腌菜的地下室，放好足够一两个星期的粮食，必要时就躲进去。Victoria说，那地方虽然不会很深的，但“起码比在地面好”。

对比起当年，如今港人对乌克兰的关注明显下降。但Victoria也很明白，形容这是“人之常情”，“你不可以要求一个人对所有事都上心，每个人做到的尽做啰。”在香港现今的状况下，人们没有力气去关心其他人，“我也是明白的。”

她说，在凌晨传出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的消息以后，还是有不少人传了讯息给她，说句支持，甚至问问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捐钱、捐物资。

以前读书，Victoria每年暑假都会回去待一两个月。但现在航班全都停了，大家都很担心，“自己又做不到什么”，觉得好无助。“香港是我的屋企，乌克兰又是我的屋企，两边现在都是不安定。”她说。

（易小艾、实习同学吴冠伶、叶家润对此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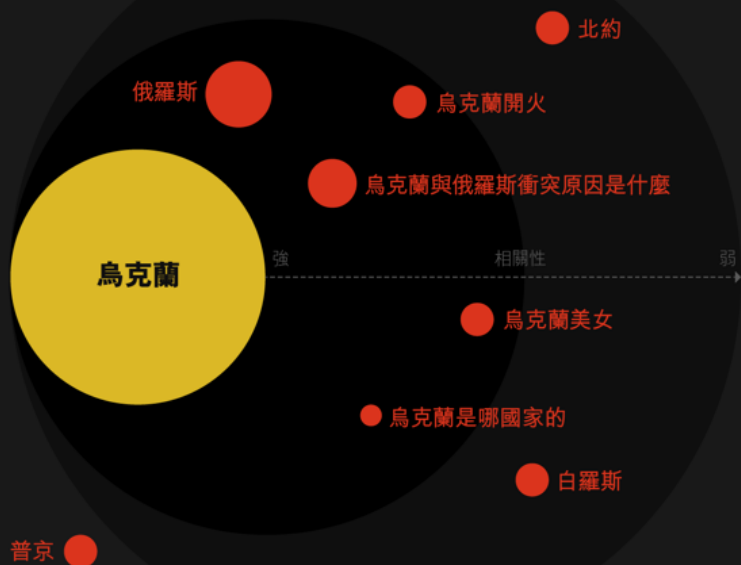
2022年2月24日，6岁的 Svyatoslav 在乌克兰基辅用作防空洞的公共地下室里玩他的平板电脑。摄：Emilio Morenatti/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中国首都北京，一位市民到访一家乌克兰餐厅，在店内的国旗摆设前拍照。摄：Ng Han Guan/AP/达志影像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百度搜索中的關鍵詞有哪些？

搜索指數 低 高



資料來源：百度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民众发表视像讲话。图：Russian Presidential Press Service via 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19日，乌克兰亲俄分子聚居地卢甘斯克，一名士兵在战壕里观察战线上的动态。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2022年1月6日台湾高雄凤山，士兵在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参加城市战演习。摄：Ann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声援乌克兰的民众在台北信义区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前示威。摄：陈焯輝/端传媒



2022年2月25日，台北股票交易所外显示台股走势。摄：陈焯輝/端传媒



2019年11月21日乌克兰基辅，大约200名在基辅的市民带着标语牌来到中国大使馆前，支持香港的示威者。摄： *Sergii Kharchenk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一名妇女站在电视屏幕前观看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新闻。摄：Vincent Yu/AP/达志影像

被“戏耍”的中国？普京开战决策背

后脆弱的中俄联盟

作者 昌西 | 2022-03-01

在四天之内，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连续发表三次自相矛盾的声明。从认为俄乌冲突仍是乌克兰东部局势的变化，到鼓励民众配戴中国国旗，再到提醒民众不要随意暴露身份，这些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官方声明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在乌克兰领事服务的失败，其背后体现的，实则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的巨大误判。

反覆无常的使馆声明，尚未执行的撤侨行动

2月22日，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一篇标题为“关于请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提醒”的微信推文。在这篇简短的公告中，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将乌克兰面临的局势描述为“东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在这其中，中国外交人员提醒在乌克兰的公民“注意当地发布的安全提示，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地区”，以及“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可适时作一些食品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在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处地区的独立地位，并开始向这些地方派遣军队。

2月24日，大使馆将注意安全的提示升级为“高度注意安全”。在这一篇微信推文中，大使馆表示“从2月24日起，乌克兰局势急剧恶化，一些城市已经发生爆炸事件，军事行动已在展开。乌安全风险陡然上升”。而得到关注最多的一句话则是：“如开车长途旅行，注意沿途是否可以加油，防止加油站关闭，导致无法继续前行。可在车身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这一建议与中国电影“战狼2”当中展示的场景一致，主演吴京在非洲遇到武装人员阻拦道路时高举中国国旗，从而安全通过。

不过，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便给出了与上一条微信推文截然相反的建议：“在当前乌安全形势特殊时期，要高度重视与民众友好相处，避免就具体问题发生争执...尽量不要外出活动，不要随意亮明身份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从“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到“不要随意亮明身份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不到48小时，同一个政府机构就向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给出了完全矛盾的安全建议。

大使馆提到的“避免就具体问题发生争执”与“不要随意亮明身份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的来源，与在中国流行的“收留乌克兰美女”等调侃鼓吹战争网络迷因有关。根据中文网络上流传的截图还称，一些滞留在乌克兰的留学生被持枪基辅市民盘问，并在谎称自己不是中国人后逃过一劫。这些网络迷因与民众支持俄罗斯入侵的行动被其他国家的网民看到，据说激起了乌克兰民众的愤怒。

而在领事服务方面，中国驻乌克兰使馆直到2月24日才开始登记在乌克兰中国公民，并开始准备撤侨行动。根据使馆发出的声明，统计工作将截至当地时间2月27日。但在2月25日，乌克兰在遭到俄罗斯入侵后，随即对民用客机关闭领空。中国方面如何解决撤侨问题仍然未知。

在中国时间2月27日凌晨4点，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通过微信发布公开信，在信中，范大使澄清自己并没有离开乌克兰，并希望“希望人人都

岁月静好，平安无事！”。在这封信中，范大使虽然表达中国使馆绝不会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但同样要求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留在家中，并且透露撤侨行动并没有具体的时间线：“目前的安全条件确实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具备。大家想想，空中不时有导弹，地上不时有爆炸和枪炮，两军之间正在进行交战。宵禁令一个又一个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确保安全？！真要在这种情况下走，你们的家人又怎能不牵肠挂肚？！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安全了再走。这样大家都踏实。”

与中国使馆对应的，是世界各国驻乌克兰使馆及外交部对于乌克兰局势的警告：加拿大外交部长乔美兰（Melanie Joly）早在2月11日便呼吁公民离开乌克兰。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对本国公民发出同样的警告。英国与挪威外交部也在这一天呼吁本国公民离开。

在亚洲国家当中，日本与韩国在2月11日呼吁在乌克兰的公民尽快离开。新加坡外交部在2月13日，便警告本国公民避免前往乌克兰，而中华民国外交部亦在2月16日发出警示。

即使是在战前全力试图外交斡旋解决问题的法国，也在2月23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前一天，要求法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对比之下，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不论从行动的质量，还是从行动的时间线来说，都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在2月27日，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了关于乌克兰撤侨情况的进展，一名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包机撤侨的方案很难执行，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使馆正在积极考虑其他撤离方案，只要安全条件稍一具备，就会立即启动”。

同样面对领空封锁，来自台湾媒体华视新闻的影片显示，中华民国外交部安排挂有青天白日旗的大巴车，经过50个小时的旅行，将六名困在乌克兰的国民撤至波兰。另据《印度时报》报导，自俄乌战争以来，印度完成了五次撤侨，其中第五次撤侨共帮助249名印度公民撤离。对于乌

克兰无法进入客机的局面，印度选择从乌克兰邻国罗马尼亚包机出发，解救通过陆路离开乌克兰的公民。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凌晨，新华社快讯指中国开始从乌克兰撤出首批公民，但未披露更多细节。

情报的迷失

虽然中国使馆的领事服务质量一直遭到海外公民与华侨诟病，但眼下中国面对的窘境，并不仅仅是领事服务或是个体外交人员层面上的失败。根据目前已知的媒体报导，中国方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并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称，由于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与俄罗斯签署了深化合作关系的声明，习近平对于入侵风险的判断受到了影响。文章中提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淡化了、甚至完全没有考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语称，在普京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普京对美国的怨言引发了习近平的深刻共鸣。消息人士还表示，在普京的谈话中，没有提到对乌克兰的具体入侵计划。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而外交部的言论虽倾向俄罗斯，反覆指责美国与北约是冲突的始作俑者，但也一直避免表达过于确定的立场。在外交部于2月26日公布的“中方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中，中方认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不能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明确指向北约的扩张，但同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中，中国并没有同俄罗斯一样投出反对票，而是选择了弃权。这种模糊的源头，来自于中国对他国信源提供的情报的不信任，和在面

对俄罗斯入侵事实时感到的惊讶。根据《纽约时报》2月25日的报导，在俄罗斯开战前的三个月，来自拜登政府的官员反覆向中国表示，情报显示俄罗斯将会入侵乌克兰，并期望中国与习近平主席能够出手干预，但这些请求被中国方面反覆拒绝。在这些会谈中，美国向中国表明一旦普京向乌克兰开战，美国及盟友将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紧密的经贸联系，这些制裁也会影响到中国。美国方面还提到，他们知晓中国曾经帮助俄罗斯躲避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后的制裁。报导还说，这些拒绝干预俄罗斯潜在入侵风险的人士，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不仅如此，中国还将美国告知自己的情报分享给了俄罗斯，并指责美国试图制造中国与俄罗斯联盟的裂痕。

而中国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政治军事评论员及“国师”，对乌克兰的局势同样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例如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错误预测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后在微博上承认误判：“很遗憾，这几天我对俄乌局势的趋势又预测错了。这再次说明了社会科学本身的预测功能还是很差的。”但在金教授的微博当中，依然有大量来自于中国媒体转述俄国媒体例如“乌克兰海空军已全军覆没”、“乌克兰空军已丧失战斗能力”等假新闻。

而在微博上坐拥164万粉丝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人气讲师沈逸，也曾预测俄罗斯不会全面入侵乌克兰，在事实变化后在微博中认错。在沈逸的微博里，也同样留有“乌克兰总统离开基辅”这种来自俄罗斯媒体的假消息。

在观察这些评论人士使用的信息来源后，这种误判的根本源头便不难理解。不论是刻意传播俄罗斯的单一声音，还是习惯相信“友军”的情报，对于所谓“对面”的信息视而不见，结果都是预测与判断的错误。在这一

点上，中国的领导人与微博上的“国师”表现出了高度一致。

脆弱的“中俄联盟”

在乌克兰战事仍在持续、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都陆续出炉的情况下，中国在审视与俄罗斯的利益伙伴关系时，也许不得不做出一些取舍。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在2021年，中俄总贸易量为147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这一数字与中国海关总署在2022年1月14日公布的全年外贸总额6.05万亿美元相比，仅占据外贸总额的2.4%。在2021年，中国最大的五个贸易伙伴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与韩国。除东盟外，其余四个贸易伙伴都加入了最新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计划。而在前五大伙伴中排在最后的韩国，其贸易总量也是中国与俄罗斯贸易总量的将近三倍。

而遭到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则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在东欧地区的关键伙伴。中国也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国。

但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是一个能够为自己分担来自民主世界关于结构性改革、人权、以及贸易不平等一系列问题压力的“伙伴”，同时还能牵制美国对于防范中国崛起投入的精力。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对西方与美国的抱怨，能够让这两个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产生共鸣。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并不像是一个朋友，与其说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联盟，不如说，中俄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拥有共同对手的博弈伙伴。

这一次战争开始后，虽然没有明确消息表明中国官方已经设定好了统一的亲俄宣传口径，但各种媒体也仍然在跟着俄方的信息报导。包括在2月22日，《新京报》旗下的国际新闻栏目“世面”的微博上，曾出现过一

段有可能被工作人员“无意泄露”的报导指令：“即刻起，乌克兰相关发微博。都用世面首发，大号再发，推世面，对俄不利、亲西方的不发。首发前给我看文案。”此外，也要对网友评论进行“精选控制”，只能放出“合适的评论”，并要求谁发布谁负责，提醒每则新闻至少要盯2天。与此同时，虽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曾出现过反对战争，以及在普京演讲后发布希特勒的演讲进行对比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都遭到了中国网信部门的清除。

只不过，在面对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一致的谴责和实际的制裁措施之后，中国的想法可能也在发生变化。在2月28日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到若认可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应该呼吁俄方尊重乌克兰民选政府时，发言人汪文斌的回覆，虽然再次重复了“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但下一句似乎不再指向北约，而隐含指俄罗斯“更不能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也不再是“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而是“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

随着战争与乌俄谈判的同时进行，中国接下来的表态，也许也会像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声明一样发生转变。但无论如何，日后再面对俄罗斯这位“伙伴”时，中国恐怕也很难再相信对方“不会开战”的承诺了。



2022年2月28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摄：Fabrice Coffrini/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中国杭州，一名公民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家商店内观看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新闻。摄：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5日，中国北京，一名警察在英国大使馆的入口守候，乌克兰国旗在英国国旗旁飘扬。摄：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4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摄：Sputnik/Kremlin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简中互联网里的乌克兰战争：民族国家拟人政治之恶，以倍速败坏

作者 李大猫 | 2022-02-28

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五天，大陆的互联网舆论为俄罗斯悬心了五天：起初为俄军势如破竹叫好；然后为陷入胶着的俄军鼓劲、隔空建言献策；直到27日普京将核武转入特殊战备并威胁发射核弹，网络情绪一度掀起小高潮，迫不及待要看到“美国走狗”的基辅灰飞烟灭。此情此景，用“今夜，我们都是俄罗斯人”来形容恰如其分——墙内对乌克兰几乎没有同情，舆论一派轻松欢乐，过节都没这么热闹。

在舆论发酵到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中国官方好像才“突然意识到要做什么”，比如给媒体发下非正式通知，要求减少战况报导，掌握评论区节奏，并紧急组了一些追溯中美友谊的稿件——当然，这些任务的重要程度还是排在请个别公开反战者喝茶后面。

而网络舆情之所以如此恶臭，与老生常谈的舆论监管造成的信息匮乏自然不无关系，但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部分网民仍抱人道主义看待的阿富汗战争相隔才不过半年，全网在对乌克兰的态度上的集体疯癫仍然是让人惊讶的。

批判中国网民，毫无疑问有和批判国家至少同等的重要性，但难道兜兜转转，只能痛心疾首地骂回“丑陋的中国人”吗？还是，不过是民族国家

拟人的政治在全世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专制政治提供的温床上，加速实现了？

“普爹厉害，只要别打我钱包”

概括来说，在微博、知乎、抖音、虎扑等社交媒体和新闻客户端的热评里，惊叹“普爹”闪电战碾压厉害的茫茫吃瓜群众，仍然是绝对多数。吃瓜群众让一种全新的“苏联笑话”风靡中文互联网。下面这则倒计时段子是最火的一个：

“记者：您认为这场战争需要打多久？ 普京：10。 记者：十个月？ 普京：9，8……”

另一个传遍网络的“梗”（笑料）是微博上各国驻华大使馆账号的喊话，也被编成了段子：“重要通知，由于疫情原因，俄乌战争改为线上，在微博进行。”此外（你肯定已经看到了），丰县铁链女事件远未结束之时，很多人趁火揩油的心情看来未受影响，欣然加入“欢迎乌克兰美女申请无限制难民”的全球大联欢。

吃瓜之外，大陆最大的声浪是“赶紧打台湾”——既然美国对小弟根本见死不救，既然俄罗斯敢攻乌克兰，中国就敢打台湾。仿佛已在嘴里的胜利果实让互联网一夜之间飞满鹰派；保守一些的网友则被中国驻乌大使馆发布的“中国公民可在车身上张贴国旗”通知打了兴奋剂，开始远在国内脑补红海行动式撤侨——当然，是在26日使馆发布“不要显露身份，不要听信包机谣言”通知之前。

打是强军、撤是爱民，大国双赢，赢两次。贴国旗是祖国在我身后，不贴国旗是中国人有钱藏富，国民双赢，赢麻了。

仅有的悲伤来自股市，受战争影响，全球股市暴跌，有股民形容“我觉得俄军在攻打我的钱包”——当然，比起赔钱的肉痛，基辅街头的流血死亡实在不算什么。战事之下，“买军工（股票）”连续三日成为网络热点，推动军工和石化逆风飘红。安理会制裁俄罗斯的草案被否决后，俄股也开始回涨，枪炮声中，大家一起快乐发战争财。

回想半年前，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全境时，互联网上除了万年不变的“I told you so”“美帝搬石砸脚”外，多多少少有人道主义呼声，这次则如雷霆万钧中的蚊蚋哼鸣，存在，但微乎其微。

显然，这种一边倒部分归功于根深蒂固的精苏/俄文化和普京个人在中国深厚的粉丝基础。知名反战游戏《这是我的战争》宣布反对乌克兰战争，并把收入捐给乌克兰红十字会，评论区出现如潮好评和部分差评——几乎都是用俄文或中文发表的。精俄问题就不在此赘述了。

还有部分原因是，网民对这场突发战争，完全只有文字、甚至段子层面的感知。

央视新闻微博几分钟一更新的战局动态下，评论都是“更新太快”“刷不过来”“吃瓜都吃不过来”。按说都是普通人，如何能用如此轻松的八卦口吻笑谈渴饮乌克兰血？其实他们目睹的战争本来就和宅斗八卦没什么区别——海量信源无非是大使馆微博和普京、拜登、欧盟各国领导人发言，社交媒体一天刷下来都是干巴巴的声明和领导人红红白白长长短短的脸，血污都挡在屏幕外。

这么说不是给无耻之人扯遮羞布，一战结束后归国的老兵，断腿少臂、面容狰狞，给西欧民众的战争热情彻底浇了冷水；1990年代海湾战争作为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给后冷战一代上了第一堂反战课……不带旁白的战争画面，有时可以戳醒最得意的指点江山。对于阿富汗战争，大陆网友的视网膜上尚有21世纪初电视画面的残影，而在人均自媒

体的2022年，战争想像又回到了领导人的办公桌上，甚至恰如段子里说的：回到了微博里。

拟人的国家和没有肉身的国师

责任当然不能都推给媒体，毕竟Twitter和Facebook上的个人账号分享，想看都看得到。即便防火墙就是为了让人坐井观天，觉得战争都是在微博里打的，墙内也绝非没有对乌克兰平民惨状的报导。只不过，在普京、拜登的声明底下，大批政治家谈笑风生，挥斥方裘，简直如同评论区就是自己的司令部；而在街头画面下，只有少数貌似不懂政治的声音说“天啊，战争真可怕”“为什么要打仗”。在一定程度上，媒体对普京每一声咳嗽跟踪狂式的报导，只是时代图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越是熟悉政治知识的人，对战争越上头、越上瘾，为什么？

不仅因为民族主义这针兴奋剂，因为它如今几乎作用在任何人身上，包括问“为什么要打仗”的人。还因为，在民族国家的唯一合法性框架下，在冷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逻辑中，在冷战后文明冲突、全球逐鹿的主流国际关系想像中，国家都被理解为均质的共同体，进而被拟人化/人格化了。国际政治知识也几乎且仅以国家拟人的形式生产和传播——对于蒸蒸日上，日渐主导整个政治领域的国际关系学尤其如此。

随手翻翻近期热销的政治著作，如《大趋势》《大棋局》《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房间里的成年人》《中国的选择》……看这些带“大”的题目就知道，都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家拟人为知识框架，书中充满诸如“美国的看法”“英国的立场”“俄罗斯的动机”“澳大利亚的态度”之类的修辞。

这样的话我们日日挂在嘴上，甚至已经忘了它是一种修辞。但若细想，所谓“国家的态度”，不过是领导人（经过你可以想像但并不知道的过程）给出的标准答案。拜登的态度就是美国的态度吗？此时莫斯科的街头挤满了反战游行的人群，前线的俄罗斯士兵，有些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乌克兰，普京的态度就是俄罗斯的态度吗？至于中国，若说国人的主流态度显然是挺俄以制美，大帝万岁，但真正有资格的“中国的态度”恐怕此时还摇摆未定。

“政治利益在谁”是复杂的，但如果人们都认定它是简单的，那它就是简单的。把现代政治浓缩为老鹰、兔子、狗熊的动物园热血乱斗的著名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正是这种拟人化、简单化、或许还低幼化政治的时代精神典范。

一方面，拟人化假定了国家内部的一致利益和一致利益。如某位知乎网友金句：“把『民族』人格化，就合理化了民族内部的剥削；把『国家』人格化，就合理化了国家内部的暴政。”拟人的过程，也是抹杀具体活人的过程。换句话说，以国家拟人的视角认识政治、考量战争，政治真就成了《帝国时代》《文明系列》《国家的崛起》这样的战略游戏，玩家带入的上帝视角实际上只属于政治精英，而不是他们自己（自己的真正位置一般在人口栏小数点后四位）——顺便提一句，前述的《这是我的战争》，之所以是反战游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玩家需要代入平民视角，在街头炮火中求生。毕竟若非世界巨头，总统此刻都不免于街头巷战。

另一方面——或者说与此相应，拟人的政治和专制主义压迫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不只在抹去符号层面的人，只留下闪耀的国家主体；还在于专制主义国家以慈爱的家长自居，大手一挥取消了国内一切合法的政治生活，不只是选举、人权这些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生活，还包括任何一种让一个人朴素地觉察到自己是个人、别人是个人，自己和别人以某

种方式相互作用的行为。而这种最基本的政治麻木，最适合栽培国家拟人的政治观念。

日常沉浸于拟人国家知识中的野生国师，实际上几乎没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和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TA或许是既得利益者或许不是；或许遭到压迫或许没有，甚至或许喜欢这届政府或者不喜欢。但在政治意义上都是完全的被监护未成年人——生活在政治化的世界，唯一主动的政治参与就是在网上当国师，很少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更难看到别人这么做。

康德曾经很朴实地认为，专制国家（这个老套的概念姑且照搬原话）动辄发动战争，是因为人民没有发言权：如果能够选择，为了自己的安全温饱，人民都会选择和平。然而事实似乎是，生活在家长的庇荫下，没有政治参与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政治肉身，甚至生理肉身的感知，更能轻易内化拟人的国际政治知识、代入某个拟人的国家，把战争理解为什么夫妻吵架、黑道火并、兔子蹬鹰……对自己的政治身体越是麻木不仁，对身边的政治越是疏离不顾，对拟人国家的国际战争越是狂热上瘾。

自私而不能自利，批量生产的“没人味”一代

这就是现实一种：政治疏离，反而孕育出了最刺耳的政治呼声：赶紧打台湾！北方俗话讲：“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这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网信办几次连夜控评，以防舆论绑架“国家意志”；以至于外交部本来作为外宣部门，日益按内宣的剧本做外宣，对着屏幕后的民族主义瓜众而不是眼前的记者外交官，不分场合地表演“王之蔑视”；以至于欧美智库，把网民的帝国主义大梦当成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来制定对华政

策——口嗨太大声，小心成了真。

实际上，网路战狼理解的“打台湾”不过是“祖国爸爸直播打台湾，我给你在直播间刷大火箭！上午出兵，中午统一，下午核酸，晚上还来得及一起看新闻联播。”游戏的态度、爽文的剧情、上帝的视角，从头到尾，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肉身。反讽的是，战争热情日日高涨，征兵越来越难却是部队毫不讳言的。以至于2021年，首次从一年一征变成了一年两征——催促祖国打台湾的人，似乎没有人觉得自己会出钱出力（刷大火箭除外）。若真看到切身利益被触动，莫说当兵，上一秒的战争狂人，下一秒看到股票缩水，立刻都热爱和平了。

指望赛博国师、网路战狼冲锋陷阵是万无可能的。政治监护和政治疏离培养出来的不仅是不切实际的狂热，还有不加掩饰、一毛不拔的自私。国家监护人希望子民们驯顺安乐，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大家长慈爱的手不可能如愿安排好一切。偌大的国家，永远充满了权力真空和灰色地带，社会要运转，政治必须存在于这些地带，如果不能光明正大、衣冠楚楚地存在，就只能一丝不挂、和血带肉地存在。正如越是号称按需分配的经济制度下，黑市往往就越繁荣，如果诚实劳动挣不来一碗饭，人自然就学会偷抢，并觉得诚实劳动虚伪没用，偷抢才是理所应当。

所以，家长制的社会、“不需要政治”的社会，会培养怎样的社会精神；为什么家长制政权明明都很重视社会道德，社会道德却永远恶臭不堪？精神分析学的回应是“威权人格”：威权社会系统性地培育卑琐的人，他们“媚上者必欺下”，对权力服从又渴望，胆怯又自私。

其实，不需要知道弗洛姆和阿多诺关于威权人格的论述，或者援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也能理解：专制主义以垄断制造了权力真空，又用它自己诱人的榜样在真空中纵容和栽培不择手段的自私、不

加掩饰的弱肉强食——反正在黑市里，人没有基本权利，又哪来的基本责任。反过来，内化了弱肉强食（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或丛林逻辑，或权力政治，或政治现实主义……）的人，又会发自肺腑地渴望强权的保护、崇拜强权的力量。

拟人国家的争霸图景简直合极了被政治监护和政治疏离驯化的胃口。诸神之战、成王败寇，尤其是自己代入的拟人中国，是个纸面实力雄厚的选手。每当有人控诉社会不公，就会有人用身在权力巅峰的声音说“这就是现实。”乌克兰战争中也一样，遍地都是“小国就不要作妖”“弱国不要跟大国吵架”“没实力活该捱打”“乌克兰人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政府无能”，自信轻蔑的语气，就算不是上帝下凡，至少也是亚洲首富（OK，其中的确有中国驻大坂总领事）。

这十余年，中文互联网上充满了对西方议会政治、民主制度、政治正确、和平呼吁之虚假伪善、形式主义的嘲讽，这的确是一针见血，只不过鍼砭伪善的动机不是去伪求善，而是觉得对方恶得遮遮掩掩，不如自己恶得理直气壮。坦诚的压迫真配嘲笑虚伪的平等吗？引用齐泽克《乌克兰危机：美女棺材里的普京》中对乌克兰战争的评语——文章本身和他一贯的摆烂加速主义风格形成颇有意味的张力：

“经常听到这样的论点，即像普京或特朗普这样的政客，至少说出他们的想法并避免虚伪。然而，我全心全意地站在虚伪的一边：形式（因此虚伪）绝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放弃形式时，内容也被残酷化了。”

就是这样。撕掉虚伪外套，下面不光是无耻，还是加倍的无耻；戳穿皇帝的新衣后，不仅是要裸奔，还要去扒光路人的衣服强奸他们。如果说在21世纪的权力政治话语中谈“人性”过于迂腐，动物一般看到狮子吃斑马，也会赶紧跑路，而不是在旁边加油，并起哄老虎赶紧吃头鹿助兴。

专制的社会和国家拟人的政治互为表里，培养出不仅没有人权，而且没有“人味”的一代人。这不全是为中国网友的癫狂找借口，而是避免回到国民性批判的死胡同：虽然这几年中国公民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言论常常令世界咋舌，张艺谋就算用人海摆出再多“和”字也救不回中国人热爱和平的国际形象。但说到底，中国根本不是个例。在网上云奸污乌克兰女性的人遍布全球，还有相当一部分付诸了实践；Twitter上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喋喋不休，都忙着预测战局、预测选举、预测战争对国际天然气价格的影响；美国国内围绕乌克兰战争吵成一锅粥，核心却是共和党指责拜登无能，民主党指责特朗普通敌；欧洲各国尚未就难民问题达成一致，民间已经开始抱怨难民素质低影响正常生活。

考虑到威权主义领袖如特朗普、普京之流在全球受到日甚一日的欢迎，民族主义的拟人政治在世界各地培育的威权人格、稀松平常的冷酷无耻，只有量的差别，少有质的不同。

中国还没真正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但短短十几年就培养出了帝国主义的人民。如果继续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让国家拟人的政治主宰思想、塑造世界观，在全世界范围内培养一个好战的、无耻的、自私但做不到自利，最终毁灭自身的“人类”，应当不需要很久。



2015年8月11日，在横店拍摄的中日战争期间的系列“笨蛋传奇”的战斗片段中，扮演国民党士兵的中国演员在爆炸中跳出战壕。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一名交易员在阜阳的监视器上观察上证综指，受俄乌战争影响，中国A股市场一度出现恐慌性交易。摄： Sheldon Cooper/
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31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身穿美军撤离时遗下的装备的塔利班武装组织战士闯进喀布尔国际机场。摄：Marcus Yam/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哈尔科夫郊外，一辆被毁坏的俄罗斯军队装甲车旁看到乌克兰军人。摄：Maksim Levin/Reuters/达志影像



2021年10月10日台北，双十国庆期间，军车驶过总统府前的街道。摄：
陈焯輝/端传媒



2022年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会晤期间相互交谈。摄：Alexei Druzhinin, Sputnik, Kremlin Pool Photo via AP/达志影像

诗在乌克兰：过去与此刻，你就是 武器，武器就是你

特约撰稿人 宋子江 | 2022-02-27

小时候听过不少改编成中文的“前苏联”民歌，最著名的乌克兰民歌〈哥萨克奔赴多瑙河〉。那时还小，毫不了解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此时，俄罗斯发动战争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动员全国力量，号召平民百姓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我在社交平台和新闻报导上都看到不少乌克兰人准备上战场，他们和亲友道别的场面特别令人感动，即使不懂乌克兰语，也知道他们在表达怎样的情感吧。执笔之前，我看到一张新闻图片，图片中有一对乌克兰情侣，大概只有二十多岁吧，他们正在道别。这张图片让我想起了〈哥萨克奔赴多瑙河〉这首民歌，开头两句歌词的中文版特别令人感慨：

哥萨克出发上前线

我向爱人说再见

此时此刻，除了关注战争局势，不妨观其历史和文化的一面侧影，回顾乌克兰诗歌的历史，看看到这个民族的诗歌在无比艰难中追求自由的历程。

乌克兰国民诗人：基辅火车站前大道以之命名

古代乌克兰诗歌经历过基辅罗斯时期（公元9-13世纪）和哥萨克时期（始于16世纪）。在这段漫长且曲折的历史里，古乌克兰语渐渐成为写作语言之一，其诗歌形式在拜占庭赞美诗的结构基础上，更吸纳乌克兰民歌的特点，不断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期间诞生了斯拉夫文化历史上最重要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和著名的乌克兰民歌〈哥萨克奔赴多瑙河〉。19世纪上半叶，乌克兰诗歌蓬勃发展，进入浪漫主义时期。诗人不仅有意识地运用乌克兰民语（vernacular Ukrainian）写作，而且更愿意接受乌克兰民歌的影响，并从中吸纳了“柯罗蜜卡”民歌的节奏特色。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乌克兰浪漫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不仅在引入“柯罗蜜卡”诗歌形式上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参与组织了“济利禄及默多狄兄弟会”，密谋推动社会改革，追求公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观，抵抗沙俄帝国的统治。舍甫琴科的努力在兄弟会的其中一条改革路线上得以彰显：让各斯拉夫民族有权发展其语言和文化。舍甫琴科致力于推动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就是一方面以乌克兰民语写作，一方面引入民歌的节奏，有利于乌克兰民语在各区传播。舍甫琴科的长诗〈梦〉对沙皇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这首诗的外泄导致诗人被捕继而被流放。舍甫琴科于晚年获准回到乌克兰，生前留下〈遗嘱〉：

我死后，请把我安葬

在我深爱的乌克兰

请把我的墓碑高高地竖立

在辽阔的乌克兰平原上

让我看着无尽的草原

和激越的第聂伯壁岸

让我听着怒吼的河流

带着敌人的鲜血

奔向蓝色的海洋

我继而与草原和山峦永诀

让他们自由翱翔

直至我与上帝同在

再行祈祷……但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

我对上帝一无所知

噢，把我安葬吧，然后站起来

挣脱沉重的枷锁

以暴君的鲜血

浇灌你获取的自由

在新的大家庭里

在自由的大家庭里

在柔声细语中

再把我记起

这首诗流露出诗人临终之时对生命思考，它流露出真诚的家国情怀，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他对乌克兰人民的寄望与关怀。有时候，诗在一定的历史和个人语境中，能够让人感到它可以超越个体、生死、家和时间，迈往一种永恒的境界，舍甫琴科的〈遗嘱〉便是这样一首伟大的作品。

时至今日，舍甫琴科仍是乌克兰文化自治的象征，今天基辅火车站前的大道以他的名字命名。2014年，舍甫琴科诞生200周年，哈尔科夫出现了17层楼高的舍甫琴科人像涂鸦，收录在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不愧是乌克兰的国民诗人。

19世纪下半叶，乌克兰文学上最显著的发展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而诗歌则进入相对沉寂的阶段，除了一些模仿舍甫琴科的浪漫主义诗作，就是一些受现实主义启发的诗作。从文学风格时期化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文学和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发展几乎同步。事实上，受现实主义启发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描写人民生活的苦况、鼓励人民奋斗，描写比较直接，缺乏抒情的特质，而在形式方面则仍然采用“四行一节、隔行押韵”的一套，诗行上较为讲究以音步为基础的节奏经营。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伊凡·弗兰科（Ivan Franko）所着的抒情诗集《枯叶》以及莱莎·乌克兰卡（Lesia Ukrainka）的诗剧才打破此局面。更难得的是，乌克兰卡在诗剧中以古讽今，特别是《巴比伦之囚》，以巴比伦的囚徒比喻被沙俄帝国压迫的乌克兰人民。她还在《卡桑德拉》以木马屠城的悲剧映射乌克兰，透过女主角之口鼓励乌克兰人民不再冷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在形式方面，乌克兰卡也大胆采用五步抑扬格，惊艳一时。

饥荒，政治迫害，小部份逃亡者

20世纪初，乌克兰诗歌受俄国和波兰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开始迎来它的现代主义时期，诗人米科拉·沃龙伊（Mykola Voronyi）还发表过乌克兰现代主义宣言，许多诗人也在集中在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宗旨的

《乌克兰之家》文学杂志发表带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但是影响力均不足。到了1920年代初，乌克兰诗歌才迎来一波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实验主义、未来主义、新古典主义、个人抒情、歌颂无产，以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各大城市的文学杂志为阵地各据其位。

帕夫洛·蒂奇纳（Pavlo Tychyna）和博格丹·伊格尔·安东尼奇

（Bohdan Ihor Antonych）是这一波文艺复兴中最显著的诗人，他们开始采用更自由的诗歌形式，而且意象更显惊艳，对各个阵营的诗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的诗作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甚至过早地萌生出超现实主义的意象：

<不要看似温柔>

——帕夫洛·蒂奇纳

不要看似温柔

如此盛开的苹果花

如群星熟如麦芒

我会感到悲伤

不要抚摸如丝

猎鹰的光芒

如日出时盛开的玫瑰

迎来晴好的天气

日出酝酿着风暴——

那里会再次落泪！

母亲先醒来，然后是父亲：

她在哪里？我们的小燕子。

我在这里，在花园里，在长椅上，

在金盏花丛中……

我要向他们说什么呢？“一切如此清澈：

如此盛开的苹果花。”

<杯子>

——博格丹·伊格尔·安东尼奇

绿色光蜡树、镰刀、群马

男孩贴在玻璃窗上

春光倾倒在银杯子里

既绯红，也透明

男孩热切渴望一把钥匙

他要打开春天之门

忽然阳光跳出草丛

如受惊的小马

可惜，在这一波乌克兰文艺复兴中，只有少数人熬过1930年代。众所周知，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乌克兰独立成国之后，又被红军推翻，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成为苏联创始国之一。到了1930年代，在苏联史达林主义的毁灭性统治下，一方面，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可怕的乌克兰大饥荒，另一方面史达林大肃反也迫害了许多不符合苏联官方文学方针的作家。小部分乌克兰诗人逃亡到华沙、布拉格、甚至北美的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离散乌克兰诗歌的先行者；其余留在乌克兰的诗人不是死于大饥荒就是死于政治迫害，只有极少数存活下来。

无论如何，基本上，这一波诗人对现代主义的探索被残酷的现实终止了。其后二十多年，活下来的诗人，包括上文提到的帕夫洛·蒂奇纳，以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都只能写共产党要求他们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苍白无趣，空洞无聊，缺乏诗质……相信熟悉中国现代诗歌史的朋友对类似的诗歌发展应该不会陌生。

诗的命运，人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史达林于1953年逝世，赫鲁晓夫随即进行去史达林化的运动，推动有限的自由化政策。乌克兰文学在此背景下，在有限的空间得到复甦，六〇一代

（shistdesiatnyky）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有琳娜·克斯腾科（Lina Kostenko）和瓦希尔·西蒙宁科（Vasyl Symonenko）。

当时过于年轻的他们，不满老一辈作家屈服于极权，锐意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之外的文学风格。1960年代中，六〇一代遭到亲苏共作家的一波猛烈攻击，基本上就偃旗息鼓了：有些诗人投靠了苏共；有些诗人主动陷入沉寂；有些继续则参与乌克兰异见分子运动，继而遭到逮捕和迫害，多人死于劳教集中营。

无论如何，学界普遍认为六〇一代在地下诗歌的传播、抵抗苏俄沙文主义和俄罗斯化方面尤其贡献。有了六〇一代作为前车之鉴，许多比他们更年轻的诗人懂得了留得青山在的道理，对于诗歌风格和内容的探索更为谨慎。即便如此，他们诗歌中乌克兰精神的星星之火也被勃列日涅夫一波镇压而扑灭了。

在冷战时期，虽然乌克兰国内的诗歌发展不如理想，乌克兰离散诗歌却再度百花齐放。六〇一代的出现的同时，博格丹·博伊楚克（Bohdan Boychuk）和乔治·塔纳斯基（George Tarnawsky）创建纽约派，聚拢了一群活跃于纽约的乌克兰离散诗人。上一辈特别是定居在加拿大的离散诗人，多以缅怀故土或人离乡贱为主题，而纽约派则转而书写其离散的身分以及探索终结离散的可能性。

纽约派成员建立出版社，创建《新诗》杂志，更吸纳了纽约以外甚至北美以外的离散诗人。纽约派没有统一的诗歌艺术宣言，诗歌风格也多种多样，超现实、非诗化、情欲化、智性化，不一而足。纽约派的连续活跃期长达约二十年，直至《新诗》杂志于1971年停刊。1980年代中，博

伊楚克再度归来，联合诗人玛丽亚·瑞瓦考维茨（Maria Rewakowicz）创立《当代》诗刊。

苏联倒台后，乌克兰人民开始争取改革运动，并最终脱离苏联独立。

1990年，纽约派联合乌克兰作家协会，在纽约和基辅两地出版文学期刊《世界》，直至1999年停刊，纽约派才停止作为一个群体而活动。二十一世纪初，瑞瓦考维茨仍致力于编辑出版纽约派诗选，留下足迹，启发后人。

“爱乌克兰”，及其袭仿

1980年代，政治环境稍微宽松，契尔诺贝尔核泄漏事件震惊全国，乌克兰国内的地下文学走上地上，出现了更具实验性的后现代诗歌群体，如Bu-Bu-Bu、LuHoSad、Propala Hramota等，均较长寿。其中，我觉得Bu-Bu-Bu 特别值得介绍，他们对当代乌克兰诗歌、艺术、音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期背离传统写法的实验性诗人多受其启发，可称为Bu-Bu-Bu一代。

严格来讲，Bu-Bu-Bu 属于一个诗歌表演群体，诗人尤里·安德鲁科维奇（Yuri Andrukhovych）、奥勒桑德·伊万内茨（Oleksander Irvanets）和维克托·内波拉克（Viktor Neborak）三人登台诵诗，有着独特的舞台和服装设计，更有大型乐队、合唱团、交响乐团共襄盛举，其表演犹如摇滚歌剧，曾一连几天让基辅歌剧院座无虚席。他们的诗作则呈现强烈的后现代“袭仿”的特点，其宣言式诗作〈A DRUM-TYMPANUM〉无法翻译成中文，读其英译大概也可见一斑：

A DRUM-TYMPANUM

(a sonnet uttered by the Flying Head)

—Paint a BABE naked BLUE
with lips the day looks BA
BU in dithraMBs Bu taBOO
Put your teeth in BUBABU
poetry grows from hunchBAck work
a Battle with money in the hump
and BUBABU will BE reBELLion
your head's feeble from alphaBETs
the BArd Bursts with his labia lips
what the world hisses with the theater screams
you'll play a poem that's worth it all
you'll end up in Paradise (or Paris)
BU to death eternity BU
and BU and BA and BUBABU

(Translated from Ukrainian by Michael M. Naydan)

Bu-Bu-Bu诗的“袭仿”的特色在伊万内茨的〈爱！〉中更加突出。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乌克兰诗人禾洛迪米尔·索秀拉（Volodymyr Sosiura）曾写过一首民族主义诗作，题为〈爱乌克兰〉。这首诗曾在乌克兰反纳粹集会上得到传唱，诗人也因为这首诗受到苏联官媒的严厉批评，甚至间接导致他的太太被监禁6年。伊万内茨将索秀拉这首诗“袭仿”如下：

爱！

——奥勒桑德·伊万内茨

爱奥克拉荷马！夜晚和晚餐

如爱你父母如此一般平等

爱印第安纳。以同样的方式

爱北达科塔和南达科塔

爱阿拉巴马，火焰红光

爱她，无论快乐或忧愁

记得要爱爱荷华、加利福尼亚

还有长满棕榈树的佛罗里达

时髦少女啊！蓝眼睛又如何

身体缺陷又如何

若你不再爱内华达

你的爱也不再爱你

男人啊！你不得不爱

亚利桑那的田野，阿拉斯加

和内布拉斯加诱人的广袤

比你爱你的爱强烈一百倍

这分爱比阴唇的诱惑更强烈

在你灵魂深处孕育永恒

爱维吉尼亚如同爱维吉尼亚吴尔芙狼

还有记得要爱——爱奥克拉荷马！

Bu-Bu-Bu一代脱离传统的实验性创作，免不了受到老一辈保守派的批评，特别是语言排字上的变异和大胆的性意象，但是他们的写作却又广受乌克兰年轻人的欢迎。当年的一代年轻人今天已成为乌克兰诗歌的中坚力量。虽然他们并不一定跟随Bu-Bu-Bu一代创作充满实验性的诗歌，但是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鼓吹的民族主义，还是俄罗斯向独立成国后的乌克兰散播的历史民族主义，两种旧的语言和诗歌风格也许都不能让他们写出表达心声的诗作。当代乌克兰诗人自然要寻找新的诗歌美学，让他们带着乌克兰的文化根源，在复杂的双重民族主义的框架之外探索更自由的定位和身分。

第一次空袭写下的破碎诗句

2013年尾，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引发席卷全国街头抗争，爆发迈丹革命，后来进一步引发乌克兰政府军和克里米亚地区亲俄分子之间一直延续至今的武装冲突，再进一步演化成今年2月俄罗斯正式进军侵略乌克兰。

战争，毫无疑问，是迈丹革命至今乌克兰诗歌的最重要主题。正如Bu-Bu-Bu一代，今天乌克兰诗人在社会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据说，扎丹近年的新书发布会甚至有多达2000人参加。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和谢尔盖·扎丹（Serhiy Zhadan）分别在国内外以诗响应迈丹革命以及其后的战争，除了写作也切实地通过各种活动支持乌克兰抵抗亲俄武装的炮火和俄罗斯的侵略。

卡明斯基1977年生于苏联统治下的敖德萨一个犹太人家庭，早期以俄语写作。1993年，迫于乌克兰国内的反犹主义，他和家人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移居美国。其后，他主要用英语写作，其诗除了思考本人的听障，亦关怀故土乌克兰。卡明斯基写下诗作〈快乐地活在战火纷飞时〉，在战争爆发时，促使身处和平的读者反思自己与战争的关系：

快乐地活在战火纷飞时

——伊利亚·卡明斯基

当他们轰炸别人的房子，我们抗议

但不足够，我们反对，

也不足够。我躺在

床上，床边的美国

正在陷落：看不见的房子，一座一座又一座

我拿一张椅子到屋外，坐在阳光下。

已经六个月了

灾难统治着这金钱的房子

在金钱的街道，在金钱的城市，在金钱的国家

这伟大的金钱之国，我们（原谅我们吧）

快乐地活在战火纷飞时

他人在战火中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我们又怎么无愧地享受和平呢？这首反战诗显然只有身处乌克兰国外才可能写成了。多年来，卡明斯基担任国际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包括《Poetry International》和《Words Without Borders》，组织策划过关于乌克兰的专辑，翻译引介当代乌克兰诗歌。

与此同时，扎丹走上街头支持迈丹革命，他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照片广为流传。扎丹1974年出生于卢甘斯克地区，后定居哈尔科夫。扎丹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曾参加2004年反贪腐和反选举舞弊的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的迈丹革命后，他又多次前往顿巴斯东部的前线为卫国军人打气，更组织“谢尔盖·扎丹基金会”为前线提供人道主义支援。战争也是扎丹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类似的诗实在比较多，不如看一首他近日写的诗作。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第一次空袭，扎丹以破碎的诗句写下一位女子迂回穿过街道：

第一次空袭

——谢尔盖·扎丹

街道。一位女子迂回穿过街道。

她停下。在蔬果店前

她犹豫。

一定要买面包？没有了——足够吗？——不够

面包？

今天一定要买面包吗？还是——

明天再买？——

她犹豫。

她盯着。她盯着手机。手机。响了。

母亲。她对母亲说：妈妈！

没听妈妈说什么

她大喊。

在蔬果店的玻璃窗前；又朝着蔬果店的玻璃窗

大喊

仿佛朝着玻璃窗上的自己

大喊。

拍着手机。

迂回穿过街道，大喊

朝着她看不见的——难沟通的——

母亲。

眼泪。眼泪，再也没有机会

原谅

她的母亲了。忘记

面包。

忘记。面包和世上每一个活着的事物。把它抛弃。

把它留下。独自。

那个早晨

开始了。第一次空袭。

破碎的语言既映射战时街道上充满障碍，也映射这位女子凌乱慌惶的内心世界。不难想见，这位女子的母亲也许就在这第一次空袭中丧生了。

报导（一位女子迂回穿过街道）、记忆（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一次空袭）、理解（战争对人民带来的灾难），这首战争诗的刻画看似偏淡，却带有这三股沉重的力量。

炮火中的反战诗

鲁芭·雅金楚克（Lyuba Yakimchuk）1985年生于卢甘斯克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2014年，其出生地被亲俄武装分子占据，她不得不带着家人移居基辅。她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诗也代表着当时大量撤离顿巴斯地区人民的心声。

读她的诗集《顿巴斯的杏果》，能够感受到战争无孔不入，公共与个人，历史与当下，生人与似无，无远弗届，这是战争令人十分恐惧的地方。在乌克兰国内，雅金楚克的诗作〈老死的〉是近年较著名的一首以战争为主题的诗作：

<老死的>

——鲁芭·雅金楚克

祖父和祖父去世了

他们死于同一天

同一个小时

同一个时刻——

人们说，他们是老死的

他们的母鸡

山羊和狗都死了

（猫不知跑哪去了）

人们说，牠们是老死的

他们的房子崩塌了

他们的草房毁坏了

他们的地窖被泥土掩埋了

人们说，它们是老死的

他们的孩子来把他们的安葬

奥尔嘉怀上孩子了

谢尔盖喝醉了

桑妮雅只有三岁

他们都死了

人们说，他们是老死的

寒风用枯叶把他们埋葬

祖父、祖母、奥尔嘉、谢尔盖和桑妮雅

他们都是老死的

近年，诗人、译者和编辑努力促成两本乌克兰战争诗选英译出版，包括《Letters from Ukraine: Poetry Anthology》和《Words for War: New Poems from Ukraine》，两本诗选收录了许多令人反思战争和人性的诗作。鲍里斯·胡门尤克（Borys Humenyuk）是前线军人，读他直接描述战争的诗，实在令人震撼：

清理武器

一次又一次地清理武器

把发出恶臭的抹上去

用身体为它挡雨

抱着它犹如抱着婴儿

虽然你从未抱过婴儿——

你只有十九岁，无妻无儿——

武器成为你的亲人

你就是武器，武器就是你

挖下一条又一条战壕

用手挖着珍贵而憎恨的泥土

每一下都直抵灵魂

牙齿磨着泥土

没有，永远不会再有

爬进泥土犹如爬进母亲的子宫

感到温暖舒适

你从未感到如此接近

你就是泥土，泥土就是你

射击

即使在夜里，看不见敌人的脸

即使夜把敌人隐藏，也把你隐藏

夜拥抱着每一个人，视如己出

你身上有火药的气味

手上、脸上、头发、衣服、鞋子——

无论洗多少次，都有火药的气味

都有战争的气味

你身上有战争的气味

你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你

乌克兰诗歌从中世纪艰难起步，通过吸纳民歌的特点，不断追求形式上的自由。从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到苏联时期，乌克兰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对诗歌风格自由的追求，因一次又一次地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打压

而中断。

此刻，俄罗斯军队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亦有传基辅市内发生枪战和爆炸。网路上，乌克兰反战诗满天飞。自21世纪以来，乌克兰诗人那来之不易的摆脱双重民族主义框架的机会，是否会再度被战火或者俄罗斯统治中断呢？乌克兰国外是否会再出现如曾经的纽约派般的离散诗人群体呢？在遥远或不遥远的未来，在终于摆脱俄罗斯的威吓、侵略甚至统治后，在乌克兰再度重光之后，是否有机会如当初纽约派般，再度与乌克兰国内的诗人联合起来，创立一本诗刊，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在新闻图片中道别的恋人，是否会在自由的阳光下重聚？



2022年2月23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座纪念顿巴斯战争死难者的纪念馆。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乌克兰浪漫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是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摄：Fine Art Images/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发动袭击，防空基地升起浓烟。摄：Evgeniy Maloletka/AP/达志影像



2015年5月9日，乌克兰基辅，在战胜纳粹德国的周年纪念日，一位老人经过刻有苏联英雄名字的墙壁。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2006年4月7日，乌克兰儿童家旁边的一棵树上跳下，这是一个高度污染的区域，围绕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摄：Oded Balilty/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2日，乌克兰基辅举行的一个葬礼上，士兵抬着一具棺材。

摄：Emilio Morenatti/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19日，一名乌克兰军人在抽烟，镜子反映出他的影子。 摄：
Evgeniy Maloletka/AP/达志影像

留下来的人 全民皆兵的乌克兰

端传媒 摄影组 | 2022-02-28

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大批人民扶老携幼逃难，引发大规模难民潮，大批民众逃往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但为数不少的乌克兰人选择了留下来战斗，组织民兵拿起武器，或全民皆兵，在不同岗站，用各种方式守卫国土。

乌克兰民兵组织目前至少招募了十三万名志愿军，参军者接受身分背景查验就能获配武器，内政部长蒙纳斯泰斯基说：“单是基辅，政府已派发超过25000支自动步枪及1000万发子弹、火箭弹或发射器。”另一边厢，留下来的民众，有的自发设置路障或哨站，有的自制燃烧弹及汽油弹，也有人于Telegram上呼吁大家把路牌标示拆掉，让俄军迷路，更有情侣于战乱中仓促结婚，随即拿起步枪共同作战。

截至二月二十八日，乌克兰人民面对号称十九万的俄罗斯军队，在士兵与人民的奋战下，仍然稳守基辅及主要城市，据报造成俄军4500俄军伤亡、大量装甲车被击毁。一场战火粉碎了无数百姓的家园，却点燃了乌克兰人炽热的民族意识。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对新婚夫妇 Yarina Arieva（右）和 Svyatoslav Fursinb（左）在市内一个防空洞合照。他们于一天前结婚，之后二人一同加入当地领土防卫队抵抗俄军入侵。摄：Mikhail Palinchak/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西部城市第聂伯罗，当地居民在公园聚集，制造汽油弹抵抗俄军入侵。摄：Andrea Carrubba/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持枪的居民从一栋被炮弹破坏的住宅大楼内救出一缸鱼和一只猫。摄：Mikhail Palinchak/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领土防卫队成员在一个办公室内检查枪械。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两名民兵在市内的大会堂吃午饭。

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5日，乌克兰中部小镇卡米卡安（*Kamianka*），当地居民制作沙包，在道路上设置检查站。摄：Carlos Barria/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民兵在市内的大会堂休息，壁画上的是基辅市长、前拳王克里琴科（*Vitali Klitschko*）。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西部小镇乌日霍罗德（Uzhhorod），当地居民用钢条制作路障阻挡俄军军车。摄：Serhii Hudak/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西北部城市日托米尔，当地领土防卫队用轮胎个杂物强化公路上设置的检查站。摄：Viacheslav Ratynskyi/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7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民兵在实施了宵禁的市内巡逻。摄：Efrem Lukatsky/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义工为乌克兰士兵编织迷彩网。摄：Mykola Tys/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民兵在哨站站岗。摄：Emilio Morenatti/AP达志影像

战争现场 硝烟中的乌克兰人

端传媒摄影组|2022-02-24

2022年2月24日凌晨5点55分，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敦促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回家”。俄军多方越过边界入侵乌克兰，国防部声明，俄军已摧毁乌克兰74处地面军事设施。乌克兰三面受敌，多地传出爆炸，军方有超过40人死亡，更有传乌克兰境内已有数百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日宣布戒严，并与俄罗斯断交，表示乌克兰将自我防卫，并宣布任何有意保卫国家的乌克兰公民，政府将会发放武器。

战火惊醒无辜的乌克兰人。据路透社报导，截至目前，俄罗斯已对乌克兰发动共计203次袭击。在首都基辅，不时响起空袭警报，机场遭到俄罗斯轰炸，人民扶老携幼仓惶逃跑，有的躲进防空洞，地下室或地铁站避险。决定离开的民众带着行李在公车站与加油站排队，希望西逃，基辅公路塞满连绵的汽车。俄罗斯坦克据称已进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楚胡伊夫市多处遭俄军空袭，流传出宛如废墟的影像。有妇女血流披面，男人因痛失亲友跪地哭泣，消防员在瓦砾行搜救。在战火被点燃的第一天。多地陆续出现逃难潮，但当下的乌克兰几乎没有安全的地方。

西方各国领导人谴责俄罗斯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并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支持和援助。德国总理肖尔茨谴责俄罗斯的攻击，并称“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对欧洲来说是一个

黑暗的日子。”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在推特上写道：“乌克兰将自卫，世界可以而且必须阻止普京。”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俄罗斯发动的一轮空袭击中当地民居造成死伤，一名男子在一具遗体旁哀悼。摄：Wolfgang Schw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一名女士和女童坐车离开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二人凝视着窗外。摄：Vadim Ghirda/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发射飞弹击中市内建筑，市民在旁围观。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陆军士兵坐在卡车上候命。摄：Antonio
Bronic/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发动明显袭击后，一只狗站在防空基地，一名乌克兰士兵在后方经过。摄：Evgeniy Maloletka/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民众跟随手机信息指示到邻近的防空洞暂避。摄：Pierre Crom/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基辅的警察在街上检查一枚落在街上的导弹残骸。摄：Valentyn Ogirenko/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一位女士在乌克兰基辅的火车站等待离开，神情焦虑。摄：Emilio Morenatti/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马里乌波尔郊外的军事设施中，看到受损的雷达阵列和其他设备。摄：Sergei Grits/AP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东北部城市楚胡伊夫，俄罗斯发动空袭击中民居，一名消防员在瓦砾中进行搜救工作。摄：Wolfgang Schwan/
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东北部城市楚胡伊夫，俄罗斯发动空袭击中民居，一名女子受伤，满面血迹。摄：Wolfgang Schw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基辅，俄罗斯武装部队发动进攻袭击后，大量基辅的居民驾车离开。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正式进行军事行动后，哈尔科夫市有大量市民撤离，但都堵塞在公路上。摄：Antonio Bronic/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名市民到市内一所东正教教堂祈祷。摄：Pierre Crom/Getty Images

乌克兰危机：美俄的另类“合作”将更深分化欧洲

作者 杨山 | 2022-01-29

连月来，乌克兰东部边境上的俄军部署为全球媒体的国际版提供了长篇累牍的素材。具体局势如何，目前已有无数文章跟进，本文不再赘述。简要言之，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境摆出了随时挥军进攻，把顿巴斯地区从基辅政府手中彻底“解救”出去，乃至进一步向西攻掠的姿态。而北约国家则试图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军备和外交上的援助以防止入侵发生。

2013至14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后，先是遭遇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随后是漫长的顿巴斯战争——亲俄地方武装和基辅政府军长期拉锯，中间还掺杂着经过空域的马来西亚航空MH17班机被击落，至今已有超过万人死于战火。乌克兰原先的领土已经事实上变成了官方控制区、亲俄的顿巴斯区域和俄控克里米亚三个部分。

对正在发生的紧张局势，各方评论都较多将事件简化为俄罗斯进犯或试图“教训”乌克兰——无论是亲俄的新闻还是自由主义的解读都往往是这种论调。要么觉得整件事情背后是俄罗斯不可抑制的扩张主义心态作祟，是想恢复苏联或沙俄帝国版图；要么觉得事件完全是乌克兰的演员总统泽连斯基投靠西方挑衅（Volodymyr Zelensky）俄罗斯的结果。

如果国际政治真是如此简单，那就不必有如今的那么多痛苦和悲剧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北美时间1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一个长电话，据CNN得到消息，通话中泽连斯基和拜登产生了一些分歧，比如俄军在边境到底构成多大威胁。美方更强调俄罗斯可能发动进攻，而乌克兰总统试图解释说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通电话意味着事情要比表面、尤其是媒体呈现得更为复杂。比如，泽连斯基的冷静意味着什么？只是因为惧怕俄罗斯动武吗？

另一边，普京和俄罗斯为何如此介意北约东扩？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乌克兰一直都是俄帝国的核心区域之一，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让俄罗斯感受到挑衅和不安……而在西方世界和许多乌克兰人看来这又是另一回事，是俄罗斯只有获得了“势力范围”才能觉得安全，只有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的“保护国”乃至傀儡政权，“贪婪的莫斯科”才会心满意足。这些分析的基础是普京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野蛮”的国度，行事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或自我膨胀的野心；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看来，乌克兰人似乎不知好歹，发疯似的想和俄国做对，而北约则是咄咄逼人毫不收敛地想要扩张。

其实，无论是普京，还是拜登或泽连斯基的举动，都有充足的内外理由作为动因。这场俄罗斯陈兵，北约击鼓，基辅从中周旋的危机，更像是三方目前能找到最有利自己的“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既有老问题，也有新变化。简而言之，更合适的理解是：乌克兰的此次危机，无论最后会不会变成战争，实际上的效果都是普京和拜登“各取所需”式地借用危机巩固自己的国际议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势必更进一步被分裂为“冷漠的德国法国”和“自由的东欧前线”。

普京回看叶利钦

这一次，普京向美国和欧洲开出的条件，除了履行2014年四方《明斯克协议》和2015年协议第二阶段外，还明确要北约承诺不会接纳乌克兰作为成员国。普京和俄国外交官屡次提到北约曾经“承诺不东扩”，并指责北约违背了这一承诺。然而在冷战结束时，北约并没有清晰给出过这样的承诺。（在德国统一和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则不然，俄国的确被“欺骗”了，下文将讨论这一问题）

对普京来说，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国内民粹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应和安抚。比如普京需要回应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声浪对乌克兰“压迫俄语人群”的声讨。

这中间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自由派或民主派人士未必不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比如在普京去年撰写的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本是一家”的长篇论述中，就提到自己的政治导师、著名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一番言论。索氏认为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加盟共和国们应该“退回到加盟苏联之前的边界去”，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言论。普京的最著名反对者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早年也曾经表示过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已经是政治现实。

《外交政策》杂志日前刊出了一篇由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研究员斯塔诺维娅（Tatiana Stanovaya）撰写的文章。文中指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这几年有了很大变化。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更多是防御性质的，而2014年之后普京变得更加鹰派和强硬，并且会主动用军事出击来积累筹码。

尽管俄罗斯有着丰富的沙文主义和帝国扩张的历史，乃至这些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有着相当的地位。但是，将普京的政治倾向简单概括为东方或西方，民族主义或非民族主义，鹰派或非鹰派，仍然会造成一些错误的判断。笔者倾向于认为，经历过苏联年代特工生活和解体后的民主化时

代的普京，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乃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手法应对问题。

对普京而言，乌克兰的罪过之一是在地缘上的“反俄”——这不是简单的“势力范围”问题。对1991后独立的俄罗斯，尤其是其自由派精英来说，最佳的未来其实是融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俄罗斯成为一个和德国、法国类似的欧洲大国，在欧盟的框架内实现一种“均衡”的政治，并且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区域变成一个共同市场。然而，原先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实际上阻止了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北约东扩很大程度上是不信任俄罗斯的东欧国家的邀请——通过美国的军事力量获得面对俄罗斯时的安全感。

乌克兰的危机更像是普京在攻击孤立俄罗斯的路线。在21年的文章中，普京就抱怨说，俄罗斯曾提出乌-俄-欧三方协同的合作形式，但“每次都被告知俄罗斯和这些无关……乌克兰一步步被拖入了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最终成为了横亘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障碍。”考虑到普京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其政治路线上的引导者——更自由主义的索布恰克与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立场，可以认为乌克兰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最大的威胁，恰恰在于其阻挡了俄罗斯做一个“欧洲强国”的野心和愿望——而这才是北约议题的真正重要之处。北约意味着美国主导的欧洲，而不是俄罗斯可以参与其中的欧洲，一旦北约的扩张抵达乌克兰，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欧洲彻底“边缘化”了。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采取更柔软和妥协的身段呢？相信在这方面，1990年代的俄罗斯外交处境给普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不相信俄罗斯的妥协能够换来对俄罗斯的接纳：贯穿整个1990年代，叶利钦政府都试图加入北约，或者在各种议题上向美国让步和示好，但这些举措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投桃报李。普京显然也继承了这一历史遗产。在21年底的一次会议中，他就扬言说西方的承诺就算是白纸黑字也未必能够兑现。

在2019年5月泽连斯基刚上台时，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一度改善了关系，包括处理了顿巴斯地区的停战问题，交换了战俘等等。但2021年以来泽连斯基的对俄政策也趋向鹰派。尤其是再次激活了其前任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留下的遗产——宪法中对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要求。这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切实的威胁。调兵在边境集结的普京想要的是什么？未必是必须要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或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但乌克兰在他和俄罗斯统治精英的眼中必须是“不反俄”的。同时，在莫斯科眼中，乌克兰必须不构成俄-欧之间的通道和经济往来的路上的阻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将是莫斯科的最低要求。而普京会据此采取任何行动——这其中既包括军事冒险，也包括了可以妥协的部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拜登政府对紧张局势的同步需求。

北约与美国的欧洲

在这次的危机中，德国和法国遭遇了英文世界媒体的猛烈抨击。他们被指责对于事态过于暧昧、冷淡，“纵容”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没有坚定地俄罗斯发动斗争。比如德国开始时仅仅表示会捐助一批头盔，而德法两国一直试图阻止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北约今天往往被视为压制苏联的冷战产物。但北约在成立时其实有三个基本的支柱目标。其一，抵御苏联可能对西欧的军事行动；其二，将欧洲各国捆绑在同样的安全体系里，阻止一战和二战那样的由欧洲内部矛盾点燃的世界大战再次出现，具体而言是在长期未来压制德国再次成为霸权；第三是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权力优势提供基础。

这使得在苏联解体前后，北约的存在和欧盟的一体化形成了冲突：戈尔

巴乔夫的策略是允许两德统一，但希望统一后的德国退出北约，而苏联将和东欧国家一起和欧洲形成一个共同体，最终可以让美国撤出欧洲。而站在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其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立场，美国需要时刻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存在。因而，在1989年，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曾经口头给予戈尔巴乔夫保证，即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将不会有北约的军事存在，以换取苏联对两德统一的支持。这一保证当然在苏联解体后被无视了。这种“各自表述”承诺成为了如今俄罗斯眼中的某种背叛。

1980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加速，包括德法试图提出的欧洲自己的一体化军事武装和防御政策，也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界格外担心北约在欧洲的地位。史家Timothy Sayle就认为，当时的美国政策界既不相信欧洲人能自己维护和平，也认为美国内部的孤立主义者会借助冷战的缓和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军。从而，维持北约的存在，维持一个在欧洲的针对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同盟，也是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和华府理解的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1992年，国务院政策部门的Stephen Flanagan就留下了一份备忘录，认为1995年前后北约就可以向东扩张了。

在欧洲内部，这种冲突表现为“自主”的戴高乐路线和继续维护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放到今天看，这样的冲突和华府尤其是拜登政府自身的困境互相激发着：如果我们看美国极右翼如何评论此次的乌克兰危机的话，会发现他们大多数谈到拜登儿子的“通乌门”，并且认为这是“俄罗斯自己的事情”。于拜登而言，乌克兰危机是他在2008-2014年副总统任期上的“政治遗产”，无法坐视其主导权回到莫斯科手中。而它同时也是美国自由派维护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右派试图重塑的更孤立主义的路线之间的较量。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何在美国朝野都认为北京才是主要对手的当下，从拜登到自由派的媒体都要大力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毕竟这样并不符合“集中力量针对主要对手”的教

条。乌克兰危机的存在难道不会令美国在台海更分心吗？但如果美国不在欧洲存在，在其他地方的存在就更没有意义了。

乌克兰与后苏联时代的失败

当危机在媒体上被不断渲染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正忙着和趁乱回国的前寡头、反俄领袖波罗申科斗争。波罗申科指责泽氏在顿巴斯议题上出卖乌克兰，而泽氏者则将后者的腐败问题一一列出批判。

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独立和稳定无外乎两种模式。其一，像哈萨克斯坦那样，维持一个长期的强人领导，一面在地缘上给俄罗斯安全感，一面清理内部的亲俄力量，最后实现完全的左右逢源的自主路线；其二，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完全走向北约和欧洲，并将国民经济与之深度整合。

其中，第一种路线已经不可能实现。乌克兰在独立之初选择的半总统制政治体制已经证明会诱发长期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领域的进一步极化。这就使得对外政策上的稳定性也很难实现。

要实行第二种路线，则缺少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最发达的部分，独立后经济也体量小，易转型。此外，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最晚并入，也是合并时合法性最欠缺的。不像乌克兰，从来都是“大俄罗斯”的领土，而其现代的部分疆域如克里米亚半岛不得不说是苏俄时代划分、给予的产物。更麻烦的是，独立之初，乌克兰是苏联重工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离开了苏联的经济体系和产业链，这个工业体系很难无法独立运转下去，这导致经济的低落，更削弱了对俄罗斯议价的筹码——何况这些重工业又集中在东部俄语人群聚居的地方。

如今乌克兰在外交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坚定倒向北约。但泽连斯基作为站在欧洲政治火药桶上的素人政治人物，上台之初至今有一系列的内政考虑：清洗寡头、重新整治政治生态，重整经济。经历了近三年的执政，泽氏的支持度并不优秀。而他的政治愿景既需要高威望，又需要外界的各种支持尤其是经济支持。如果此次的危机能够带来更多对乌克兰的关注和援助，又不至于真的演变为战争和经济衰退，那么对泽连斯基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危机从来都是小国向大国索价和提出要求的时机，只是泽连斯基是否会借助这次的“战争风险”向两边提出更多条件？这些条件，又是否能满足莫斯科和华盛顿对这次危机走向的需求？



2022年1月24日，乌克兰军队第 25 空中突击营的军人驻扎在乌克兰的阿夫迪夫卡。摄：Wolfgang Schw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会面。

摄：Peter Klaunzer – Pool/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7月1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 2018 年北约峰会，北约领导人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议。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22年1月25日，乌克兰基辅一名年轻女子在户外纪念展览上走过一辆二战时期的苏联 T-34 坦克，该展览是庆祝苏联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军的胜利。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2022 年1月22日，乌克兰基辅的统一日，参加乌克兰爱国集会的人展开了一条 500 米长的彩带，上面印有乌克兰国旗的颜色，集会上的发言者要求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军事联盟。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乌克兰危机的解谜时刻：普京的“撤军”意味着战争风险解除了么？

作者 麦克李 | 2022-02-17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苏利文在上周五表示俄罗斯的入侵迫在眉睫，甚至可能不等北京冬奥会结束。而一直以来就对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怀疑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略带讽刺地说也许2月16日就是开战之日。显然，牵动大国的危机不是喜剧舞台，就算总统本人是乌克兰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也不例外。在澄清自己的“预测”只是针对西方的警告开的小玩笑之后，泽连斯基继续宣布2月16日是乌克兰全国团结的日子，各地应张灯结彩，歌唱祖国和人民。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二（2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谈后表示，虽然美国和北约持续忽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他仍希望通过外交努力促成局势改善。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部分完成演习的军队即将从俄乌边境撤回。这是几个月来俄军首次发出有意降级危机的信号。国际油价应声下落，主要股指亦开始反弹。资本市场对和平的期盼是殷切的，任何通向缓和的讯息都会被充分地（如果不是过度地）参考。全球市场已然在全力招架COVID-19大流行与供应链堵塞带来的挑战。此时此刻，它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在东欧腹地点燃的巨大地缘政治危机。

普京的意图

泽连斯基对入侵是否“迫近”的怀疑与国际市场的放松并非无理由的乐观。从此次危机起始，外界对普京的真实意图的猜测就分为两个显而易见的方向：要么他只是想通过炫耀武力榨取西方和乌克兰的让步，要么他打算通过实际的军事行动实现基辅的顺服甚至政权更迭。俄罗斯总统本人公开散布的信息模糊而留有余地，像旧时代的沙皇一样把自己隐藏在迷雾之中。但俄军大规模的、从三面包围乌克兰的军事准备一直在加速进行，引起美国和北约广泛的忧虑与不断升级的警告。

反对俄罗斯会有实际入侵的分析家认为，从理性角度分析，大规模入侵乌克兰会给俄罗斯造成不可承受的成本。无论是西方可能的集体制裁还是在战场上的军事损失都会让本来就脆弱的俄罗斯经济进一步承压，损害普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在充满敌意的乌克兰领土（至少是其西方部分）长期占领更是缺乏实际可行性，会给整个欧洲带来深重的苦难。更何况，当前的僵局尽管让所有人都不满意，却多少是可忍受的。战争不利于所有人，而普京是一位富有野心却懂得克制的地缘政治操弄大师，他不会允许自己重蹈苏联1979年在阿富汗犯下的错误。

这一分析有其无可拒绝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据此大致推测，2014年明斯克协议签订后持续至今的低烈度冲突，为何既没有通向顿巴斯地位的彻底解决，也没有升级到全面战争。然而，同样的逻辑无法解释俄罗斯为何突然开始进行持续、全面的军事准备，并对北约提出大量唐突且强硬的要求。如果现状是稳定的，那么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如果现状出现剧烈变化的迹象，就反过来意味着出现了令现状难以为继的新发展。上面这个推理将是我们理解俄罗斯和普京行为根源的一把钥匙。

最可能刺激普京的变化，莫过于乌克兰与西方盟国持续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按照现有轨迹发展下去，乌克兰将成为西方插入东斯拉夫世界心脏，毗邻俄罗斯核心的一枚楔子。不管欧盟和北约如何试图强调和乌克兰的合作纯粹是防御性的，是为了让类似2014年俄罗斯与分离派的突然袭击不会再次得手，从普京的视角来看，都全然不可相信。

根据俄罗斯广为流传的观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经在1989年和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达成口头默契，美国同意北约不再东扩，而苏联可以放任柏林墙倒塌，东欧脱离苏联直接掌控。北约从1997年开始的一轮一轮扩张，不但欺骗了戈尔巴乔夫，还利用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软弱，把这一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同盟开到了俄罗斯家门口。从纯粹的历史真实来看，这个叙事并不站得住脚，但这不妨碍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和相当一部分民众由此逐渐滋生针对北约和西方盟国的受害者心理与防御心态。

2014年乌克兰的剧变在普京总统及其圈子眼中，是西方的萨拉米香肠战术最新一步。俄罗斯的激烈回应不是对自己邻国主权的冒犯，反倒是捍卫自己核心利益的无奈之举。从2014年到2022年，西方染指基辅的活动毫无缓和迹象。如果乌克兰也沦陷了，俄罗斯就是下一个。再者，正如普京自己在去年7月撰文指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就是血肉相连的“同胞民族”，让俄罗斯把自己文化认同的起源，罗斯之母基辅所在地认作是“外国”，难道不是强人所难的歪理？侵犯成了保卫，进攻成了防守，俄罗斯和西方相左的颠倒认知并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对内虚假宣传的工具，也反映了莫斯科（一部分）真实的决策心态。

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贾维斯曾令人信服的指出，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是按照博弈论损益表计算的决策机器，而是有自己的情感、偏见，在压力下会犯错的真实人类。外部尤其是西方观察者惯于把普京总统及其伙伴塑造成只看重权力和现实利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却忽视了在犬儒的外表之下，俄罗斯（普京）有着一颗跳动的血肉心脏。

更何况，局势愈是拖延，对普京就愈是不利。乌克兰的年轻一代正在自下而上的充分发明自身独特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普京所恐惧的、并援引为干涉乌克兰理由的场景，亦即乌克兰对内部俄罗斯文化认同的肃清，正是由于他自己的行动而逐渐变成现实。掌控乌克兰经济与政治版图的亲俄派势力随着时间流逝会进一步丧失力量，乌克兰与西方的军事合作正在全面改善其战斗能力。假以时日，就算是俄罗斯的军事入侵都未必能降伏一个不肯低头的乌克兰。到那个时候，留给普京的选项将更为有限。

真实的利益与虚假的威慑

理性的决策者会计算自己的损益，但决定损益为何的往往是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激情。这意味着西方有可能系统性低估普京对一个“亲西方的/西方化的乌克兰”这一前景的厌恶，而对手之间预期之间的落差往往是走向冲突的第一个征兆。

分析家接下来或许会申辩，即便普京在乌克兰有他不可能放弃的利益，他也完全可以通过威慑而不是真实的入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恐吓、宣示力量而不是真实进攻才是目前俄军大规模军事聚集的理由。这个推理同样存在逻辑缺陷。威慑（deterrence）的核心就是可信度。不管决策者是否真的想要针对假想的场景有所回应，有效的恐吓必须让对手和观察家相信你的决意，而这就包括发射带有成本的信号。

虚晃一枪、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苏联/俄罗斯的历史上确实广有先例。90年代的解密文件指出，苏联并不打算不计一切代价挫败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他们可以接受团结工会终结统一工人党的统治。但苏联在1968年、1979年果断的对外军事干涉已经建立了可信的前例，波兰国内和西方就

此普遍相信，华约成员国1981年的“西方81”大规模军演是真实入侵的前奏。华约入侵的可信威胁，直接导致波兰危机走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偏强硬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上台，镇压团结工会，开启了戒严令时代。普京当下的处境和1980年的苏联大大不同。正是因为大家都普遍预测他只是在炫耀肌肉，军事集结的象征意义完全消融了。

不管是北约还是乌克兰都没有因为恐惧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就对俄罗斯的核心要求（北约不再东扩、按照俄罗斯的解释“落实”明斯克协议）做出让步。让乌克兰严格中立的折中方案甚至没正式浮出水面就已经夭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莫斯科进行调停工作时据说提到了乌克兰的“芬兰化”，然而单是仅仅模糊放出这一可能性，马克龙就招致了剧烈批评。他本人也在访问基辅时不得不亲自“辟谣”，表示自己从未向普京提过类似建议。

笔者曾专文撰述何谓“芬兰化”，抛开世人的恶评不谈，“芬兰化”到底是坚守民族独立的成就还是对强权的屈辱折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标准。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一政治安排需要极其严格的条件与机遇。面对苏联的威胁，芬兰民众一方面同仇敌忾，没有给真正的外国代理人任何插手机会，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国家领袖赋予了充分的信任，让他们得以在处理对苏事务时采取最大限度的灵活。这种团结与信任是政治版图破碎的乌克兰无可享用的政治资本。

泽连斯基脆弱的执政地位表明他无法说服心向欧洲的民众，（表面）的屈服是真心为了国家大义。政府的任何让步都会成为政治对手发起攻击的弹药。而民众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来自乌克兰官方的退缩，的确会给俄罗斯代理人的政治操弄与外国干涉大开方便之门。说到底，法国总统也不像是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扮演一个诚实的掮客的角色。在结束和普京五小时会谈后，他刚刚宣布自己从莫斯科要来了“局势非升级”的保证，克里姆林宫就迅速予以否认。

换言之，到如今这个阶段，普京的俄罗斯已经十分清楚，只有真实的军事打击才可能带来他所欲求的政治结果。继续花费巨额成本保持威慑态势，仅仅用作表演没有任何收益可言。假如他不想真的开始军事进攻，那么他就该尽快调整自己的进攻部署。如果后一个场景没有切实发生，前一种场景变成现实的危险就与日俱增。但随着俄罗斯和北约互相公开交换自己近乎不可动摇的“红线”，“服软”的代价也在节节攀升。

谁更难承担后果？

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鲍威尔的形式模型分析，边缘威胁活动（brinkmanship）的结果取决于谁在豪赌中有更深切的利益。感到自己有切身利益在其中的一方，会愿意承担更多风险。正如许多主张克制的学者所分析的，这场斗争对美国 and 俄罗斯来说并不对称。乌克兰是普京的核心利益，对美国来说则没有十分切近的重要性。设若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带领北约向俄罗斯的条件让步，那么他在欧洲霸权地位的声誉必将受到影响。但考虑到乌克兰本来就不是北约盟国，并且处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出卖”的损害终究是有限的。这种“理性分析”恐怕也是俄罗斯开启这一轮危机并预期能达成目的的信心所在。

但是，愈发被顺服亲信包围的普京总统可能同样陷入了某种误判。他大概没有意识到，对于刚刚承受阿富汗撤退的惨剧、国内立法受阻的拜登总统来说，对俄让步可能是他不愿也不能承受的政治成本。美国和欧洲的强硬态度与激进反应多少出乎俄罗斯意料之外。危机之所以在近期进入了加速状态，是因为博弈进入了自动升级的正反馈。每一方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施加了更多筹码，这导致彼此对胜负得失的计算与平时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算“发起进攻得不偿失”这一判断在没有危机时确是事实，在危机如此紧张的当下也不一定还能成立。更何况，克里姆林宫是更加输不起的那一方：假若在这一赌上核心利益的斗争中，普京都因惧怕战争（的后果）而放弃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无异于宣布俄罗斯坐实了相对于美国的“二流国家”地位。俄罗斯这些年靠强硬的姿态与运用武力的果断所建立起的信誉将荡然无存。这对普京孜孜以求的美俄之间冷战式“大国对等”会是致命打击，他所苦力维持的俄罗斯势力圈将会加速崩解。就此说来，一向视自己为俄罗斯民族、东正教文明的救星，在乎自己历史地位的普京总统，是否会选择“安然走入那个良夜”也是大可质疑的。

那么，他能否承受实际入侵的后果呢？对此给出一个绝对的“否定”回答，同样只是在重复未经检验的假设与印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询问：西方盟国的制裁和乌克兰军事力量的抵抗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威慑（deterrence）？拜登总统自己的“红线”足够红吗？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军队和预备役在北约帮助下已经有长足进展。为了应对最近的危机，西方盟国也开始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包括“标枪”和“毒刺”导弹。不过根据乌克兰军方自身评估，现阶段乌军只靠自身仍然难以防御俄军的全面入侵。二战后苏联的对外军事干涉既有阿富汗式难以收场的失败，也有平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干净利落的成功。考虑到俄罗斯军队在2008年入侵南奥赛梯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的表现，一场迅速的惩戒式打击在军事上并不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假若俄罗斯再熟练运用自身的拿手好戏“灰色战争”（grey-zone warfare），把军事攻势与电子战、信息战结合起来，其实际的军事损失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通过军事行动扶植亲莫斯科的新政权固然很好，但退而求其次，让乌克兰陷入内部分裂和虚弱并非不可接受：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缓冲区总好过一个坚定的西方盟友。无论如何，两个选择都不要俄罗斯军队长期的军事占领，这就避免了阿富汗式的困局。

北约从一开始就不考虑直接派兵与俄罗斯军事对抗的可能性，直接排除了俄罗斯最为担心的后果。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和出口市场的依赖，也限制了经济制裁的范围和深度。美国将不会对俄罗斯施加类似于给伊朗的那些惩罚——比如切断其与国际美元结算网络SWIFT的联系。拜登显然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才说服德国共同行动，把切断北溪2号（Nordstream2）输气管道作为俄国入侵的潜在惩戒措施。这固然是很大的一个动作，可也实在说不上能对俄罗斯经济、对普京本人造成什么致命伤害。

俄国在2014年的危机中承受着低油价和西方制裁的双重打击，卢布一度跳崖式暴跌。即便如此，普京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受到显而易见的削弱。俄罗斯经济在渡过困难的时期后也逐渐稳定下来。转回头来看2022年的俄罗斯，其国内的反对派相比于2014年愈发凋零，当权者应对西方制裁更有准备。与此同时，国际油气价格亦居高不下。普京假如真的从2014年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教训”，那也是抢先一步制造既成事实，总有办法收拾残局。西方在2014年的手段没有劝阻他，若是说事情在2022年会有所改观，就需要强大的理由。而这恰恰是主张入侵不会发生的分析家目前还没给出的。

如果我们相信白宫的警告——俄罗斯的入侵会以制造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挑衅”作为借口，克里姆林宫反覆强调的“对话还将继续”、“无意入侵乌克兰”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俄军确实撤回部分屯兵克里米亚的部队，但大军仍然保持了对乌克兰的包围态势。仔细观察之下，缓和迹象更多只是姿态而不是实际的信号，乌克兰和北约对此表示合理的谨慎并不意外。

本文的分析并不试图“预测”俄罗斯的入侵不可避免——权变只掌于普京总统一人之手，而他很善于让外界保持猜测。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支撑目前普遍的乐观展望的，与其是坚实的分析，不如说是某种期望。这种

期望引导人们局限地观察事实、接受有缺陷的推理。乌克兰危机最终的走向即将迎来解谜时刻，保持对各种可能性足够的警惕和预备，是每一位应对这一动荡时代的你我都不可或缺的训练。



2022年2月13日乌克兰，两名乌克兰军人在乌克兰斯维特洛达尔斯克附近驻守。摄：Manu Brabo/Getty Images



2022年2月16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了一个活动于乌克兰的统一日。摄：*Ukrainian Presidency/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13日乌克兰，二等兵 Andrij 在顿涅茨克地区斯维特洛达尔斯克附近巡逻。摄：Manu Brabo/Getty Images



2022年2月13日乌克兰，19岁的士兵Andrij 在乌克兰斯维特洛达尔斯克与一只猫玩耍。摄：Manu Brabo/Getty Images



2022年2月15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萧兹举行了持续数小时的会议后，抵达克里姆林宫参加新闻发布会。摄：
Kay Nietfeld/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大战？肢解？慢性死亡……开战边

缘的乌克兰危机还有哪些剧本？

作者 杨山 | 2022-02-23

当地时间2月21日晚，俄罗斯官方放送了总统普京的一次长篇电视讲话。坐在办公桌前，普京滔滔不绝地，以虐待同声传译的方式讲了将近一个小时。通篇讲话几乎都在抨击和讽刺乌克兰政府。在结尾，他宣布俄罗斯将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武装控制的自治地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PR）的独立地位。随后，俄罗斯官方宣布：将派遣部队进入这两个地区“执行维和任务”。

冬奥会的“奥运休战期”才刚刚结束。尽管2008年普京在奥运会时刻和格鲁吉亚开战的戏码没有重演，但这份长篇演说和对两个乌克兰内部“叛乱地区”的官方承认，以及其后的部队调动，让这一轮从去年底开始不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正式走到了开战边缘。这两个宣布独立的自治共和国各有一部分区域由亲俄武装控制，亦有一部分区域掌控在乌克兰政府军手上。未来无论是乌克兰政府军宣布要“清剿”叛乱，或是俄军或地方武装宣布要全面实控领土范围，都会导致一场俄军/亲俄武装和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正面战事。

尽管一天过去，暂时还未有直接的成规模的战事爆发，但乌东局势已经在战争边缘试探了。而撇开各种各样的“看戏”式的猜测，目前的这场危

机及可能出现的战争，很可能是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地区的最大变局。这一切在未来短时间内有可能如何发展？

纷乱的表态和应对

尽管在此之前，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已经连番表示俄罗斯很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但相比普京早有准备的演讲说教和俄军的随即开拔，各国的应对其实还是仓促而忙乱。这多少解释了普京为何敢于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国家最大的举动仍然是讨论制裁。2月22日下午，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宣布俄罗斯的行动不可接受，并暂停与俄罗斯之间跨越北海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这是至今为止欧洲国家对俄罗斯作出的最直接的制裁——虽然德国自己也将承受不少损失。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酝酿欧洲对俄罗斯的集体制裁方案。美国方面，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21日下午签署行政令，在2014年因兼并克里米亚而施加的对俄制裁的基础上追加条款，包括禁止两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获得美国投资和与美国进行进出口贸易等。从目前的信息看，制裁主要施加于这两个地区而非俄罗斯本土。白宫方面表示将和乌克兰政府一起观察俄罗斯的后续行动，再决定之后的反制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António Guterres）则通过发言人表示，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境内两个政治体“独立”的行为是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侵犯，也和《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原则不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国家明确站在乌克兰一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俄罗斯的行为不能接受，希望各方遵循国际法；日本则跟随美国，表示将对俄罗斯施加制裁。

中国和印度则延续了一贯的立场。北京方面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希望各

方克制，“推动外交解决”；印度同样在安理会呼吁克制，并表达了对乌克兰境内的侨民安全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反应。此前，他一边指责俄罗斯推动局势恶化，要求美国和欧洲给予更多支持；另一边主张不要夸大局势，要保持冷静。在22日普京作出决定后，泽连斯基发表了一通简短的电视讲话。在讲话中他呼吁乌克兰人保持镇定，抨击俄罗斯的行动破坏了此前的《明斯克协定》。泽连斯基强调称乌克兰仍然在尽力保持克制，并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布达佩斯备忘录》、“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等渠道处理问题。而据美国媒体报导，华府方面希望泽连斯基出于安全考虑离开首都基辅，转移到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但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对此表示否认。此前，泽氏离开乌克兰参加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安全会议，美国国务院也试图劝阻他，但他照原计划出席了会议，发表讲话，再返回了基辅。

肢解乌克兰？事态发展的剧本选择

阅读普京冗长的讲话，我们会看到它和数年前普京发表的历史论文《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统一》包含着相同的基本逻辑。可以说，普京对他构筑的历史观念有着相当强烈的执着，并且希望将其付诸实现。

对俄罗斯历史和意识形态不够熟悉的人，也许会认为无论是普京的演讲还是论文都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历史解释——把俄罗斯和乌克兰说成一个国家，最终是不是要彻底吞并乌克兰？不过，这种解释，以及将普京形容为已经“疯了”的描述，对理解和预判事态发展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从欧洲或美国的视角看来，普京的历史观确实“疯狂”并带着沙俄帝国的历史遗产，但是也正是这份演讲中包含了普京对局面的理解，并且

便于我们理解：事态可能发展得多坏。

首先，普京的通篇演讲仍然在召唤几个重点人群的支持。其一，他长篇大论地把乌克兰描述为一个“列宁发明的国家”，是为了召唤那些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列宁推翻了沙俄帝国，允许小民族独立出去，是俄罗斯的历史罪人；其二，尽管抨击列宁，但普京不批评斯大林，并且指责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这是召唤那些怀念往日荣光，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中老年人群，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引导向乌克兰；最后，他抨击乌克兰的寡头统治和政府腐败，是针对乌克兰反对派和俄罗斯国内希冀改革的群体——往往是温和的城市中产。

但是，相比之前的论文，普京的演说对欧洲的期待似乎到了历史的低点。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接连斡旋似乎没有得到普京的认可。另一方面，通篇讨论乌克兰，也很明确地给出一个信号：俄罗斯此次的地缘政治目标完全是针对乌克兰——不一定要吞并，但是一定要按照俄罗斯的设想重新“安排”乌克兰这个国家。只不过，我们可以观察：普京会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大力度介入乌克兰。

首先，俄罗斯完全占领乌克兰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非常小。普京在演说中、在论文中，都没有否认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已经是定局。但是，他也鲜明地表达出了从1990年代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就一直坚持的一种逻辑：乌克兰的领土和人口是苏联的遗存，对其进行调整和商榷是符合“历史正义”的。因此，此次危机，如果俄乌最终陷入战争，那么普京的目标很可能会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外，加上重新调整乌克兰的地图——比如，这次“独立”的两个政治体是否会作为缓冲区或直接并入俄罗斯？俄乌的东部边界会否进行调整？是否会进一步“划分”乌克兰为东西部不同的区域？

要达到以上不同的目标，普京可以选择的战争规模会各不相同。如果只是为了将东乌克兰作为缓冲区，那么一场小规模低烈度的战争就可以完成任务。但如果克里姆林宫需要更多的政治收获，那么更大规模的战事，乃至对乌克兰核心地带的进军，也将不是不可能。

而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普京的风格未必是将一切都提前计划好。比如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很可能是临时起意，而恰恰因为乌克兰政府军没有反抗，俄罗斯的目标意外地顺利实现了。这次，普京会否也“见步行步”地试探各方反应，再据此调整目标和策略？如果是这样，那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将会更大，毕竟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既然已经走到如今这步，也算是押上了“国运”的一次赌博，能够多有斩获，自然是具有吸引力的。目前俄军的某种沉默，是否说明普京正在观察？往后，如果在军事冲突时乌克兰内部发生了危机，普京是否有兴趣扶持一个更加亲俄的政府？又或者莫斯科会否有兴趣将反俄的乌克兰力量压缩到传统乌克兰民族主义盛行的西部，而将包括基辅在内的区域都变成“中立区”？又或者，克里姆林宫是否会将乌克兰进一步“肢解”为更小的部分？

只是，如果一旦整个剧情从小规模冲突变成大规模战争和军事冒险，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指数级增长。届时，无数难民会流离失所，甚至乌克兰内部的族群关系也会被军事冲突点燃，已经发生在顿巴斯的杀戮、仇恨和暴力可能会大范围扩散。此外，普京既可以选择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可以选择“顿巴斯模式”的非正规、低速率、长消耗战争的扩大化，这也足以进一步将乌克兰这个国家和乌克兰人的生活拉入更多的痛苦之中。

在当下，避免最坏可能的方式仍然是“外交渠道”。考虑到俄罗斯国内未必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又考虑到如果对乌克兰下手太过分可能会刺激其他前苏联国家对莫斯科主导的欧亚共同市场的不信任，普京也许会在

适当的时候接受美国和欧洲的安排——前提是后者妥协并施压乌克兰政府接受更倾向于俄罗斯的解决方案——比如默认东部地区的独立，宣布不加入北约并修改宪法等。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乌克兰的精英和主流大众几乎不可能直接接受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一切都使得俄乌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

无论事态会向什么剧本发展，皆大欢喜的结局都不可能了。

布鲁塞尔和北京

就在普京宣布承认两个“自治共和国”之前，雄心勃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继续他的“穿梭外交”，并且刚刚宣布东乌地区承诺维持停火状态。结果，普京宣布俄军的行动时没有给爱丽舍宫任何面子，马克龙试图在美国和北约框架外以欧洲的集体身份应对事件的尝试，跌了个大跟头。

在此前的分析中，笔者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仍然介意欧洲如何看待自己。不过，从当下普京的选择和反应看，其对于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欧洲”的期待已经很低了。并且他也毫不介意一手推动的事态发展将欧洲的独立性进一步削弱，让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继续增加——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前文所述的德国宣布暂停“北溪二号”油气管道——这是柏林长期以来顶着美国压力继续坚持着的和莫斯科的合作项目。拜登没有做到的事情，普京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更像是玩美式台球时最开始的那一杆——不顾三七二十一大力冲撞出去，看看冲撞出什么结果。

和布鲁塞尔一样尴尬的，其实还有北京。虽然中国大陆民间有不少支持俄罗斯的声音，但对北京来说，乌克兰危机一定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表态？如何选择？

尽管刚刚和俄罗斯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合作项目的中南海已经表示中俄的“合作不设上限”。但是，北京一直以来也没有正式和俄罗斯成为军事同盟。尽管美国当下已经成为两国的共同“竞争对手”，但为了和美国对抗而支持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行动，无异于北京要公开违背自己过往数十年以来标榜的不结盟形象，收获很可能远小于其损失。《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导就指出了北京的这一困境。其记者指出，北京希望在支持俄罗斯遏制北约东扩的同时不恶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北京采取了一种“既支持俄罗斯声讨美国，也反对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的立场。于是，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外交部长王毅就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而回过头来，在安理会上北京的发言则强调要解决各方的“关切”——言下之意是俄罗斯阻止北约东扩的需求也很合理。

无论如何，北京没有外交工具和手段，亦未有足够强烈的意志阻止俄罗斯在乌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布鲁塞尔其实也是一样。真正能够影响到普京的，无非是华府将如何回应事态。普京大概看准了：拜登既不愿意将更多资源投入欧洲以分薄东亚和北京的竞争，又无法在北约问题上对俄罗斯作出退让。拜登和华府的这种两难，可以想见助推了普京的赌徒心态。毕竟，至少从目前华府的反应来看，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没有足够的决心。其底线可能不高——比如只要把问题挡在现有的北约边界之外就行，又或者只要确保乌克兰西部不会落入俄罗斯的控制。



2022年2月19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平民参与一个由当地的领土防御部队举办的军事训练课程，参加者手持木制模型甚至树枝充当枪械练习。

摄：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俄羅斯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的 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為獨立國家





2022年2月22日，乌克兰边境城市顿涅茨克，一辆坦克在马路上驶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同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承认“顿内次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并下令俄军进入这两个地区进行“维和任务”。。摄：Alexander Ermochenko/Reuters/达志影像



2022年2月21日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有亲俄民众庆祝当地获俄罗斯承认为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摄：Alexander Ermochenko / Reuters



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莫斯科克林姆林宫，总统普京召开俄安全委员会会议。摄：Getty Images



2022年2月7日，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数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士兵在一个哨站站岗。摄：Evgeniy Maloletka/AP/达志影像

独立廿八年、两度革命，乌克兰还

在问：我是谁？

特约撰稿人 何桂蓝 | 2019-04-02

“几年前，在影院听到乌克兰语配音是件怪事：那是农村人才说的，超人、蜘蛛侠怎么可以说乌克兰语呢？大家会觉得滑稽。”

37岁的雅各列夫（Maksym Yakovlyev）是基辅莫希拉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雅各列夫出生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地区，有着俄语姓氏、以俄语为母语，但他自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授课也只用乌克兰语。

曾经历俄罗斯帝国、苏联统治数百年的乌克兰，中、东部大部份地区盛行俄语。大城市尤其如此。乌克兰语被视为乡土、偏远农村的语言。但如今，从学术界到流行文化，乌克兰语正大举复兴。

乌克兰政府与民间大力推动乌克兰语，年轻世代中，作为一种政治表态，也有越来越多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有意识地改用乌克兰语。选择阅听乌克兰语媒体的人在增加，过往只能听到俄语配音的荷里活大片，也渐渐转为乌克兰语。“今时今日，大家去影院听超级英雄讲乌克兰语，已不会觉得别扭。”雅各列夫说。

转捩点始于2013-2014年的广场革命。那个冬天，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

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搁置与欧盟签署协议，最终逼使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流亡。乌克兰竭力挣脱莫斯科与苏联历史的阴影，走向象征着经济增长与开放民主的欧洲。随即，莫斯科以“保护俄裔人口”为名，吞并克里米亚、介入乌东的军事冲突。

乌克兰东部，战争并未结束，在2019年3月31日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总统波罗申科祭出的口号，将语言的重要性，与正在东部和亲俄武装分子作战的军队并列：“军队．语言．信仰”。

“语言”是否有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在欧洲与俄罗斯两大文明势力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左右政治风向。乌克兰语与俄语之争的背后，乌克兰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正经历深刻转变。

寻找身份

26岁的乌克兰人尤莉亚（Yuliya Mishyna）来自乌克兰西部小城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skyi）。虽然出生在独立后、又在乌克兰语区长大的，但她仍能感受到来自苏联时代的氛围。

“大人们和老师常常训我：『不要做出头鸟，别那么多意见，低调一点』、『如果你硬要说，他们就会注意到你，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一种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的恐惧，伴随着她成长。“那时我也分不清什么西方、前苏文化，只知道我不喜欢这样。”

前苏国家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连系特别紧密，苏联的残余影响也特别持久，当中既有历史原因，也因为乌克兰的独立过程不像其他前苏国家般血泪斑斑，也没像他国般执行“净化（苏联势力）政策”（lustration）。前苏统治精英阶层直接过渡至新政府，首两任总统均为亲俄派。

独立后，乌克兰仍然贪腐盛行，新政为维持不民主的权力，方便从国家获取私利，并无着力否定苏联时代：一些苏联遗留的政治机构没有被改革，只是换了个名字。到了2000年，认同自己是“苏联”国民——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乌克兰民众仍占超过 10%。

“民主制度只是假象，贪腐渗透了政府的每一个层面。乌克兰独立了，但却没有摆脱苏联时代的心态：政府仍实行家长式统治，民众缺乏自主意识。”研究乌克兰身份政治的学者 Karina Korostelina 曾形容，独立后的乌克兰是一个“没有国民身份的国家”。

2004年，反对派领袖尤申科在高民调支持下败选，数以十万计的支持者抗议选举舞弊上街，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选，令尤申科成功上台，是为“橙色革命”。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尤莉亚不太懂发生了什么，但听着新闻中的求变口号，隐约觉得好时代似乎要来了。

然而，新政府上场后连番政治内斗，又将希望的火种扑灭。政治运动只会带来不稳定，平民百姓什么都做不了，这是她对“革命”的印象。

2013年底，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搁置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那日，尤莉亚是西部大城利维夫的一个大学生。“当日傍晚，一切就开始了。同学们说基辅已有人聚集，利维夫明天也要集会。我当时想，没用的，再来一次橙色革命又怎样？那次没好结果，这次也不会有。”

“但第二天，还是被朋友拉了过去……好多人，半间大学的人全都来了。”尤莉亚记得自己看到那一片人海的震撼。

橙色革命中，示威者喊的是“尤申科，Tak！”（Tak为乌克兰语 “Yes”之意），将希望寄托在领袖之上。但是，到了 2013年，示威者不再相信任何政治人物，拒绝政党代表运动，既反对俄罗斯干预，也抗议腐败的本地政治精英。

这场示威一开始唤作“欧洲广场”（EuroMaidan）革命，目标是与欧盟签

署协议、亚努科维奇下台——就此看来，这只是一场争取国家正常发展的运动；但不少论者认为，广场革命带来的真正改变，是令乌克兰摆脱苏联残余思维，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在乌克兰的集体记忆中，这场革命的名字是“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示威者争取的不只是脱俄入欧与政权更迭，还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受干预地实践自由的尊严。

“这场革命改变了很多。”尤莉亚说，“我没有了那种压力与恐惧，我发现自己原来想说什么都可以。”

“过去人们总说，这国家太差，移民就好。但我们不能再对自己的国家袖手旁观，也不能再对自己的国家那么无知。”

“小俄罗斯人”要“出轨”？

这样的转变，正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

俄罗斯在乌克兰爆发革命后的反应之激烈，超出国际社会预期。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占据，之后，东部顿巴斯及卢甘斯克地区突出现大批亲俄武装分子，要求并入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爆发战争；虽然俄罗斯官方从未正式承认，但多项证据显示莫斯科一直支持亲俄分子的行动。

回应国际传媒质疑时，普京与其他俄罗斯官员毫不忌讳，直接称呼被俄罗斯强行吞并的克里米亚，与被亲俄武装分子占据的乌克兰东南部为“新俄罗斯”（Novorossiya），又不时重申“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

对莫斯科而言，乌克兰在地缘政治、经济、能源等范畴上，均极具战略

价值，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亲近欧盟及北约固然不可接受，但乌克兰人心背离这一点，亦是俄罗斯所不能容忍。

在俄罗斯国内的舆论中，乌克兰至今仍被称为“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共同文化根源“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国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而基辅城是基辅罗斯公国的发源地。如果乌克兰走向欧洲，俄罗斯国族建构上承的历史恐怕要重新书写。

否定乌克兰的独立性、将之纳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份，有助于维系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政治学者雅各列夫曾经研究乌俄爆发冲突以来，俄罗斯网络流行的谜因（meme），发现俄国舆论总爱将乌克兰比作受欧盟色诱而“出轨”、背叛丈夫俄罗斯的女人。“乌克兰总是倚赖他国、无法自主、被西方诱惑／侵犯的女性形象，”雅各列夫解释，“俄网喜欢嘲笑去欧洲工作的乌克兰人都是妓女，与欧盟签证互免也是为了送更多妓女去布鲁塞尔。”

“在父权世界观中，妻子/女性比子女的地位更低——女性不会有自主的行为，一定是有人主使或唆罢。”

女性形象是对独立与自主的双重否定，正符合俄罗斯指控西方国家幕后主使乌克兰革命的逻辑。将乌克兰革命反抗俄罗斯操纵的自主性消解，让问题回到“俄罗斯 VS 西方”对决的框架。乌克兰人民自己的意愿，在大国角力之下，并不重要。

而这样的乌克兰一旦转型成功，将对俄罗斯的论述构成威胁。

“他们一直说俄罗斯需要强人、自上而下的领导，西方自由民主在俄罗斯行不通...”雅各列夫分析，“如果乌克兰的民主成功话，不论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是同一民族』、还是『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的讲法，都会不攻自破。”

然而，为阻止乌克兰走去欧盟，普京政府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对付，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剧了乌克兰人心背向。

走在今日的基辅街头，在主要街道交界，不时会见到一座座石墩——它们是列宁或斯大林像的底座。广场革命期间，愤怒的示威者拿着大铁锤，将市内的列宁像拉倒、击碎，在石墩上插上乌克兰和欧盟的旗帜。

群众推倒列宁像，是苏联解体时多个前苏国家出现的经典画面，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一幕却到2013年才出现。曾经，俄罗斯是不少乌克兰人眼中的“兄弟邦”，与俄罗斯缔结关税、政治同盟一直有颇高支持度，支持加入欧盟或北约者则一直是少数。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逆转了民众对俄罗斯与欧盟的观感。民众的身份认同亦同时出现显著变化：2012年，乌克兰有23.1%人口认为自己“同时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人”或直认自己是俄罗斯人，但到2017年这项数字却急降至12.4%，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的比例更由8%跌至2.5%。在俄罗斯影响较大的东南部，转变尤为明显。

“我们现在常讲一个笑话：令乌克兰人归属感大增的总统，不是任何一任乌克兰总统，而是普京。”雅各列夫笑言。

语言与族裔以外

广场革命后，克里姆林宫以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危及俄语人口为由，请求国会准许俄罗斯出兵“保护俄罗斯同胞”。

按莫斯科的说法，在乌克兰境内的俄语人口，应该深感威胁才对。但是，事实上，不论出身、政治取态为何，乌克兰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俄语，今时今日走在基辅街头，听到俄语的机率依然比乌克兰语高出不

少。

“歧视俄语人口”成了俄罗斯军事介入的籍口，但以俄语在乌克兰之普遍，短期内根本看不到被取缔的可能。在部份乌克兰知识分子眼中，俄语主导性强，不单不妨碍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反而断绝了乌克兰走向单一、激进民族主义的可能，因为民间阻力太大。

事实上，民众对“乌克兰”的认同，已越来越不局限于语言与族裔。

民调显示，即使族裔认同与使用语言没有明显变化，认为“乌克兰是祖国”却大增。2012-2015年间，俄罗斯裔人认同“乌克兰是祖国”的比例，由 50%升至 74%；在俄语使用者中，这项数字则由 66%升至 83%。这意味著有大批原本自视为俄罗斯人的人，转而认同自己是乌克兰人。

转变了的，是民众对国族身份的理解：从2012到2017，认为国借等于“父母的国借”者越来越少，以“我所居住的国家”来决定国借身份的人则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他们对身份的看法，从血统承传转向自主选择，从族裔所限，转向公民、文化。

当人们摆脱俄罗斯身份、改投乌克兰身份的同时，他们也在改变作为“乌克兰人”的意义。

俄罗斯国族的阴影渐渐退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乌克兰不是俄罗斯，那乌克兰是什么？否定以外，乌克兰也在重新建构自己，重新定义何谓“乌克兰人”。

在乌克兰，这一点很难做到：乌克兰与俄罗斯文化系出同源，又经历沙俄与苏联多年统治，不论在语言、历史上都有太多共通之处。即使撇除俄罗斯的影响检视乌克兰此族群本身，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一直混杂了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波兰裔、匈牙利裔、希腊裔、犹太裔均有大规模社群在此落地生根。“乌克兰人”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人，难以从族裔去定义。

一个符号的两个价值

一个族裔、宗教、语言如此多元的版图，要建立出共同的国民身份，可能吗？

俄罗斯将乌克兰描述成俄罗斯的派生，一些乌克兰人则竭力在俄罗斯宣导的版本以外，寻找属于乌克兰自己的历史传承。

23岁的历史系硕士生安东（Anton）自称是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安东的家族中，曾有亲人在苏联的高压统治下不幸离世。他直认自己“恨”俄罗斯，但这份怨恨更多是来自大学时期，对历史的研读：从沙俄时代到苏联，乌克兰的文化如何被封禁、身份认同如何被官方压抑，他都知之甚详。

安东留着长斜留海，耳朵穿洞，骤眼看是为了赶潮流，但在乌克兰，这种打扮有另一重意义：斜留海与耳环，是哥萨克族人（Cossacks）的经典形象。

“哥萨克”一词在突厥语中解作“自由的人”。哥萨克人是15-17世纪活跃于今日乌克兰、俄罗斯等地区的一支东斯拉夫游牧民，被视为乌克兰的前身。事实上，哥萨克人并非一个民族，而是结集处于帝国夹缝、不愿受奴役的农民，当中混杂了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多个不同族群。并入俄罗斯帝国后，哥萨克仍坚持向帝国争取自治空间，透过选举推举领袖。这段历史，正好反映位处帝国夹缝的乌克兰从来都是多元的，权力中心分散，没有建立单一帝国、单一体制的倾向。

然而，哥萨克臣服沙俄后，亦曾担任开疆部队，成为俄罗斯帝国东扩的主力，有过残暴屠杀他族的过去。近年，哥萨克文化同时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复兴。在俄罗斯官方的语境中，哥萨克代表了是帝国扩张、降服其

他东欧民族的光荣历史，是勇悍衛国的象征；乌克兰一方则视哥萨克为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代表。

同样的历史符号，被各自表述为对立的價值。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哥萨克的演绎，当然也是配合当下语境，选择性地强调个别特质：他们希望借此说明，向往自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族群本来就有的追求，不是对俄罗斯统治的逆反、亦非对西方价值的盲从。

“哥萨克人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单人匹马，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驰骋。”安东说，“哥萨克人可以很穷、过得很苦，但不可以不自由。”

安东不讳言，因为希望保护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自己也曾接触过一些极右组织，但最终因为无法忍受他们的反同立场，没有加入；在他看来，这些极右组织所宣扬的，只会将乌克兰带回苏联时代。

“俄罗斯的认同是具侵略性、要他人屈服的认同……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否定个体之上。”安东解释，乌克兰与俄罗斯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由的坚持，怎么可以走向旧路？“要纪律、要服从，那是俄罗斯的文化……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去告诫、强迫他人做什么。”

从构建身份认同到极端民族主义？

革命过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成为关注的焦点，极右组织破坏同志游行等行动尤其吸睛；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新法西斯”，欧美国家的舆论也在关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会否激进化。

极右民族主义在受俄罗斯影响较小的西部地区一直存在，并非广场革命后的新现象。在乌克兰政界，极右派的政治影响力一直甚微：2014年的

国会选举中，极右党派得票无法跨越 5% 的最低门槛。

不过，乌克兰主流政治中，的确出现过民族主义激进化的现象：2004 年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尤申科，曾大力推动国民身份的建立，抬高乌克兰文化及乌克兰语的地位，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争取国际社会承认 1933 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为苏联针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甚至追封曾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班德拉（Stepan Bandera）为“乌克兰英雄”。这些政策普遍被视为利用民族主义增加政治支持的伎俩，尤申科政权被东部民众视为来自西部的政权，无法团结整个国家，反令分裂加深。

乌克兰哲学家、大学讲师雅莫兰高（Volodymyr Yermolenko）强调，正是提倡自由的广场革命，遏止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

“广场革命同时是民族主义和自由化的。”雅莫兰高形容，“很多自由派都采纳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的口号也被自由派同化，令他们失去了侵略性的色彩。”

雅莫兰高指的是响彻革命现场的口号“荣耀归于乌克兰”（Glory to Ukraine）。这句口号历史久远，曾是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使用的口号，因此一直与极右挂钩。但在广场革命中，这句话被来自不同阵营的示威者广泛采用，赋予了与旧义完全不同的新意义。

广场革命强调的自由、民主理念，调和了激进的民族主义。

然而，革命后政治势力未见全面更迭，政府、国会、乃至媒体仍由旧有政治势力和寡头大亨把持，令广场革命的成功记忆、革命所象征的西欧式自由开放理想，在民众心中急速褪色。东部与亲俄武装分子的战事一直持续，几乎完全看不见终战的可能，俄罗斯在媒体、网络等阵地的舆论宣传攻势亦相当猛烈。

在这样的处境下，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合流的趋势，渐渐滑向分裂的旧

路。

“一部份人觉得，乌克兰要变得更自由、更开放，以示对俄罗斯的抗衡，因为俄罗斯就是不自由不开放的，”雅莫兰高说，“但民族主义者却说，不，自由派的软弱会让我们输掉战争，言论自由会成为俄罗斯的宣传渠道，开放也只会被俄罗斯利用。”

乌克兰的身份认同转变正自下而上地发生，但在当前的政治困局中，也出现受政治势力利用，向民族主义方向倾斜的危机。

在改革迟缓、战事未了的阴影下，比起自由与进步的价值，自然是国家安全与敌我分明的论调更能吸引人。政治人物们亦深知此点：比起短期内仍无法达到的入欧目标与实际改革，强调国族、身份来赚取支持容易得多。

避谈模糊改革不彰与身陷贪腐丑闻的负面因素，波罗申科祭出了“军队．语言．信仰”为竞选口号。随着选举临近，波罗申科政府推出的语言政策亦越来越激进，甚至激起了乌克兰境内波兰裔、匈牙利裔族群的反弹。这样的做法，与民间接纳俄语乌克兰人的倾向相违，也恐会令俄语使用者感到受排斥。

在广场革命后挟 54%选票支持当选总统的波罗申科，执政五年来改革成效不彰，民望不断下跌，反对率一度高达60%。2019年3月31日的选举中，波罗申科以16%的支持率，顺利晋级将于2019年4月21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对手是获得30%支持率的政治素人、演员泽林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未来

广场革命后，尤莉亚带着从革命中获得的、对乌克兰的归属与自豪感，动身到欧洲留学，却发现自由世界对此嗤之以鼻。

“有时大家谈起未来，我说要回乌克兰、觉得要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西欧的朋友就会说：为什么你这么可悲？”尤莉亚对此深感不忿，“我只好不说话。我只是想回自己的国家做点事，他们就觉得我很民族主义、说我很可笑。但完全不是这回事。”

与此同时她的乌克兰家人、朋友却一直在问：如今你要“赖”在欧洲应该很容易了吧？这令她感到无比讽刺。

革命后，乌克兰经济始终没有回到革命前的水平，寡头大亨与旧政治势力影响仍然巨大，贪腐改革寸步难行——年轻人为了更好的机会与生计纷纷离开乌克兰，到波兰、捷克及其他欧洲国家求学、工作，青年人口外流成了社会问题。2017年，社会学机构“Rating”的一项民调显示，乌克兰18-35岁人口中，高达54%希望移民。

国家何去何从？个人是去是留？在经济、战争以外，还有更微妙的决定性因素。

2019年春天，安东硕士毕业准备攻读博士，继续研究乌克兰历史。这位自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实是乌、德混血，还自学了德文，研究方向是德裔族群在乌克兰的生存状态。

“乌克兰”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记者问：读历史的你肯定也清楚，所谓民族、所谓身份认同，不过都是社会建构，为何你仍这么强调自己的身份？

“没有一个稳定的、广为主流接受的国民身份，就谈不上独立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安东说，“俄罗斯这种不自由的国家，就会将他们的身份强加在我们身上。”

“自由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人不应该被逼去『认同』什么，可以选择自己的归属。”

而选择国家未来的自由，正是五年前独立广场上的示威者所追求的。

站在独立广场之上，身处百万乌克兰人之间的感觉、得悉革命诉求成真的感觉，安东还记得很清楚。

“身份认同不仅仅是由『过去』定义，”安东说，“我知道，我的未来在乌克兰。”



2013年乌克兰的“欧洲广场革命 *Euromaidan*”，竭力挣脱莫斯科与苏联历史的阴影，走向象征着经济增长与开放民主的欧洲。随即，莫斯科以“保护俄裔人口”为名，吞并克里米亚、介入乌东的军事冲突。摄：*Brendan Hoffman/Getty Images*



37岁的基辅莫希拉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雅各列夫（*Maksym Yakovlyev*）。摄影：何桂蓝



2004年，反对派领袖尤申科在高民调支持下败选，数以十万计的支持者抗议选举舞弊上街，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选，令尤申科成功上台，是为“橙色革命”。摄：Janek Skarzynski/AFP/Getty Images



2013年11月，乌克兰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搁置与欧盟签署协议，最终逼使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流亡，是为“欧洲广场革命 Euromaidan”。摄：Victor Boyko/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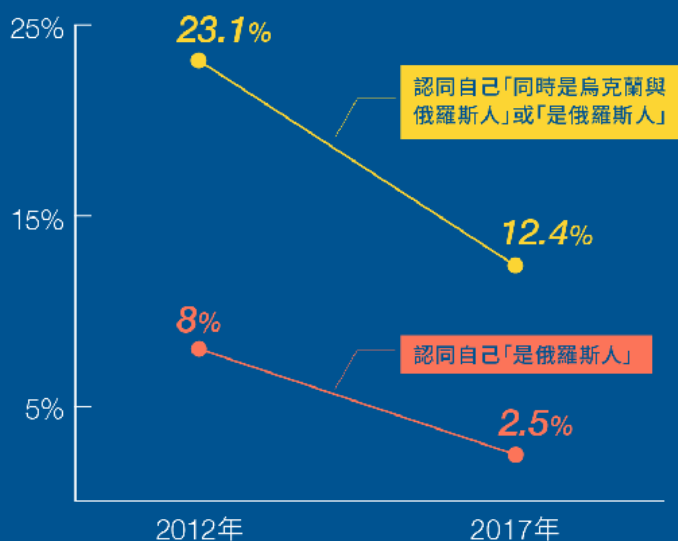


2013年12月8日，反政府示威者使用大锤在乌克兰基辅摧毁列宁的雕像。 摄：Brendan Hoffman/Getty Images



普京直接称呼被俄罗斯强行吞并的克里米亚，与被亲俄武装分子占据的乌克兰东南部为“新俄罗斯”（Novorossiya），又不时重申“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同一个民族”。摄：Alexander Aksakov/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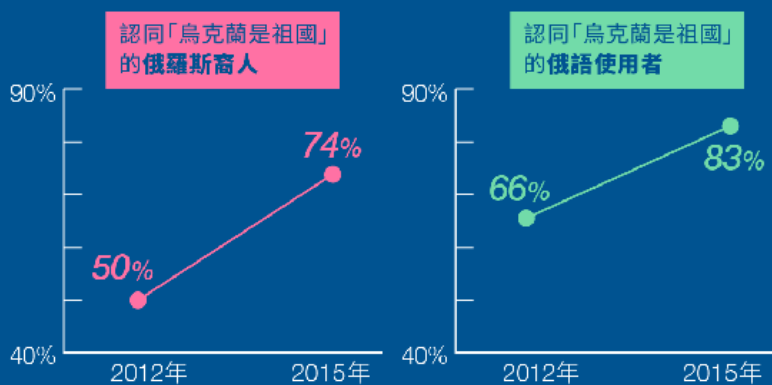
烏克蘭民眾身份認同的變化



數據來源: Volodymyr Kulyk (2018)

图：端传媒设计部

烏克蘭俄羅斯人群的身份認同變化



數據來源: Grigore Pop-Eleches & Graeme B. Robertson (2018)

图：端传媒设计部



23岁的历史系硕士生安东（Anton）。摄影：何桂蓝



近年哥萨克文化同时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复兴。在俄罗斯官方的语境中，哥萨克代表了是帝国扩张、降服其他东欧民族的光荣历史，是勇悍衛国的象征；乌克兰一方则视哥萨克为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代表。图为对俄战争展览中的哥萨克人。摄影：何桂蓝



乌克兰哲学家、大学讲师雅莫兰高（*Volodymyr Yermolenko*）。摄影：
何桂蓝



乌克兰市中心一座列宁雕像，如今只剩下石墩底座。摄影：何桂蓝

关于端传媒

自由的道路漫长，我们一起开端

◎ 端传媒，以原创深度报导和评论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国际事务。

在时代潮涌中，提供新的讨论视野和表达方式。2015年上线以来，获得逾95个新闻及摄影大奖，累积付费会员超过60,000名，成为华文圈最具影响力的网路媒体之一。

△了解更多：<http://bit.ly/2KHTETa>

◎如果您喜欢本书内容，欢迎留下邮箱，您将免费获赠一份《端传媒2018-2019主编精选》，集合了过去一年中，撼动时局、牵涉政经脉络的深度报导与评论。自由的道路漫长，我们一起开端。

△索取主编精选：<http://bit.ly/307Q8rU>

◎我们真诚地推荐您，以每日不到2HKD的价格，锁定优质的华语深度报导。升级尊享会员更可获赠《华尔街日报》会籍。感谢您购买并阅读本专辑，我们特别送出电子书读者馈赠礼券（立减 199NT）。

△领取专属礼券：<http://bit.ly/2KHyhmt>

书名：《乌克兰危机：从矛盾到战争，和平如何在一夜间消散》

出版：Initium Media Group Inc.

网址：<https://theinitium.com/>

出版日期：2022 年

Copyright © 2022 Initium Media Group Inc.

Published by Initium Media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